

# 攀枝花文学

创办五十周年 1973—2023

四川省刊内资第05-008号

2023 NO.6 (总第365期)

2023.6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左兴军** 1988年出生于山东临清，中国画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供职于攀枝花市书画院，三级美术师，喜作绢本细笔山水。



▲ 复兴强音 中国画 90 x 180cm / 左兴军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这句诘问抑或呐喊,仿佛穿越时空,与地处中国西南川滇交界部的攀枝花,撞了一个满怀,迸发出春的生机。

是的,在这片没有冬天的暖暖的城市,我们赢得了春天永驻的温暖与幸福;在这个没有严寒的冬季,攀枝花文学界迎来了一场春意盎然的文学盛典!

这场盛典,有一个坚如钢铁的主题——振兴工业题材文学创作;这场盛典,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将攀枝花文学点燃;这场盛典,宛若一支吹响的号角——激励“文学攀军”向文学高峰重新出发!

《攀枝花:呼唤新时代工业题材文学崛起》特稿,以诗意饱满的笔触,聚焦了这场鼓舞人心的文学盛典。既是对文学“现场”的立此存照,也是对文学的致敬。

《攀枝花文学》是攀枝花的文学,更是攀枝花作者的平台与阵地。本期“头条作家”推出的攀枝花著名作家元丁的小说《水面之下》,是作者历经一年时间打磨的心血之作,是对四年前那场疫情“遭遇战”的高度凝练。责任编辑管夏平在“编辑札记”中如是说:“要在一个短篇小说的篇幅内厘清特殊时期如此驳杂的社会图景,无疑是对创作者小说文体驾驭能力的挑战。”自然,作者做到了。

“小说看台”里的几篇小说,以各自的姿态呈现了生活的样貌和人性的复杂。《盲生》内敛节制的叙事,写出了盲人安生在“黑暗”中触摸到的那如游丝一般的“光亮”。《白雪红梅》用“白”与“红”的意象,点染出了藏在大巴山深处的林小溪一家子对亲情的渴望。《梦醒》用简约的线条、诙谐的口吻,对狗剩、春妮夫妇“一地鸡毛”的生活进行了精雕细刻的描摹。

“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作品选”推出著名作家黎正明的散文《“负暄之乐”话米易》,本文以作者的亲历亲见书写了冬日在米易享受阳光盛宴的“暖”与“醉”,并由衷地发出了“蜀中负暄当何处?阳光之城乃米易”的感慨。

“散文天地”的四篇散文,以不同的视觉和形态诠释了文学的另一种可能。“见我睁大眼满脸期待,阿嬷转过脸去,拇指轻拨弦头,随着双唇微张,手指不断变换着形状,清脆的音符如同溪水拍石,月润寒霜,那是岁月流过的声音,是阿嬷和古老村寨一同老去的泛黄的记忆。”这段出自散文《寂静的口弦》中的文字,可谓可感可触,字字珠玑。我们期待这位90后的本土作者马丹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编完“《攀枝花文学》创办50周年”最后一期,春天似乎掐断了冬的尾巴。迎接我们的,必将是一个文学的春天!



## 攀枝花文学

2023年第6期

(总第365期)

### 编委会

顾问：阿来

主任：王猛

副主任：李吉顺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猛 刘成东 吕文秀

沙马 宋晓达 李吉顺

周强 徐肇焕 黄薇

普光泉

主管：中共攀枝花市委宣传部

主办：攀枝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攀枝花文学》编辑部

编辑部地址：攀枝花市东区公园路6号

电话号码：0812-3324435

邮编：617000

出版日期：逢单月20日

印刷：攀枝花日报社

# 目 录

## Contents

### 卷首语

### 特 稿

攀枝花：呼唤新时代工业题材文学崛起 召 唤 管夏平 04

### 头条作家

水面之下 元 丁 11

创作谈：疫情之下 元 丁 20

编辑札记：我们终将赢得胜利 管夏平 21

### 小说看台

盲 生 蔡晓安 22

白雪红梅 陈利平 31

梦 醒 鲍邦协 39

芭茅是个宝 杨 力 44

### 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作品选

“负暄之乐”话米易 黎正明 47

### 《攀枝花文学》创办五十周年征文选登

我与《攀枝花文学》的二十年情结 张 龙 49

我的《攀枝花文学》情缘 张 良 51

我与《攀枝花文学》的难忘过往 吴玉春 52

缘系《攀枝花文学》 芦长福 53

结栏语：三代人的文学记忆 管夏平 54

### 散文天地

马的哲学 古保祥 55

茶香在上	裴文兵 59
寂静的口弦(外一篇)	马 丹 63
相遇在2043	王国霖 67

## 诗歌展台

### · 诗人频道 ·

像流水拥抱灵魂的两岸(组诗)	阿 风 70
归于尘土的面容(组诗)	谷 频 72
从传说到历史(长诗节选)	仲 彦 73

### · 诗海拾贝 ·

透明的琥珀(外一首)	党 剑 76
爱的表达方式(组诗)	苟文华 78

## 古韵新声

### · 诗词四首 ·

临江仙·晚照(外一首)	李 敏 80
凤凰古城(外一首)	佘红传 80



《攀枝花文艺》首期封面

## 编辑部

主 编：周 强  
 副 主 编：黄 薇 召 唤  
 执行主编：召 唤  
 编 辑：黄 薇 召 唤 管夏平  
           沙梦成 和建梅  
 总 校 对：管夏平  
 编 务：马 丹

## 投稿邮箱

小 说：Pzhwx\_xiaoshuo@163.com  
 诗 歌：pzhwx\_shige@163.com  
 散 文：pzhwx\_sanwen@163.com  
 评 论：pzhwx\_jingyudeng@163.com  
 未来作家：kanshouxuetang@sina.com  
 旧体诗词：pzhwx\_shici@163.com

封面设计：朱建荣  
 封面题字：何应辉

# 攀枝花：呼唤新时代工业题材文学崛起

——我眼中的新时代·全国文学名家笔会暨攀枝花文学发展和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侧记

召 唤 管夏平



会议现场

## 冬天里的一把火

节令一入大雪，大江南北寒气袭人。可是，在中国西南川滇交界部的攀枝花，在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的金沙江畔，确切地说，在攀枝花文学界，却迎来了一场温暖如春的文学盛典。

是的，这是一场盛典，一场以文学的名义召唤文学名家、名编汇聚攀枝花的盛典，一场为攀枝花文学发展鼓与呼的盛典，一场如何振兴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盛典，一场历史以来攀枝花最高端、顶尖的文学盛典。

这场盛典，有一个坚如钢铁的主题——振兴工业题材文学创作；这场盛典，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将攀枝花文学点燃。

##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这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诗句，它穿越悠远的时空，抵达横断山脉的攀西大裂谷，仿佛与“落户”攀枝花热土上的这场文学盛典，撞了一个满怀，迸发出春天般的勃勃生机。

攀枝花，这座因三线建设而生的城市，这座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不仅生长粗砺坚硬的钢铁、钒钛、原煤、矿石……也生长着诗意、唯美的文学。

在这片没有冬天的热土上，历经几代文学“拓荒者”的刀耕火种，攀枝花赢得了新时代的文学春天。

时间，仿佛还定格在那一刻——2023年11月28日上午。攀枝花金海名都大酒店明润厅。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我眼中的新时代·全国文学名家笔会暨攀枝花文学发展和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拉开序幕。

由此，文学名家们就攀枝花文学发展和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开启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灵魂与精神的“碰撞”。

文学创作，唯有灵魂的“碰撞”、思想的“淬炼”，才会飞扬出精神的光芒。



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志明讲话

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志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工业题材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类型，对工业文化传播推广、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攀枝花市文学界在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方面虽取得了成绩，但与因三线建设而生、因钢铁而兴的这座英雄城市还不匹配。攀枝花市广大文学工作者要继续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充分利用好、挖掘好攀枝花的特色文学资源，以大工业题材为突破口，挖掘新时代工业文学的命题和内涵，以攀枝花文学新发展为起点，以优秀的作家和文艺作品，加强文化强市建设，推动文学创作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攀枝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江海致辞，他希望以这次研讨会为契机，共商新时



攀枝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江海致辞

代攀枝花文学事业发展大计，为攀枝花文学如何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积累经验、锚准方向、找准支点。在共同富裕试验区的伟大实践中凝聚更多的文艺力量，积极融入攀枝花文学事业大局，弘扬“攀登、创新、阳光、包容”的新时代攀枝花精神，提升“暖暖的花城”城市文化形象，努力创作一批有筋骨、有情怀、有内涵、有温度的优秀文艺作品，讲好攀枝花故事、传播好攀枝花声音、塑造好攀枝花形象，推动攀枝花市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攀枝花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猛介绍攀枝花文学事业发展情况

攀枝花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猛，就攀枝花文学事业发展从七个方面作了主题发言：一是诗歌在活跃中提升；二是散文在行走中聚力；三是小说在稳健中突破；四是报

告文学留住了攀枝花鲜明的历史烙印；五是文学报刊一度满园春色；六是文学活动滋养了攀枝花文学；七是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来自国内文学界、出版界、评论界的部分专家学者，纷纷围绕攀枝花文学发展和工业题材文学创作，踊跃发言。

**《民族文学》副主编陈亚军：**昨天，我们去了位于攀枝花市区的东华山。这座山巍然屹立在城市的中央，那么显赫、那么惊艳，沿途都能看到异木棉、三角梅和各种花在怒放，从北方来的冻得瑟瑟发抖的我们，看到这片怒放的花海有一种动心的感觉，我突然感觉到攀枝花确实是一个暖暖的城市。我想这个城市，这种地域的客观环境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样一块美好的人间，有这么多、这么好的现成的创作素材，攀枝花的文学创作是值得期待的。攀枝花的工业在中国本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有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内涵。四川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是否可以以攀枝花为起点，塑造新时代的人物形象，开掘新时代工业叙事独特的优势。

**《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宋嵩：**刚才攀枝花市文联主席王猛介绍了攀枝花文学发展的历程，我也读了这份报告，发现攀枝花工业题材创作反映攀钢创业历史的作品特别多，也就是说写过去的特别多，聚焦当下的作品要少一些。这大概也是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目前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工业题材更重要的还是要面向未来，着眼当下，弘扬创新意识。工业题材长篇小说作品的创作是非常迫切的，但是跟农村题材的小说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中国作协推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聚焦的是农村题材，这好像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说工业题材不如农村题材重要，我觉得不是这样。如果大家想在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有所发力的话，可以先阅读一下以下作品：辽宁作家李铁的《锦绣》、湖

南老作家水运宪的《戴花》，尤其是陕西作家阿莹的《长安》，跟攀枝花题材有点接近，也是写军工、三线建设，写兵工厂怎么造火箭弹的故事。

**《中国作家》副编审赵依：**我接着刚才宋嵩主编的话说，他提到的几种流行的写法，其实是与我们工业书写一直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共和国成长、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文学与现实的互动关系。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写东北老工业基地；一提到工业书写，我们想到90年代改革文学的《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等等。现在的攀枝花文学发展和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不妨从以下切入：第一，我们仍然要稳扎稳打地承接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所代表的现实主义精神，我期待能够看到作家在书写理想人格、英雄气概时饱含自己的书写自信，而不是在苦难当中一味向下，挣扎在底层叙事这一写作的小区域。另一点是创新，拿新东北作家群来说，我们都看到很多创新的例子。他们所书写的现代工业，并不是单纯地回望，而是借用了类型叙事的方法，悬疑也好，侦破也好，借用了新的现代主义的外壳来写工业区域的变化。第三点也是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一点，我们攀枝花作家能够集体建构出一个攀枝花文学地理。我们看到了新东北集体出场，看到了新南方打着响亮的“南方以南”这样的口号集体出场，我们四川作家为什么不能在新的时代方位上找到自身的定位并集体出场呢！集体出场是有它的魅力和势能的。最后，对标到攀枝花文学，不是说在小说里写到了钢铁，丰富的水果，写到钒钛和康养，它就是攀枝花文学。文学始终是围绕人产生的，它是叩问人的终极关怀。一座城市的文学肯定是有独特的城市精神，而这个城市精神又跟人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作家能深入挖掘一方水土上的人格魅力，而不是停留在常见的把这座城市的很多元素放到小说里的写法。当然，我们也需要小说里边的风景，需

要环境设置。但是，小说里的风景不仅是对景物的描摹，更是一种对人的再发现，是小说人物眼中的景物，是作家创作时眼中的景物。

《红岩》编辑部主任吴佳骏：谈到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我脑海中首先跳出来的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企改革，催生了一大批反映工业变化的文学作品，像孙春平的《陌生工友》、李铁的《乔师傅的手艺》等，都是这个阶段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重要收获。到了新世纪，更是有不少作家投身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可谓成绩斐然。那么，具体到攀枝花市，它既是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也是川西南滇西北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和三线建设的英雄城市，还是中国钒钛之都。这对于创作工业题材文学作品，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自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的各个历史时期，攀枝花的作家们已经创作出了一批反映本市工业题材的优秀作品，为人所称道。在这批作品中，既有小说和散文，也有诗歌、儿童文学和报告文学等。其中某些作品，还获得过全国性的奖项。这充分说明，攀枝花作家的创作实力是很强的。加之他们还有自己的文学刊物《攀枝花文学》，这对培养和扶持本土作家是非常重要的阵地和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是攀枝花作家写作资源的一座富矿，值得好好挖掘。作家只有写自己最熟悉的城市，最熟悉的生活，才可能找到写作的方向和路径，才可能激发写作的欲望，从而用文字去搭建属于自己的文学宫殿。工业题材最能反映个人与时代，集体与国家的命运，工厂本身就是社会的缩影，时代的一面镜子。工厂里每个人的喜怒哀乐，都能折射出当代人的生存处境。因此，倘若能用文学去触探工业，反映工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写出内容扎实、形式新颖，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的文学作品，那就是在为中国文学做贡献，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作证。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穆涛：国之大者或曰新时代，文学呈现什么？我觉得包含了极大的创作空间，我将从三个方面谈工业题材难写在哪里：第一，作家的知识结构需不断完善。比如钒钛除了民用，更重要的是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在国防材料领域钒钛承担着怎样的责任？在大材料、大工业进程中钒钛占据怎样的地位？作家要写这一题材，仅仅认识是不够的，要做钒钛领域的行家，才有可能写出成功的作品。第二，要让钒钛等工业材料在作品中发出文学的光亮，将枯燥的科学资料变成生动的文字。比如《红楼梦》在宝黛故事之外还生动呈现出中国古代园林知识、中医药知识和儒释道等相关知识。第三，作家应写出大工业与国家进步的节奏节拍、与当今社会整体进程的胶着状态；写出它的亮度、疼痛感和发挥的作用；写出新型工业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的艰难考验和构筑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写出趋势感，写出国之大者的文学气象。

### 风景这边独好

花，是大自然的精灵，总是在某个时令或空间，绽放，用色彩、芳香和妖娆的姿态点缀大地。

在攀枝花，花，被赋予太多的寓意。比如“城是一朵花，花是一座城”，比如“阳光花城”，比如“花舞人间”……花，城，人，这三个不相干的个体，因了花，结缘、抱团，构成一道靓丽的风景，正所谓，花在城中，城在花中，人也在花中。

在这样一个暖冬，美丽的钢城迎来了一群珍贵的客人——著名作家、诗人、大刊编辑，他们行走在花丛中，走着走着，似乎把自己也行走成了一朵花，一朵“一花引来万花开”的花。

四天里，作家们先后到攀钢(集团)有限公司轨梁厂、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兰

尖铁矿万吨大爆破遗址等地采风，在机械的轰鸣声和历史文物沧桑的轮廓中，体会攀枝花开发建设历程和三线建设者们的丰功伟绩；在盐边县桐子林镇金河乡万亩芒果基地、红格镇昔格达村、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大家一边欣赏着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一边感受着乡村振兴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每到一处，作家们都认真听取情况介绍，仔细观察、认真拍照记录，汇集地理人文、历史文化、特色产业、发展举措以及共同富裕的展望等文学创作素材，迸发出创作激情。

《民族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陈亚军感慨万分：“我从北京来到攀枝花，深深感受到这里人文荟萃，钟灵毓秀，是一个生机勃勃、很有发展后劲的城市。攀枝花以工业立市，对国家的建设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这里工业方面的文学素材很丰富，蕴含着文学创作的机缘，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深入采访。”

《中国作家》杂志副编审赵依表示：“这次采风我聆听到专家老师许多中肯的意见，他们梳理了攀枝花地区的文学发展史，帮我们从新的历史方向上看到文学发展的未来。我们到桥梁、矿山、乡村采风，实地见证了城市是如何从矿区走向城市，如何从工业文明进入现代历史，这种切身的、触目的感受，会为我们写作带来更直观的意象。”

《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宋嵩直言：“我在创作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时曾有过瓶颈，但是今天参观了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之后，灵感迸发，为我的创作指明了方向。”

“攀枝花和重庆都是依山而建的城市，但风格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就是身为作家的我们需要挖掘和捕捉到的文学触点。”来自重庆的《红岩》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吴佳骏一边拍照一边介绍说，他表示，自己会将这几天的所见所闻浓缩在词句上，以文学的视角呈现攀枝花的风土人情。

作家们纷纷表示，回去后将用心灵回忆这片土地的韵味，用文字记录攀枝花的美好，创作更多反映新时代精神的作品，绘就新时代恢弘文学画卷。

## 一石激起千层浪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本土作家、诗人，聆听了名家、名编们的发言后，一下对文学尤其是新时代大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看到了无限的可能。名家、名编们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以及随之飞出的一个眼神，打出的一个手势，仿佛都是掷入每人心湖的一颗石子，激荡起层层波浪。

让我们听一听他们的肺腑之言吧——

攀枝花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猛：“我眼中的新时代·全国文学名家笔会暨攀枝花文学发展和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在我市召开，是攀枝花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更是攀枝花文学事业发展中的一件盛事，非常鼓舞人心。在研讨会上，我从七个方面就攀枝花文学事业发展向大会作了主题报告，其目的就是把我市文学事业发展脉络与成绩、现状与困境、机遇与挑战“晒”出来，让名家、名编们为攀枝花文学创作“开良方”“下猛药”“支高招”，推动我市文学创作尤其是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实现质的提升。在我看来，攀枝花以工业立市，三线建设那段恢弘的历史贯穿于城市发展，更拥有中国钒钛之都称号和攀钢集团、二滩水电工程等极具时代特色的工业企业，这些原本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富矿、金矿，单就工业题材文学创作而论，攀枝花作者有着得天独厚的素材优势。在文学创作上，只要攀枝花的作家诗人们有敢于为自己掘一口“深井”的恒心和勇气，有坚如钢铁一般的意志和担当，相信一定会“开采”出无愧于这座城市、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熠熠生辉的精品力

作。时不我待！接下来，市作家协会要以这次研讨会为契机，在如何提振作家士气、提升作品格局、擦亮新时代攀枝花文学特别是大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上想办法、出重拳、拿实招，促进文学作品百花齐放，力争三年到五年内，有一至两部在全省乃至全国“叫得响”的长篇小说。

**攀枝花市作家协会主席李吉顺：**“我眼中的新时代·全国文学名家笔会暨攀枝花文学发展和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系列活动在攀枝花开展，是省委宣传部、省作协对攀枝花文学事业的重视和关心，体现着对攀枝花文学队伍所寄予的厚望。在我的印象中，是省作协成立70年来为数不多的就某一个市州的文学发展召开的专题研讨会，是对攀枝花文学事业发展的一次肯定、鼓励和鞭策。全市广大文学工作者要承担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以攀枝花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为着眼点，努力在工业题材及各类文学题材创作上取得新突破，不辜负省委宣传部、省作协 and 市委、市政府对攀枝花文学队伍的期望。以文学的进步，促进人民的精神共富，为攀枝花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服务。

**攀枝花学院院长、《攀枝花文学》主编、攀枝花市评论家协会主席周强：**参加这次高端文学研讨会，有幸聆听全国名家名编为攀枝花文学事业“把脉问诊”“对症下药”，对我触动很大。作为攀枝花学院院长、《攀枝花文学》主编、攀枝花市评论家协会主席，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接下来，首先是《攀枝花文学》作为全市唯一的纯文学刊物，就应该在发掘攀枝花本土文学资源、培植具有新时代攀枝花三线建设历史文化符号，尤其是大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上，下足功夫，做好文章。其次是强化对本土作者与作品的跟踪和对接，换句话说，就是要做到文学创作同文学评论，双轮驱动，相互促进，齐头并进。我深信，生活在

这座钢铁城市的每位作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只要我们守住文学初心，耐住性子打磨，一定会创作出不愧于新时代、不愧于钢城的恢宏壮阔、气象万千的大工业题材的大文学！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得者沙马：**此次研讨会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家名编，他们都有着丰厚的学养、敏锐的观察力和极富个性的洞见。与之交流，获益良多。在我看来，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写作者不能浮于表面的喧嚣与嘈杂，而应切入历史的脉络之中，深切关注工业建设中的人与生命的形态，清晰地呈现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大时代洪流中跳动着的容易被忽视的浪花。作品的文学品质应闪烁着深邃的思想光芒和独具特色的审美趋向。攀枝花这片热土处在横断山脉之中，农村与城市犬牙交错，因三线建设和工业发展而令世人瞩目。攀枝花因此也成为了挖掘工业题材的文学富矿。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努力，相信攀枝花的作家诗人们，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既充满时代气息和攀枝花文化精神特质，又独具魅力、激荡灵魂的文学佳作。

**四川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获得者召唤：**参加这次由全国名家、名编组成的研讨会和采风活动，于我无疑是一次灵魂和精神上的“冲击”。单从我以往的文学创作而言，总是沿袭着我的精神原乡——江汉平原的风土人情在发力，比如我的长篇小说《黑丧鼓》，比如《芦花白，芦花飞》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都是停留在一种固有的模式和“舒适区”写作，也就是可怕的惯性写作。作为攀枝花引进、培养的一名作家，我已在这座钢铁铸就的工业城市工作生活了16年，特别是与各位名家、名编做深度的交流、碰撞后，我一下有了突破创作禁区、刷新创作领域的冲动。当然，我深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是一次灵魂的抽空，仅凭一时的“冲动”是不够的，得沉下心来，把自己融入这座城市，这

个时代，然后“跳”出“小我”，用毅力、定力、神力去合力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大作品。

**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奖获得者普光泉：**攀枝花以钢铁和钒钛闻名于世，我长年累月工作生活在这座金沙江畔的山城；重工业的声音无时无刻不在，有着清脆或厚实的质感；这声音从弄弄坪发出，是歌唱而非喧嚣。我作为一个从事乡土写作多年的作家，感同身受却无法尽量书写。通过这次盛会，我从名家们身上获取了精神动力。我将用力书写《信从渡口来》《三线蔬菜密码》等包含攀枝花元素的作品。作为一名攀枝花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在未来的时间里存在着，就要为攀枝花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出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攀钢作协主席陈元丁：**这次文学活动对攀枝花工业题材创作或寄予厚望，或出谋划策，让人倍感振奋，深受启发，不仅让我有了一吐为快的冲动，更是产生久违的创作激情。那些根植在记忆深处的人和事，那腥燥的钢铁味道，无时不提醒着我还有事没完成！攀钢还有几十名像我一样坚持创作的文学爱好者，都在努力寻找着写作的方向，却又很少真正触及这个时代最底层工人们真实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疼痛。我们需要做的是：让手中的笔“进场”，让我们的思想“进场”，让我们的情感“进场”，让工业题材的创作生动起来，让大工业的叙述与时代同频共振。

**仁和区作协主席张龙：**参加这次研讨会，我感到非常振奋，我以往的文学创作，大多是乡土题材。作为一个攀枝花人，看不到钢铁的蓝光，听不到钢铁的声音，经常坐着火车高铁出去，却对脚下这条产自攀枝花

的铁轨茫然无知。攀枝花这片精神高地吸引我的不应该只是乡土，还要关注这块大地集中了所有精华奉献出来的代表攀枝花精神的钒钛钢铁。作为区县的作协主席，我有责任迅速将这次盛会的精神，传达给每一位作协会员。与此同时，除了不断创新自己的文学创作外，还要带动、带活一方文学创作。

**《攀枝花文学》编辑管夏平：**作为攀枝花90后文学大军中的一员，我有幸自始至终参加了研讨会和采风活动，通过采访各位名家、名编，引发了我对攀枝花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思考：经过艰难的产业转型，当前，全市正加快构建现代工业体系，推动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如何用文学表现新时代攀枝花精神，塑造有血有肉的新时代攀枝花工人形象，是时代赋予每位攀枝花文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 “文学攀军”正集结出发

文学，永远在路上。

文学创作，虽说是一个人的“战争”，但也是一个需要合力抱团去完成的事业。

瞧，“文学攀军”正以“我眼中的新时代·全国文学名家笔会暨攀枝花文学发展和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为契机，重新整装出发。

作家、诗人们走出“小我”，深扎工厂、矿区、车间……带着新的思考和体悟，主动深入第一线。

我们有理由相信，重新出发的“文学攀军”，一定会书写出无愧于阳光花城、英雄攀枝花，无愧于新时代的文学作品。

责任编辑 管夏平

## YUAN DING

〔作者简介〕：元丁，原名陈元丁，男，汉族，四川蓬溪人，1967年7月生，供职于攀钢文联。1995年7月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现任攀枝花市作协副主席、攀钢文联秘书长、攀钢作协主席。先后在《人民文学》《小说界》《小小说》《儿童文学》《四川文学》《青年作家》等报刊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红雨》《蓝光鸟》《一只双黄蛋》《勇气》《大碗》《一言之误》《神奇的钓鱼竿》《达瓦》《城里好不好》《裂谷风》《红小兵支农记》《一个人的丰收》等。2000年获攀枝花“优秀青年作家”称号。



# 水面之下

元 丁

### 一

张波真正感到后悔是从听到秃顶车间主任那惊怒交加的咆哮声后开始的。

从武汉返回的时候，自我感觉良好，一路辗转，在各种场合测了十七八次体温，都没问题。回到黑山市的家，已是下午5点多，他发现冰箱里连一片菜叶都没有，于是不顾疲劳，乘2路公交车去联众超市买了满满三口袋蔬菜肉类食品，还有一箱方便面。毕竟是从武汉跑回来的，他知道储存食物的重要性。虽然偏僻的黑山市目前尚无一例新病毒

感染者，防疫要求也还没那么严格，但万一呢？病毒来势凶猛，说不定哪天传到这儿……总之，有备无患，先把冰箱塞满再说。

怎么就没想起先给车间主任打个电话呢？按理说休假回来，应该先给那讨厌的秃顶男人说一声的，毕竟第二天要正常上班嘛。可确实太困了，吃了一碗稀饭，眼皮就开始打架。活该出事。

第二天早上7：20去楼下转角处乘坐单位的通勤车。车是从另一个小区开过来的，沿途有4个站接送上班的职工。32座的客车，一般坐不满，大约二十多个人。大家都戴着口罩，露着半张脸，这装扮，即使熟人，也要

仔细辨认一下才认得出来。没有人注意张波上车，多数人低头看手机，有几个靠着椅子打盹，还有一个人在压低声音打电话，好像是在请人帮忙买口罩，现下的药店、诊所和超市都买不到了。

幸好自己有先见之明，从武汉带回了50个口罩，一个口罩多戴几天，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够用了。张波想。

下车后，张波按惯例先去车间办公室向主任报到。秃顶主任说：“好，知道了，去上班吧，注意安全！”张波答应一声，刚走出办公室不到十米远，就听到主任惊天动地的一声大吼——

“张波，你给老子站住！”

张波吓了一跳，回头一看，主任气急败坏地冲出办公室，远远地指着张波道：“站那儿别动！老子才想起，你休假是到武汉看儿子去了对不对？你才从武汉回来的对不对？”

张波点点头，心往下沉，知道坏事了。主任满脸涨得通红，手指指着张波，话都说得不利索了：“谁让你狗日的来上班的？啊？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来上班？啊？”

张波嗫嚅道：“我……我没问题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不发烧不咳嗽，一路回来都检测了十几回，而且一直坚持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真没问题。”

“你说没问题就没事？你他妈……”主任气得爆粗，在原地转了一圈后却又突然冷静下来，说：“你这种情况必需隔离，昨天市里下的文件，你现在赶紧站到室外空坝坝里，不准动，我请示一下怎么办！快出去，空坝坝里哈，不准再跟别人接触。李小红，你过来把他盯到，不准他动，不准跟任何人接触，你也离他远点！龟儿的，麻烦了……”

张波无奈地站在车间办公室外的空坝里，太阳从厂房一角冒出来，一下子把他淹没在阳光里，他不得不转身，把脸躲藏在阴影里。盯着他的车间办事员李小红也阴沉着脸不理他，见有人过来，就远远地喊：“走那

边，走那边，他从武汉回来的！”于是过来的人立刻绕路走，熟悉一点的还跟他开玩笑：“波师傅，站那儿多晒晒太阳，杀毒！”在车间，大家不叫他张师傅，都叫波师傅，带点玩笑，带点色情，带点亲热。

主任从办公室出来，离他有十几米远，尽管戴着口罩，张波也看得出他脸色阴沉得可怕：“你，站那不准动！一会医院来车接你去检查。”想了一下又说，“我跟你讲，如果没问题，还好；一旦查出问题，我们都要被你害死！”

张波心里开始忐忑不安，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到二十分钟，来了一辆救护车。张波明白，事情闹大了，大到让他感到害怕。这也是他第一次乘坐救护车，身边是两位包裹得像雪人一样的医护人员，一言不发，气氛非常压抑，让他感觉像是坐在警车里，而自己是罪犯。这种感觉让他心里有些发慌，他很想跟他们说自己没问题，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车间主任说得对，有没有问题，现在不是他说了算。救护车“唉哟唉哟”地叫着，一路通畅无阻，直接把他拉到了市传染病医院，住进了72床这个特殊病房里。

护士第一时间给他量了体温，还算正常，抽完血后拿走检测去了。作为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的陈晓穿戴着防护服，拿着录音笔和一张写满问题的纸进来跟他谈话：

“张波，我是你的主治医生，你可以叫我陈大夫。”她字斟句酌地说，“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前，我受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卫健委等部门委托，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主要是你的行程轨迹，这对于我市疫情防控十分重要，希望你如实相告，既是对我们黑山市负责，也是对你自己负责。而且，要录音的，所以，非常、非常重要，明白吗？”她向张波晃晃手中的录音笔和那张纸。

张波的喉节动了一下，说：“……好。”

“我现在是一个人生活，离了两年多了。

离婚后，前妻带着儿子去了武汉生活，很久没有见到儿子，还是很想他。儿子也很想我，他妈性子急，爱骂人，他肯定会想我的。于是我利用年休假去武汉看看他，陪了他几天。1月22号，也就是武汉封城头一天，说真的，我不知道要封城，凑巧了。22号我出发回黑山，因为要赶回来上班。我工资还不到3500，每月还要给儿子抚养费1000元，要是不及时上班，只能请事假，要扣钱的，一天差不多要扣230元。230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无所谓，但对我来说……很划不着。我也没啥存款，离婚时我要的房子，存款全给前妻了，要是再扣钱，这个月就很紧张了……我回来坐的是高铁，上午9点从汉口站出发，下午4点多到成都东站……”

张波流水账般向陈晓讲述他的行程，不敢有一点隐瞒。陈晓追问：“为什么回来不第一时间向社区报备？”张波稍犹豫了一下，说：“一是昨天我刚回来，不知道这里也要报备，二是觉得自己没问题。就是现在，我也觉得没问题，身体状况很好。”陈晓看了看手中的纸，发现该问的都问完了，于是说：“先就这样吧，等检测结果，但愿像你所说的那样没问题。”

检测结果要晚上才出得来。主治医生陈晓决定正常下班，主要是要回家陪女儿安安过8岁生日。

## 二

手机铃声响起来的时候，女儿安安刚嘟着小嘴“噗”地一声吹灭蜡烛。

黑暗的屋子陷入一种奇怪的静谧。陈晓按了免提键，手机里立刻传来邓副院长急促的声音：

“72号病床已经确诊，阳性！”

陈晓道：“好的，我马上赶回医院！”

老公打开灯，询问地看着她。她苦笑摇摇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必须马上

回去。”张小君上来轻轻抱了抱她：“去吧，家里有我。”

行李箱就放在客厅墙角，里面装有两套换洗衣服，一切都按照应急预案进行。虽然医院距家不到20分钟的车程，但只要那个人确诊为阳性，作为主治医生，陈晓肯定会吃住在医院较长一段时间。她俯身亲了亲安安：“乖，妈妈不能陪你过生日了，在家听爸爸的话。”安安懂事地点点头：“妈妈，去吧，你是最棒的！”她这段时间电视新闻看得多，知道妈妈要去做什么，也学会了这时候该说什么样的话。

陈晓赶回医院时，张波已经从护士口中知道了自己的阳性结果。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低烧症状，躺在病床上，嘴上套着呼吸机，两眼有些茫然地望着天花板。天花板应该在不久前新刷过，白得有些耀眼，但他还是从上面看到了一些若有若无的图案，像云，像马，像蛇，很抽象，闭一会眼，再看，好像又没有图像了。他知道，这是眼睛疲劳造成的错觉。但是……不看天花板，又能看什么呢？看手机？有点怕——他知道，自己要出名了！

晚上10点多，趁医生护士不在身边的空档，张波给前妻发短信告知情况，让她赶紧带儿子去检查。前妻回了三个字：“知道了。”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陌生人般的冷漠。这次去武汉，他们就见了两次面，一次是前妻送儿子到宾馆，一次接儿子回去，说的话不超过十句。女人绝情起来，比男人狠啊。正感慨，前妻又发来一条信息：“你的事不要让儿子知道，没那个必要。”

张波默默放下手机，接着看天花板。自己会死吗？也许会，毕竟还是死了不少人。再说，黑山市毕竟有点偏远，医疗条件有限……也许会熬过这一关，不是说人死前会有感应吗？自己除了有点头痛发烧外，好像没有其他感觉。张波患得患失，临入睡前发狠地想，日子过得一地鸡毛，死了算球了！

第一例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出现，让黑山市从上到下高度紧张，应急预案全面启动并高速运转起来。张波所在的小区首当其冲，直接被封了，居民不准出小区，要买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全部由社区志愿者代劳。市里其他小区也有物管或志愿者24小时轮班值守，测体温，禁止非本小区的人员进入。各条高速路、公路路口也设卡，禁止非本市人员进入。餐饮店全部关门，很多企业、工厂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街头人稀车少，冷清得让人不习惯。

陈晓又以主治医师的身份跟张波谈了一次话。

“你看上去很健康的时候，我们要向坏的方面想；当坏的问题出现后，我们要向好的方面想。希望你能积极配合我们进行治疗，早日康复出院。”

张波不敢看她眼睛：“谢谢陈大夫，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陈晓：“新冠病毒虽然是新出现的，但我们得到的数据，在武汉，治愈率也达到了85%以上。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对病毒会越来越了解，治愈率会逐步上升。而且国家肯定在全力以赴研究疫苗，等疫苗出来，一切都会好转。”

张波轻轻咳嗽了几声。其实，随着病情的加重，他内心的恐惧感也逐步增加。犹豫了一下，他问：“陈大夫，您实话告诉我，能治好吗？如果不行，能不能让我转到省城去治？”不等陈晓回答，他又补充道：“我不是怀疑你们的治疗水平，这新冠毕竟是第一次出现，我们这儿会不会治疗条件有限？我虽怕死，但我也不能这么早死，毕竟儿子还小。”

陈晓安慰道：“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我认为还是在我们这儿治疗更好一些：一是有效的治疗手段目前是全国共享的，国家卫健委发布了统一的新冠肺炎治疗方案。当然，这个方案会继续修订和完善；二是目前我们黑山市只有你一例感染者，必然会全

力以赴治愈你，全市的医疗力量都会集中在你这儿，每天都要进行专家会诊，要治不好，那我们也太无能了；三是你想转院去省医院，可能性不大的，他们那儿的感染者已700多例，还在不断增加，病床非常紧张。再说，你转院的风险也是很高的，治疗风险、传染风险等不确定因素很多。”

接下来陈晓详细地向张波介绍了治疗流程，让张波稍稍放下心来。

治疗方面的心是放下来了，但还有一些东西堵在心里。无法上班，也不知多久能治好，要被扣多少钱……

自己从最高风险地区回来，没有及时报备和自觉居家隔离，会不会受到处罚？肯定会。要受多重的处罚？不知道。单位正在搞人力资源优化改革，会不会被针对？但愿能保住工作……在网上，自己已被黑山市民封为“毒王”，各种谩骂铺天盖地，愈演愈烈，即使新冠弄不死自己，恐怕也会被市民的口水淹死！出院以后，日子怎么过？

“唉……”张波长长地叹气，胸闷，难受，十分难受。他知道，这不是新冠病毒引起的。

护理张波的有四个护士，全天每六个小时轮一班。“这待遇，在这儿可没几个人享受得到。”陈晓跟张波开玩笑。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之所以安排四个人专门护理，就是为今后的新冠治疗积累经验。张波是第一例，谁能保证不会出现第二例、第三例？按照市委市政府防疫会议的指示，各大医院甚至做好了迎接本市疫情爆发的准备。

四个护士分别叫做张艳玲、李萍萍、杨柳和袁小英。虽然不知道她们的模样，但张波还是把她们的名字记了下来，把她们说话的声音也记了下来，这样，即使隔着防护服，他也能分得清谁是谁。这一段时间，张波向她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对不起”和“谢谢”，这两个词，他这一辈子都没有说过这么多。

他是真的后悔，也是真的感激。全市都在骂他，唯有陈大夫和四位护士没有埋怨他一句，不仅如此，还无微不至地治疗他，护理他。袁小瑛有一次说：“以后别老给我们说‘对不起’‘谢谢’了，说得太多了，搞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病人，我们也是尽自己的本份而已。”

不知真的是身体素质好还是治疗及时得当，张波的病情并没有过多恶化，发烧最高的那天也才38.5度，只维持了5个多小时就慢慢降到37.3度的低烧，网上所说的四肢酸痛、手脚乏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在他身上表现得并不明显。这也给了陈晓他们极大的信心。

医院和陈晓其实压力很大的。

张波是黑山市新冠第一例，如果治好了，对于黑山市防疫抗疫无疑会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尤其是对于缓解市民的恐慌情绪有积极意义。所以，张波的治疗情况，医院每天由院长直接向市政府办公室和卫健委汇报。

张波当然不知晓这些，他钻牛角尖似地翻阅手机，浏览“黑山论坛”上那些关于他的帖子。对于那些骂人的话，他早就麻木了，就想看看有没有人为他说句话的，哪怕一句！后来，四个护士知道了此事，纷纷开导他，别去接触那些负能量。

张波说：“我也想多接触正能量，没看到呀。”

张艳玲道：“我们难道不算？”

张波讪笑：“你们除外。”

张艳玲把张波的情况给陈晓说了。陈晓沉默了一下，说：“这事还真得引起重视……相信市政府会做好舆论引导，不要歧视、辱骂新冠病患者。对，还得派专家对张波进行心理干预，可别身体治好了，心理出现问题了。”张艳玲撇嘴道：“我看论坛里有些人才有心理问题！平时风平浪静，有事立刻兴风作浪。”

心理专家来之前，陈晓还是决定跟张波谈谈。第一句就开门见山：“那么多人骂你，你怎么想？”

张波眼神暗淡了一下，说：“我是活该。”

“真的这么想的？”

“真的。”

“你能理解就好。这事吧，你确实做得不好，引起众怒。大家骂你，出出气，你也别觉得有多委屈，你想想这事造成的社会影响和经济上的损失有多大？整个黑山市啊，那么多店铺关门，那么多企业停产，学校、旅游、培训等行业整体叫停，超市里的烂菜叶都被抢购一空……不说别的，说说你所在的厂。你那天去上班，同一车的人至少要居家隔离14天吧？这20多人的岗位由谁来顶？还有，他们作为密接者，又去与其他同事接触了，是不是都得隔离观察？你们厂现在已经处于半停产状态。还有，我听说你们那位车间主任，不仅要隔离，恐怕还要受处分，撤职都有可能，因为他没有尽到清查、提醒高风险地区返乡人员的职责。”

张波沉默。

陈晓又道：“当然，把所有问题都推到你身上也是不公平的，你只是一个引子，是一根导火索。即使没有你的感染，随着疫情的持续爆发，该有的管控还是会像现在一样进行。但是，很多人不会像我们这样想问题，在网上，他们肆无忌惮。而你的行为，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他们可能认为就是所谓的道德高地吧。”

张波沉声道：“陈大夫，我想在‘黑山论坛’上，向全市人民道个歉，你看可以吗？”

陈晓微微一笑：“如果你觉得这样好受一些的话，我看可以。”

张波摇头：“这是我欠大家的。”

### 三

“民众意难平，‘毒王’终道歉。”一则网

络链接迅速在黑山市无数的微信群里刷屏。

李萍萍和杨柳像两个雪人，在值班室内低声交流。

“这个张波，我都非常非常同情他了。歉也道了，还是有那么多人不依不饶，说得可难听了！”

“我看了他的道歉，很有诚意的。但是还有人要以死谢罪，居然还得到很多人响应，是不是有点过分？他虽有过错，但罪不致死嘛。”

“唉……”

张波也给车间主任发了道歉短信，没得到回音。他又给同班组的九名同事发了内容差不多的短信，还好，有四名同事回复了，并祝他早日康复。

李萍萍来房间喷洒消毒液时，张波突然问：“李护士，这么多天了，你们为了我，都不能回家吗？”李萍萍犹豫了一下，反过来安慰张波：“这是特殊时期，全院医护人员都回岗工作了。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回就不回嘛，等你好了，等解除封控了再说。”

张波闷声道：“对不起，是我连累你们了。”

“你又来了！跟你说了，不要老是说‘对不起’。你不能只听陈大夫的话，我们说的话，你也要听得进去噻。”

这时的张波已经不需要吸氧，新冠症状日趋轻微。李萍萍透露给他一条消息：估计最多一周，他就能康复！这自然让张波感到振奋，但李萍萍又说：“你是目前我市唯一一例，我们得更慎重一些，可能会让你在医院多住一段时间。即使出院后，也还要在居家隔离至少14天，由我们每天进行健康监测，确定没问题后，你才能恢复以前的生活。”

张波苦笑，轻叹道：“还能回到以前吗？”

手机短信提示音响起，一看是前妻发来的：“还活着吗？”张波大怒，回道：“老子活得好好的，很快就要出院了，你气不气?!”

前妻没有再回短信，而是直接把电话打了过来，开始没有说话。张波不耐烦道：“有事说事！”前妻突然像火山般爆发了：“张波你个狗日的怎么不去死?!你把儿子传染了!”

张波只觉脑袋里“嗡”地响了一声，半天没回过神来。

前妻还在电话里咆哮：“儿了送医院了！我们一家都隔离起来了！我连儿子面都见不到了……”

张波全身酸软无力，手机“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他感到恐惧，自己被确诊时都没有这样恐惧！

李萍萍听到响声，转过头就看到失魂落魄的张波，地上的手机里还传来前妻大吵大闹的声音。她过来把手机捡起来递给张波，张波接过来，却一下挂断了电话。

“出什么事了？”李萍萍问。

张波双目无神：“我把儿子传染上了……”

李萍萍愣了一下，想了想，说：“你儿子不是一直在武汉吗？怎么能确定是你传染的呢？这病毒本来就有潜伏期，说不定是你儿子传染给你的呢。”

张波转过头来，眨眨眼，好像回过神了，说：“这倒是……不过也有可能真是我传染的呢，毕竟我病毒发作是在儿子之前，李护士你说是不是？”

“别纠结这个问题了，说不清的，别把啥都往自己身上扛。既然感染上了，配合医生治疗就是。”张波还是感到担忧，他发病那几天，还是很难受的，听网上说，重症患者更难受，儿子病情是轻还是重呢？他想打电话给前妻问清楚，但拿起手机又不敢拨。

李萍萍又告诉张波一个消息，黑山市发现一例疑似新冠感染者，昨天从外地回来，回来后跑了好几个地方，还和亲友聚了餐，结果今天就发烧了，目前已经隔离作进一步检查，他的那些亲友也暂时在家隔离，等待检测结果。

正患得患失的张波脱口而出：“他怎么能到处乱跑呢……”话没说完赶紧闭嘴了，自己不就这样吗？十分尴尬，偷偷瞄了李萍萍一眼，穿着臃肿的护士仿佛没有听见他说的话，专心致志地喷着消毒液。

陈晓来查房的时候，张波正站在窗前，下面是两个硕大的蓝色遮阳棚，作为医院临时增设的发热门诊点。门诊点后方是种着夹竹桃的花台，绿色夹竹桃中间安装了白底红字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大医精诚，救死扶伤。等待就诊的人很多，戴着五花八门的口罩。张波数了数，有58人，每间隔1.5米地排着，队伍就拖得很长了，一直排到住院大楼拐角处。

在陈晓例行公事地问询了张波基本情况后，张波还是忍不住向她说了“对不起”，是自己害得她连家都回不了。陈晓摇摇头：“算了，不说这个，闲时可以跟女儿和老公视频。再说，你应该很快出院了。”

张波问：“陈大夫，治疗我的方法，你们总结一下不？”陈晓道：“肯定要总结的，整个过程都要形成书面总结。你问这个干嘛？”张波说了儿子也被感染的事，想把这里的方法发给前妻，由她转儿子所在医院作参考，毕竟，他的治疗好像很顺利，效果非常不错。陈晓沉吟了一下，说：“没多大必要，我们的方法基本上都是统一的，都是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只是可能吃的中药略有差别，中药药方倒是可以给你。”张波免不了又感谢一番。

#### 四

《黑山日报》、黑山电视台、“黑山论坛”等媒体推出了一系列有关本市新冠疫情防控的专题报道，其中包括对传染病医院和主治医生陈晓的专访。

陈晓首先介绍了张波的治疗情况。她非常乐观地说：“患者基本具备出院条件。但保

险起见，我们会再观察几天。希望市民朋友们不要惊慌害怕，事实证明，我们黑山市是有能力治疗新冠肺炎的，也有能力打好这场防疫抗疫阻击战的！”

关于网上对“毒王”的谩骂，陈晓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患者本人的确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自然会有相关部门处理。但他现在就是一个病人。即使批评，我也希望是理性的批评，不能用口诛笔伐来取代，更不能突破法治底线。希望大家都温和一点，不要看到一个词就发怒，听到一句话就冒火，气大伤身，火大伤肝嘛，这至少不是我们医生愿意看到的，因为，不好治的。”

也有记者问到她几天不回家的事。陈晓摇头微笑：“我家很近，不用担心什么！”话语一转，又道：“为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担心，我们几个治疗组的成员，已经实行了严格的闭环管理，不会感染他人的。另外还有志愿者天天给我们送来不少好吃的，谢谢他们！”

十几天内，黑山市相继出现三例疑似新冠感染者，后经检测，都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虚惊一场。市政府发了一个文件，要求严防死守，确保不出现第二例感染者。各部门、单位、企业、社区全都动员起来，“坚决打赢防疫抗疫阻击战”的标语挂满大街小巷。

张波病情基本痊愈，但内心却变得更加焦虑。

继儿子后，前妻和在家帮助照顾外孙的前岳母都感染病毒并住进了医院。让张波略感欣慰的是，儿子病情不断好转，已经完全稳定下来，而前妻也没有再对他咆哮，把一切都怪罪到他头上，甚至还心平气和地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意思是如果她过不了这一关，希望他把儿子接回黑山市，陪着儿子长大。这就有点交待后事的意思了，看得张波一阵鼻子发酸。他回了句：“乐观点，我们都会好好的。”想了想，又把陈晓给她的中药处方发了过去，什么都帮不上，心中涌起一阵无力感。真是百无一用啊，作为孩子的父

亲，作为那个女人的前夫，作为单位里的职工，甚至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自己不仅不合格，还全在添乱啊。要是真的感染病毒死了，倒干脆利落，一了百了。

可陈大夫她们偏偏辛辛苦苦把他治好了！

他打算在居家隔离健康观测期间，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并发到网上去，表示忏悔，表示感谢，也可以告诫像他这样的后来者。他心里清楚，自己肯定是要被追责的，追到什么程度，不清楚；厂里会不会借此跟自己解除劳动合同，也不清楚，他甚至不敢向同事讨讨口风。

每天除了翻看手机，张波无任何事可做。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口罩。居家隔离。志愿者。方舱医院。美国“甩锅”中国……张波时常看得热泪盈眶。他发现，自己的泪点不知不觉中大幅度降低了，而网上偏偏有很多格外煽情的报道，让他情绪起伏很大，经常大半夜了还睡不着。陈晓知道后，每天晚上从10点开始，直接接管了他的手机。都要出院了，要是患者因为没睡好觉闹出什么妖蛾子，找谁哭去？

张波住院第21天，上午8:30，陈晓和护士张艳玲、李萍萍、杨柳、袁小英来到72号病房，她们要一起欢送患者出院。没日没夜的护理，终于等到这一天，怎么都得有点仪式感的。当初他是从厂里直接被拉到这里来的，并没有多少行李，穿的是病号服，水杯、洗漱用品等生活用具都是医院免费为他配送的。而且他的家，每周都有社区卫生院派人定期消毒。住院第二天，家里的钥匙经过消毒后就由社区派人来取走了。

医院几个领导在大门口排成两列欢送张波出院，这阵势搞得张波有点受宠若惊，自己不是功臣啊，是犯了错的人啊……他额头都有细汗冒出，陈晓觉得有些好笑，拍拍他肩：“别紧张，在我们这儿，你的身份就是患者。”

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看到市里几大媒

体的记者也在场，张波内心其实是十分拒绝的，又不是什么好事，曝光越多，挨骂越多，何必自取其辱呢。但一想到医护人员的辛勤努力和无私奉献，尤其是陈晓陈主任，还有护士张艳玲、李萍萍、杨柳和袁小英的恩情，张波犹豫了。在医院二十一天，她们天天穿着防护服跑上跑下，作为病人的张波长胖了，她们却瘦了，张波感觉非常对不起她们。张波又想到，陈晓说过，他的康复，对黑山市防控疫情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至少能缓解市民们的恐慌情绪，最终张波还是硬着头皮迈开了步子。

仍然由救护车送他回去。临上车前，他对着医院大门鞠了一躬，周围顿时响起一阵阵“喀嚓喀嚓”的拍照声。这声音让他产生些许恍惚，头脑里出现了小时候那个走街串巷为人照相的小胡子男人，就是他让他对相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喀嚓”一声，磁性而神秘，把镜头中的人呀马呀牛呀树呀全都定格下来，“喀嚓喀嚓”声音总是让他产生莫名的愉悦感。儿子出生后，他还构想去买一台高级点的照相机，给老婆的理由是“记录儿子的成长”，老婆开始倒也同意，但一问价格，就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这钱，都能把儿子养到三岁了！”她说。老婆的理由无可辩驳，对于他们这样收入的家庭，高级照相机确实有点奢侈了。

## 五

张波坐在自家窗台上晒太阳。医院有些阴冷，呆了二十多天，他无比怀念太阳的温暖，回到家后每天下午都要坐在窗台上烤一会儿。之所以选择下午，是因为房子朝向问题，每天只有下午才能见到阳光。这是一栋老式楼房，八十年代初期建的，连阳台都没有，但窗台却很宽大，奇怪的设计。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微信消息提

示音响了，是单位关系最好的那位同事发来的，说得到消息，厂里应该不会与他解除合同，但可能要扣除3个月绩效奖。他松了口气的同时，又有些犯愁，本身基础工资并不高，收入主要靠绩效，扣了的话，每月只有1100多元的收入。要过一段时间紧日子了。

还不知市里怎样处理自己。

他给前妻发问询短信，想知道儿子近况，但前妻不回，让他愁绪满怀，还伴随着深深的挫败感。

坐在窗台上百无聊赖翻看着手机，美国还在就新冠病毒问题攻击中国。这又让他感到愤怒，因为他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坚信病毒是美国搞出来的，这几年美国的流行感冒，死了那么多人，十有八九其实就是新冠……

“毒王，你龟儿哪个还没死？还想祸害人？”

一声怒吼在楼下响起。张波还沉浸在对美国的愤怒里，听到吼声有些迟疑地转过头看去，是一楼那个爱打麻将的孤寡老头，牌风不太好，小区的人都不太喜欢他。“都是你龟儿子害的，害得我们快一个月了都打不成麻将！”老头越说越起劲，见张波一言不发地看着自己，顿时气了，手一扬，一块拳头大的石头飞出，直直地砸向张波。张波头一低，那石头穿过窗口，“砰”的一声砸进了屋里。

张波从窗台掉了下去，身体与地面接触时，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紧接着，右小腿处一股剧痛传来，他忍不住大叫起来。

救护车来到楼下时，张波已经痛得有点麻木了。四个穿着白大褂的人迅速从车里下来，两个医生，两个护士，开始就地抢救躺在地上自己。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人，有二十多个。一个护士急得大声喊：“大家快回

家去，不要聚集！不要聚集！”喊了好几次，看热闹的人才渐渐散去，不一会又从不同楼层的窗口探出头来，他们的脸在阳光下呈现毫无光泽的苍白。

“右小腿骨折，膝盖骨碎裂。”医生的话像是从天空中传来，单薄而空洞。张波意识渐渐有点模糊起来，痛的。他睁着眼，努力辨别医生的话。

他又听见医生对护士说：“送他回传染病医院吧，毕竟是第一例新冠感染者，虽说出院几天了，但还在隔离观察期，只能先送回去。”

张波像是被刺激到了，突然清醒过来，态度坚决地说：“我不去传染病医院了，求求你们不要送我去！”

“你必须去！不去也得去！”一个冰冷的声音在旁边响起，他看见那个爱打麻将的孤寡老头站在旁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嘴边挂着不屑的冷笑，让他寒毛直竖。

他挣扎着想坐起来，但双腿被紧紧地绑着，怎么也动不了。他对医生说：“你们让他走开！就是他，就是他把我砸下楼的，他是凶手！”医生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自顾自地站起身，把救护车的门打开，两个护士抬着他，要把他送上车去。

他看到救护车里漆黑一片，像是黑暗的深渊，马上就要把他吞噬进去。于是更加拼命地挣扎起来，开始大喊大叫。

“啊！”

终于叫出声，他猛地一下坐了起来，原本盖在身上的毛毯一半在沙发上，一半滑落在地上。

没有医生，没有救护车，也没有孤寡老头。张波坐在沙发上，脸上冷汗淋漓，紧接着，他长长地吐了口气。

阳光从窗口照进屋来，客厅正中映射出一条斜长的光，热烈而明亮。

责任编辑 管夏平

【创作谈】

## 疫情之下

元 丁

---

三年疫情，席卷世界。这三年，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场人生大事，无非不过有的人感受深一点，有的人感受浅一点。

2020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还在老家陪家人过年。除夕之夜，武汉宣布封城。大年初三，与我一同回老家过年的老乡打电话说，我们工作所在地也开始封路设卡了，要不要明天就赶回去，怕晚了回不去了！于是初四，我们就驾车往回赶。在路上，朋友打电话告知，因为怀疑新冠病毒有可能是家禽野畜传染的，高速路口要收缴腊肉香肠鸡鸭等年货，如果带了的话，做好准备。果然当天赶到目的地下高速的时候，看见收缴的年货在路旁堆了一米多高。心里直呼可惜，这都是老家父母亲人们的一片心意，也是花了不少钱的。

我工作所在地相对偏远，但也仅仅坚持7天，就出现了第一例确诊病例，出现网友所说的“毒王”，一时群情激愤。当时我就想，假如我是那个人，又会怎么样呢？当然，只是想想而已，没有经历过，不敢说什么感同身受。由于疫情，很多单位停工停产，小区封控，很多人闲赋在家，有了更多的时间上

网，热闹非凡，嘈杂无比。感动与悲痛同在，颂扬与谩骂共存，眼泪横飞，口水四溅，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评判一切是非，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认知去解读这个世界，一言不合破口大骂，话不投机大打出手，让网络成为另类的江湖，成为灯光昏暗的街巷，成为水面之下的社会。疫情就像一面放大镜，放大了人性，看清了嘴脸……当然，对于我们来说，通过疫情，更是看到了万众一心、步调一致的强大凝聚力，看到了处处闪耀的人性光辉，那么多医护人员、志愿者甚至陌生人，始终战斗在第一线，无私奉献，无怨无悔，温暖着这个世界。

疫情是一场灾难，一次危机，更是一次对责任、生命、道德、人性等问题的反思，让我们强化寻找生命意义的内在动力。

早期的病毒感染者，经历了灾难和恐惧，面临着疏离和猜忌，他们比一般人更渴望守望相助的温暖。作为一个作家，面对新冠病毒爆发这样的大事件，面对疫情下普通人的离合悲欢，没有理由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身有所受，心有所感，哪怕不够深刻，也要去记录，去表达。

【编辑札记】

## 我们终将赢得胜利

管夏平

时间拨回四年前的冬天，记忆犹新又恍如隔世。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国，口罩、消毒液成了稀缺物品，昨天还热闹的大街上，一家家商店大门紧闭，平日里熟悉的人偶然碰面，也都心照不宣地保持着安全距离……小说《水面之下》让这些还未远去的记忆再次浮现在眼前。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元丁让我们看到作家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文学介入现实的自觉。

“水面之下，暗流涌动”，是对四年前那场疫情“遭遇战”的高度凝练。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包裹着厚重防护服的医护人员与快速蔓延的病毒赛跑，也是全国人民牺牲春节假期静待家中自我隔离。而这看似秩序井然的背后，还有社会各阶层复杂矛盾的交织。要在一个短篇小说的篇幅内厘清特殊时期如此驳杂的社会图景，无疑是对创作者小说文体驾驭能力的挑战。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成熟作家，元丁没有陷入试图穷尽所有的圈套，他巧妙地将文本设置为理性和非理性两条线索，抓住非理性群体的典型进行刻画，又始终让理性在场，控制着叙事走向。

张波一家、工友及车间主任、爱打麻将的老头等人面对疫情是非理性的，“恐惧”“焦虑”“紧张”“愤怒”是小说文本围绕他们出现的高频词，这正是疫情笼罩下绝大多数

人的普遍心态：封控会持续多久？自己是否会失业？被感染的亲人情况如何？能否研制出疫苗或者特效药……恐惧和焦虑源于未知，而新媒体时代，获取信息主要通过手机、平板、电脑，这片小小的方寸之间。我们尝试着在云端上课、办公、社交，也因各媒介平台基于大数据算法的精准推送，加剧了信息茧房的形成。有着相同诉求的群体快速聚集，形成一股股强大的舆论力量，网络的虚拟属性将焦虑和压抑带来的恶念放大，弱者、“有罪者”成为其肆无忌惮的发泄对象，于是，现实世界一片静默，虚拟世界喧嚣沸腾。

当群体的非理性被复杂的情绪裹挟，医务工作者的专业、理性、大爱成为战场上的定海神针。正如陈晓所说：“别紧张，在我们这儿，你的身份就是患者”；又如黑山医院的标语：“大医精诚，救死扶伤”，陈晓等医务人员最终治愈了张波，为黑山市抗击新冠疫情打赢了第一仗。现实中，二〇二〇年中旬，全民开始有序接种疫苗，此后，秉承着精准防控、及时救治的科学措施，二〇二三年，我们终于赢得了抗击新冠疫情的胜利。

小说的结尾写道：“阳光从窗口照进屋来，客厅正中映射出一条斜长的光，热烈而明亮。”如今，我们终于摘下口罩，卸下心墙，走进人群，拥抱彼此。

## 盲生

蔡晓安

从到师父店里来的第一天起,安生就觉得,自己比师父能,以后,肯定要比师父过得好。他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当然不是盲目自信,而是拿得出确凿的证据。比如说,师父做饭,掺水,淘米,折菜,切肉,打火,翻炒,起锅,每个动作都可以准确无误;师父上厕所,也从不要人帮忙递手纸;师父给客人按摩,铺床,搭被,开风扇,更是熟门熟路,行动自如。但是,师父的所有这些动作,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慢。师父动作的准,是因为对周围环境太熟悉,熟能生巧嘛,这是谁都懂得的道理。师父动作的慢,自然是因为眼睛看不见,就像闭着眼睛开车,再熟悉的路,一快,也可能随时翻车。

安生没有师父的困扰,或者说,安生没有师父这么彻底绝对的困扰。因为,安生不像师父,眼睛一点都看不见。安生还能看得见一点。安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盲人。他只是弱视,是程度非常严重的弱视,弱视到,在一般人眼中,就等同于一个盲人。但其实,别人与他相隔半米以内,他还是能分辨出对方的大致轮廓。他甚至还能玩手机。当然,手机这玩意儿,师父也能玩。可师父玩手机,跟安生玩手机,虽然都是玩手机,却又完全不同。师父玩手机,完全凭借的听力和手感。安生不是,安生还能运用到仅存的那点微乎其微的视力。他把手机屏幕开到最亮,贴近自己的脸,贴近到,屏幕仿佛都成

为脸的一部分的时候,另一个世界,就在他眼中次递铺展开来。

这是安生的优势。保有着许多盲人都为之向往的——虽然很微弱,但毕竟现实存在——联结黑暗世界与光明世界的稀薄通道。所以,在做师父同样事情的时候,安生会快得多。

安生不但像师父一样准,还能比师父更快。

既然如此,他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将来不会比师父过得更好呢?

安生越来越觉得,父母送他到这个盲人按摩店来学艺,是无比英明伟大的决定。父母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前半辈子只懂得在泥土里刨粮食吃,再没有其它本事。后来在村里人的撺掇下,夫妻双双南下打工,把小安生留在外婆身边带。村里不像在城里,有专门的特殊教育学校,所以安生从小就只能跟其他孩子一样,上同样的学校,读同样的书。可是,安生怎么可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上课呢?虽然那时候他的弱视还没有严重到现在这种程度,但即使坐在第一排,他也很难看清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所以,一个班几十号人,只有他,是真正在“听”课。老师讲,学生听,就算不看黑板,只要足够认真,影响也不算致命。最恼火的是看课本,做作业。安生按正常孩子的姿势,看不

清课本上的字,连自己写在作业本上的笔迹,也只是模模糊糊的一片。他就只能把腰弯下来,把头低下去,才能看清一点。这样时间长了,视力就变得越来越坏。视力越来越坏,他就不得不将腰弯得更低,直到像一张真正的弓,把头低得更下,就像快要沉入水面的钓杆。

久而久之,在同学们眼中,安生就成了个小瞎子。

瞎子的世界,与同学们的世界,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啊。下课了,同学们在操场上、走廊里,跑的跑,跳的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安生却只能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做昨天没有完成的作业,或者抄上一堂课没有抄完的笔记。也有时候,他一个人走到教室门口,朝操场的方向“望”过去,出会儿神,发会儿呆,好像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待上课的铃声一响,又摸索着回到座位上。最闹心的还是上厕所。厕所明明就在教学楼下、离操场不远的地方,换了其他人,一溜烟就跑去了。可他不行。他不是跑不起来,他是不能跑。一跑,可能就是“狗啃泥”。哪怕屎都涨到肛门边上了,他还是只有一步一步,稳扎稳打。有好几次,他都闻到裤裆里的臭气了,可连厕所门都还没摸到呢。

这些都还能忍。

这些都还是生活的不便。

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同学们与他的距离。是的,距离。他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与同学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同学们也不是不关心他,不是对他不好。可越是关心他,越是对他好,他就越觉出自己与同学们的不同。同学们每向他伸出一次手,就是向他强化一次认知,你看,只有小瞎子,才需要这样的帮助。慢慢的,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就是个小瞎子了。

他真正的痛苦,正源于此。

安生自己都记不清,那些年,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好歹,总算把初中熬出了头。父母又开始犯愁。儿子不读书了,总该找个事情做吧。可是,做什么呢?他能做什么呢?让他到广东来跟父亲一起去工地背水泥,还是跟他母亲一道

去工厂踩缝纫机?

父母心里其实也跟明镜似的,以他目前的视力,说这些都是瞎掰。

然后他们就想到了一个远房亲戚。这个远房亲戚也是命运多舛,六岁时吃药吃坏了眼睛,十六岁一个人偷跑出门,走南闯北,自力更生,二十六岁,居然从外面带回来个新媳妇——虽然这媳妇也是个盲人,但毕竟其乐融融成了家,从此告别了单身——到新县城开了家盲人按摩店。现在,这个远房亲戚都三十六岁了,不但有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儿,活泼可爱,乖巧伶俐,而且,看师娘子挺得高高的大肚皮,第二个孩子,也很快会降临到他们身边了。

这个远房亲戚,就是安生的师父。

但是这几天,安生突然又觉得,自己赶师父其实还差得很远。好不容易才找回的一点自信,仿佛被门口刮进来的一阵风,一下子就扑灭了。

首先,他发现,在按摩这个事上,并没有因为自己还有点微弱的视力就比师父更胜一筹。相反,因为眼睛还看得见一点,手底下就不如师父那么专注。师父是个完完全全的盲人,所以,他就只能将他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手上。这专注,会像电波一样,会传导,会从师父的手一直传到客人舒张的毛孔,传到一根根细微的神经上。客人们总是能从师父手下不停的挤压、揉按和捶打中,体验到更舒服的感觉。有时候,师父一个人忙不过来,会对在一旁等候的客人说:“他按得也不错,让他先按嘛。”安生当然知道,师父嘴里的“他”,就是指的安生,客人也肯定明白,师傅所说的“他”,就是旁边这个年轻盲人。但大多数时候,客人会委婉推脱,说:“不急,我再等会儿。”说这话的,多半是熟客。来的次数多了,知道只有在师傅手里才能找到想要的那种感觉。也有一些时间紧的,或者第一次来店里,还不明就里的,会顺从地往安生面前的那张按摩床躺下去。

安生也想好好给客人按摩。安生也想让客

人满意。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他下手不是太轻,就是太重。客人要么说:“用点力嘛,怎么像个女孩子哟!”要么又突然开口叫道:“哎哟哟!能不能轻点!骨头都快被你捏散架了!”客人越是叫,安生就越无所适从。几叫几不叫,客人就起了身,说:“算了算了,我还有事,下次再来吧。”也有不留情面的,边起身边咋呼:“这哪是按摩,简直就是要人命嘛!”

说得按摩店好似个黑店一样。

这时候,安生也会找理由自我安慰。比如他会这样想,师父嘛,毕竟是师父,手艺肯定要比徒弟更胜一筹。不然,怎么不叫我师父,叫师父“徒弟”呢?但他知道这样的想法,不过是自欺欺人。他不能令客人满意,固然有学徒阶段手艺不精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他那双眼睛。

他在努力运用他那双眼睛。他以为,尽管看得不清楚,但毕竟还看得见一点。看得见一点,总比什么都看不见要好呀。可是,他没有意识到,他越是努力想运用那双眼睛,手底下,就越是被忽略了。按下去的手,怎么可能不轻一下、重一下,好像完全没有把关似的呢?

当然,等安生完全想明白这个问题,已经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了。对当时的他来说,他是不服劲的。他甚至觉得,客人之所以不欢迎他,只有一个道理,因为他是徒弟。

在按摩这个事上,他与师父的距离虽不只十万八千里,但总还能找到顺理成章的理由。可接下来的这道坎,他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迈过去了。

师父家这几天忙成了一锅粥。

所谓家,也不是像普通人家那样的套房,厅室俱全,厨卫搭配,条件好点的,还可能外加一两个阳台。师父家不是。师父家其实就是在按摩店里,是典型的以店为家。具体来说,就是临街一间门市,卷帘门拉上去,安了两扇玻璃门。主要是为了美观,也有实用方面的考虑。因为到了夏天要开空调,卷帘门拉上去就是个敞口,关不住冷气。进门一米左右,竖起一道墙,

墙上开两扇窗,左下位置再开一道门,有点类似于屏风的造型。这堵墙也不是拍脑袋随便拍出来的。师父的考虑是,里面空间有限,如果客人稍微多来几个,大家都挤到屋里,按的在按摩,等的在等待,毕竟不方便,不如在进门处摆一把长椅,往新添的墙壁一靠,人就可以在外面坐着等。从左下的门进去,右手一溜儿并排铺开三张按摩床。白色的床单铺展得齐齐整整。旁边的小木柜里堆放着铺盖,也是白色的筒套,风格而言,既像简陋的客栈,又像个私人诊所。从按摩床整齐的摆放和洁净的地面可以看出,师父眼虽盲,却是讲究人。照理说,布置三张按摩床,有些多余。因为店里目前真正能上手的,只有师父一人。安生偶尔能派些用场,即便如此,也只需两张床。剩下的一张,倒既占地又碍眼了。碍眼主要是针对客人而言。对师父来说,反正看不见,碍眼不碍眼,都是一回事。但当初师父之所以有这样的安排,也不是没道理。因为他们租下这个门面,开张营业时,还只有师父师娘两个人。两个人一人用一张按摩床,剩下一张,就是留着带徒弟的。只不过,后来徒弟是带了,师娘却没能再用上剩下的那张按摩床。因为,他们的小女儿很快就出生了。师娘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带孩子上面去了。本以为孩子长到三岁,送去幼儿园,师娘再回到按摩床边,像师父一样重操旧业,不曾想,第二个孩子又把师娘的肚皮撑大了。

师父家这几天之所以忙成了一锅粥,是因为,师娘终于要生了。

大约十天前,师娘已经被送去过一次医院。师娘在医院里挨了一天一夜,明明疼痛难忍的肚子又渐渐恢复了平静。医生一看她这种情况,说还是来早了。也知道照顾她的人是临时请来的亲戚,不像自家人,在医院多呆一天少呆一天无所谓,所以又说,反正你们隔得近,不如先回去观察,等真正“发动了”再说。

从昨天开始,看样子,师娘是真正要“发动”了。倒不是嘴里不停地哼哼腔腔,哼哼腔腔的样子,上次也是。而是,师娘确凿有些坐立不

安了。一会儿往厕所跑,还没两分钟呢,又忍不住爬到二楼铺上去躺着。这个门市本来没有楼,是单层,但楼层很高,他们租过来,就多隔了一层楼。用木板挑起来,下面一层,临街一方是门市,另一方用作厨房和厕所,中间隔出一个小单间,安生就住在这里。楼上则专供师父一家起居。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话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

师娘在楼上才刚躺下,又觉得浑身不自在,独自扶着楼梯,摸索着下来,东走几步,西转一圈。总之是,就像只热锅上的蚂蚁,怎么落脚,都是一个烫字。师娘忍不住了,对师父说:“要不,我们还是去医院吧?”师父闷了一小会儿。现在店里没客人。师父说:“倒不是心疼钱。我一个人陪你去,也没法照顾啊。还是得请表姐过来……”师娘明白师父的心思。表姐虽说住在县城,但自己有个在读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每天都得去接送不说,还要在打工的店里请假,时间稍微一长,怕也不行。正犹豫着,师娘突然说:“不能等了,都流了!”

师父明白,这是破羊水了,再挨下去,搞不好真会出事。于是,赶紧掏出手机,第一步是拨的120。120上次来过,了解他们的情况。这次一听,又是这家人,就说:“不急,马上到。”其实从医院过来,不过才几百米的距离,换作普通人,哪里需要救护车,走路过去,也要不了几分钟。说不定人到了医院,车还没派出来呢。但师父想法不同。师父师娘都是盲人。盲人就是眼睛看不见。看不见,就意味着行动不方便,特别是在该快的时候,想快也快不起来。万一在路上再出点什么意外,那就麻烦了。

接着打表姐的电话。表姐说:“你们先去。孩子马上放学了,我接了就过去。”

救护车过来,师父只简单给安生交代了一句:“把店看好。”就一手抱着女儿,一手牵着师娘上了车。

说起来,安生到师父店里来,也差不多一年半了。这一年半,安生还从来没有过独自看

店的经历。平时师父师娘都在。即使要办事,也是一个人出去,一个人留守。就算上次师娘进医院,也是师父跟着过去,把小女儿留下。像今天这样,他们全家倾巢出动,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次,师父为什么会带上小女儿一起去。安生想,可能是因为上次他没有把师父的小女儿照顾好。他们回来的时候,小女儿还一个人趴在床上哇哇大叫呢。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从来没体会过做父亲的滋味,怎么可能懂得照顾一个才两岁多的小孩子呢?

上次去医院,他们已经知道,按规定只允许一个亲属陪护。但当时医院的人一看,孕妇是盲人,孕妇的丈夫是盲人,盲人肯定照顾不了盲人,所以只能表姐一个人跟着进去。但现实的情况是,人家要生孩子,连孩子的父亲都不能在身边,怎么说也有些不近情理。况且,就像两团微弱的火苗,正因为一团太弱,才需要两团抱在一起,将火苗变得大些,增强御风的能力。当然,师父也明白,最后他之所以可以和表姐一起陪师娘进医院,其实还是因为,这段时间疫情已经平缓下来,医院管理没有以前那么严格。若是在疫情最严重时,就算你把嘴皮都磨破,不让进,还是会不让进。

安生一个人呆在店里,突然觉得很孤单。这是一种他以前从未有过的孤单。从前,他其实也是孤单的。甚至你可以说,他从来都是孤单的。从小到大,因为眼睛的缘故,他总是与周围的人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周围的人与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到底是谁与谁保持着距离,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他与他们,是不一样的。因为不一样,所以他虽然一直在他们中间,却仿佛生活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时候的孤单,是与周围人不一样的孤单。

现在呢?现在,他就摆脱了与周围人不一样的孤单了吗?好像是,因为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同类人中间。他的师父,他的师娘,不都是

他的同类吗？他们都是盲人，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人。但这样说好像也不对，因为他与他们终究也是不一样的。他还看得见那么一点点。他还不算是个完完全全的盲人。他有时候想，他现在看师父师娘的眼光，是不是，就是当年那些同学看他的那种眼光呢？只不过，他从与同学们的不同之中得到的，只有自卑，是十几年来从未间断的、仿佛已植入骨髓埋入血液的深深的自卑。而他从与师父师娘的不同之中得到的，却是自信，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好像突然之间就从天而降的自信。

他以为，有了这自信。他就不再孤单了。

可是为什么，现在他却感受到了比以前那种孤单更加难以承受的孤单呢？是因为师父一家突然从身边离开了吗？但他又分明觉得，从师父他们离开店里去医院那一刻起，他这种孤单，就不会因为师父一家从医院回来而自愈。不但不会自愈，甚至，还会因为他们一家人的回归，令他陷入更深、更加令人绝望的境地。

这是一道分水岭。

他知道，他再也回不到过去。甚至是，再也回不到过去的那种孤单了。他突然一个激灵，难道，正是因为师父一家的幸福生活，才让他陷入如此深刻的孤单吗？这样说，好像他就是个见不得别人好的小人了。可在心底的最深处，他知道，他是希望师父一家好的。他不是小人。

他只是渴盼，自己能像师父一样好。因为他的眼睛不像师父那样全盲，所以从理论上讲，他应该比师父过得更好才对。生活的逻辑不就是这样吗？

可是，他既没有师父身边那么贤惠的师娘，也没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儿，更不必说即将在医院诞生的小生命了。是啊，他与师父是多么不同啊。师父仿佛拥有一切。而他，却一无所有。

安生一个人躺在按摩床上发呆。这是他少

有的比较随意的时刻。如果师父在，他的神经一直都绷得比较紧。他是不敢在师父面前这副样子的，否则会给师父留下他比较懒散的印象。一个懒散的学徒，还能指望他学什么呢？再说，自从来到这个按摩店，他就一直有一种虚妄的优越感。他总觉得，他会比师父强。既然比师父强，他又怎么可能在勤勉这一环输给师父呢？

他已经把师父当成了他应该、可以、必须，且必然会超越的目标了。现在，师父一走，就好像眼前的目标突然就消失了。没有目标的生活，不就是一只浮在空中的气球，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飘往哪个方向吗？

正这样胡思乱想着，却听到门口响起轻微的脚步声。

有人犹豫了一下，还是进来了。

安生以为是客人。赶紧翻身起来，招呼道：“是按摩吗？请进！”

来人并不作声，只静静地站在原地，没有动。

安生有些奇怪，又问了声：“请问，您是来按摩的吗？”他扭过头，想要用他有限的视力分辨一下。可惜，离得有点远，根本看不清。只隐约觉得，好像是个女的。

来人终于开口了，问：“你，是安生？”并不等回答，又仿佛自言自语道，“果然是个盲……”“人”字还没说出口，可能突然觉得当着安生的面这样说不礼貌，又将没说出来的那个字，硬吞了回去。

一听这声音，安生只觉脑袋轰的一声响，整个人呆立在那里，像个患了痴呆症的老头，半天都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也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有几秒，也许有几分钟，此时此刻，时间对于安生来讲，就是个毫无知觉的虚空的概念。

安生说：“怎么会是你？”声音很小，小到仿佛心跳的怦怦声都比说话声大。但女孩还是听得真切。女孩说：“怎么就不能是我？”安生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怎么会找到这里

来?”女孩说:“不是你给我的地址吗?难道你忘了?”

安生当然没有忘。他给女孩地址没有忘,他和女孩之间的一切,他都没有忘。

他和女孩的相遇,纯属偶然。他们就像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漫游的两条鱼,有一天,在同样无边无际的网络中撞上了。说起来,真有点瞎猫碰到死老鼠的意思。安生当然希望碰到女孩。他来到网络的大海中,漫游肯定不是他的目的。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他并不能肯定,碰到的就一定是“这个”女孩。女孩也一样。女孩在碰到安生之前,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竟然会跟一个盲人聊到一起。不但聊到了一起,还聊得那么开心,那么热火朝天。用云阳话说,就是“屙屎打得耙耙吃”。

安生到网上来寻觅,是受了师父的启发。师娘不就是师父从网上像钓鱼一样钓回家的吗?在这一点上,师父还真有他的过人之处。别看师父眼睛看不到,可玩起手机来,丝毫不比平常人逊色,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说吧,师父追师娘的时候,智能手机还不知在那个娘胎里怀着呢。那时候,大家用的手机都是按键的那种。师父因为眼盲,又生在农村,从小没有读过书,更不像城里孩子,可以学盲文。可他硬是花了整整两天,在网上下了资料,把拼音摆弄清楚了,跟人聊天,就用拼音打字。那些如绿豆般大小的按键,在他手里更是翻云吐雾一般,运用自如,神采飞扬。若戴上副墨镜,旁边不知底细的人,哪里看得出他是一个盲人呢?现在智能手机满大街都是,师父玩起手机来,更是如鱼得水。这不仅得益于一些专为盲人设计的有声软件帮助,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师父喜欢钻研。凡是对自己有用,他又不会的,他就会格外上心,非要把那件事弄懂为止。后来安生到了店里,师父教他按摩的时候,还常常跟他说:“玩手机跟按摩其实是一个道理,都讲熟能生巧。关键就是一个‘熟’字。”

安生玩手机自然没有师父那么曲折的经历,至少,刚开始没有师父那么费劲。但很快,

安生就发现了问题。师父能办到的事,他还真的未必能办到呢。首先,他不想撒谎。当然,这并不是说师父当年追师娘就撒了谎。师父也没撒谎,师父也是如实告知师娘,自己是个盲人。但师父命好,碰到的是师娘。师娘说:“没关系。我们刚好门当户对,我也是个瞎子。”盲人碰到盲人,最终成了天造地设的一对。这一段姻缘不说如何美满,至少在各自的心里,也算各得其所,知足常乐了。

安生把自己的网名取为“盲生”。别人好奇,问他为什么要取这么个名,他就如实告知:因为我是盲人,但我也想好好生活。对方一听,跟自己说话的是个盲人,立马就噤了声,从此销声匿迹。有那么几次,也有像师娘一样的盲女出现在安生的对话框里。但安生只把对方当普通朋友,根本没有要朝男女朋友方面去发展的想法。

这是安生的第二个问题,他不想像师父那样找个盲人做媳妇。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并不认同自己是个盲人。他只是弱视,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弱视。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盲人。他不是盲人,怎么可能去找个盲人做媳妇呢?

他不想找盲人,正常人又看不上他这个“盲人”。

安生就像夹在两个不同世界的门缝里,进,进不去,出,不出来。

直到有一天,一个头像十分漂亮的女孩来跟他聊天。安生说,我要先告诉你,我是盲人。女孩发了个微笑的表情,说醉酒的人,往往都跟别人说,自己没醉。安生说,不,我醉了就是醉了,是真醉了。女孩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别人聊天,都是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缺点,生怕露了馅儿,你倒好,一开口就揭自己的短。安生说,我是真短,不用揭都短。女孩发个大笑的表情过来,说你这种风格,我喜欢!安生问,是吗?我是什么风格?女孩说,真诚啊,不虚伪啊。现在在网络上,像你这种人,都快绝迹了。

安生并没有轻信女孩的话。但这并不影响他与女孩继续交往。她那么阳光,就好像从来没有进过阴影地带似的。这样的人,就算做普通朋友也不错。安生想,跟她聊天时间久了,说不定自己也会变得像她一样阳光呢。

但是有一天,女孩好像突然之间就变了。安生跟她打招呼,她不回。安生想,有可能不在线,不要冤枉了她。第一次不回,第二次不回,第三次还是不回,安生就有点沉不住气了。但很快,他又心平气和了,也正常,比起那些一听说他是个瞎子立马就跑得无影无踪的人来说,这个女孩已经够可以了。细细算下来,他们在微信上都交往了三个多月呢。三个月,能够坦诚相待,没有丝毫保留——至少安生是这样,已经非常难得了。

确实该知足了。安生叹一口气,打算再不跟女孩联系。不,是打算再不去搅扰女孩才对。正这样想着,女孩说话了。女孩说,安生,要不,我去找你吧。安生只当她是说笑话,说那好呀,你要来,我当然求之不得呢。我在云阳,你知道的,盲生按摩店,兴旺路上。安生说这话,自以为也带着玩笑的性质。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女孩会真的来找他。所以,他说的话算是半真半假。真的部分,他确实希望女孩过来,即便这样的机率就跟买彩票中五百万一样,假的那部分,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相信女孩也一眼就能识破,比如,“盲生”按摩店。这不过就是他的随口一说。他当然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像师父一样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按摩店,到时候就取名叫“盲生”。可至少现在,他不过是师父店里的学徒罢了,盲生按摩店,还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呢。

可是现在,女孩就真真实实地站在他面前。这是安生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的事。“我还是不明白,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安生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他虽然说了自己在云阳,也说了自己在按摩店。但自己给她的那个店名明明是假的,她怎么就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呢?

女孩不像在微信上那么活泼开朗了,听她说话,新添了一丝阴郁的气息。实际上,在她来这里之前的好一段时间,她这样的气息已经从手机屏幕里像汗珠一样渗出来了。安生虽然没有见到她,但他能感受到。

也许,她是碰到什么事了吧。

“我知道你说的盲生按摩店是假的。”女孩语调悠悠地说,“但你在按摩店,在云阳,这肯定是真的。我不相信你会撒谎。我到兴旺路,几乎没费什么功夫就找到了这里。”女孩向他走近了些,继续说道,“因为,这条路上,就只有这一家按摩店。”这时候,安生已经可以分辨出她身体的大致轮廓了,像微信头像上一样苗条,婷婷玉立,简直就跟仙女下凡似的。安生有些喘不过气来。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她这么漂亮的女孩,怎么可能因为我这个瞎子就不顾一切地追过来呢?

就算女孩是天底下最善良、最不懂人间险恶的女孩,他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安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是招呼她坐下来,还是大家都那么傻傻地站着。其实,坐和站,对于他们来说,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他们都还在按摩店里。他真正担心的,是师父他们若回来,女孩,该去哪里呢?

女孩像早就看穿了他的心思似的,说:“你不用担心我。来之前,我就想好了。我来找你,只要你一句话,其它的,都不用管我。我会照顾好自己。”

安生的心好像马上就要爆裂开来一样。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想要努力使胸腔中那匹活蹦乱跳、东奔西突的野马平息下来。女孩说,只要他一句话。虽然他并不知道女孩想他一句什么样的话,但他有一种隐隐的感觉,这句话,对于她,或者他来说,都不会那么轻松,那么简单。

安生已经做好了准备,哪怕那句话是块从天而降的巨石,他也必须勇敢地接受。

安生说:“你想说什么话?你说吧。”

女孩突然上前一步,紧紧地抓住他那双宽

大的手,激动,不,是颤抖,不仅是声音颤抖,是全身颤抖地说:“我,要你答应我,一定要娶我!”

因为是生第二胎,相对于生头胎来说,要顺利得多。师娘只在医院呆了四天,就回来了。这一去一来不过才几天,师父师娘的心里却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喜,一会儿忧。喜的是,孩子生下来一看,是个儿子。虽然现在这个社会,都讲男女平等,在很多人心里,生男生女都是一个样,但师父因为第一个孩子是女孩,虽然嘴上没明说,心里肯定还是希望新生的这个是男孩。现在终于如愿以偿,的确是喜事一桩。忧的是,孩子刚生下来,医生就发现他左眼不正常,具体来说,就是眯缝着睁不开。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用云阳话来说,就是个“边眼儿”。医生说,为了慎重起见,孩子最好留在医院监护室再观察一段时间。医生又说,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有些新生儿是这样,短则几天,多则半个月,眼就睁开了。真正出问题的,还是少数。医生是想安慰他们,但他们想的又不同。他们想的是,毕竟现在眼还闭着,而且医生也没有说,孩子绝对没问题,怎么说都是件忧心的事。特别是,孩子的父母都是盲人。盲人的心理就更加敏感,生怕孩子又像自己一样。果真那样,不是造孽吗?不是一生下来,就害了孩子一辈子吗?但再一想,又着实没有道理,因为盲,不是遗传病。如此,又稍稍安心了点。

来找安生的女孩叫燕玲。这几天,燕玲也没有闲着,先是去新世纪百货谋了份收银员的工作,然后又四处寻找出租的单间。用她的话说,本来就不是富裕家庭出身,天天住宾馆,还是“着不住”。“着不住”是从安生嘴里学的,云阳话,意思就是受不了。总之,看她那架式,是正儿八经准备在云阳长住下来。有点不管安生怎么想,都要跟他死磕到底的味道了。

安生能怎么想呢?安生想的是,以燕玲的条件,根本不可能看得上自己。她之所以对他死缠烂打,就算倒贴也不在乎,一定是碰到了

什么她一个人难以解决的问题。当然,你要他说出她碰到的到底是什么问题,他也没法说得出来。特别是中间有几次,燕玲催着他去领结婚证,更让安生感到不安。她千里迢迢赶到云阳这个小县城,千方百计要嫁给一个眼睛都看不见的人,图的,到底是什么呢?最极端的时候,安生甚至想,这个外表漂亮的女孩,会不会是个骗子呢?可是,就算她是骗子,他安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按摩店学徒,要钱没钱,要势没势,她又能骗他什么呢?

半个月后,师父接到医院电话,说孩子眼睛好了,可以去接回家了。师娘本来准备一个人去,师父却兴奋得不能自己,非要跟师娘一起去。又觉得孩子没事,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既然是喜事,一家人都不应该缺席。于是,又将小女儿往怀里一揽,一家三口,欢天喜地往医院去了。

按摩店的生意一般都在晚上,白天大家都在上班,有闲暇出来按摩的人并不多。安生一个人呆在店里,有点无所事事。燕玲自从在新世纪找到事做,上班时间也不能过来。正准备掏出手机,继续听“喜马拉雅”上面那本没有听完的小说,门外面却突兀地闯进人来。走在前面的这个,脚步声太熟悉了,是燕玲。安生有点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她今天没有上班,却没头没脑地跑到这里来。后面那个跟得很紧,气喘吁吁的,仿佛是一路小跑跟过来的。

一进门,燕玲就大声说道:“我说了我有男人了。你不信,你问他!”

后面的人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愣了半天,突然冷笑一声,说:“你跑了上千公里,跑到这小县城来,难不成,就为了跟个瞎子在一起?一个,瞎子,就是你张口闭口的男人?”

燕玲冷冷地道:“瞎子,也比你张口闭口的那个老头子强!”

男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更有些疲惫和苍老。安生判断,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吧。男人不打算就此罢休,说:“老头子怎么了?老头

子有钱啊。你跟了他，手里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再说，你哥哥还等着他打钱过来，才能进医院动手术呢——几十万啦，你不嫁给他，我们去哪里找那几十万？”

沉默了好一阵。燕玲终于又开口了。声音比刚才还要冷，仿佛整个人刚刚才从冰窟窿里钻出来似的，浑身都是冰水，连说话声都快结了冰。燕玲说：“我哥生病了，是可怜。可是，不能为了给他治病，就牺牲我的幸福！我是人，不是可以用来换钱的东西！”

男人听她这样说，知道光磨嘴皮子没用，也下了狠心，恨恨地说：“不管怎么说，今天，你走，得跟我走，不走，也得跟我走！”听动静，好像就要过来动手抢人。

在他们前面这一段唇来齿往的交锋中，安生就像个隐形人似的。他没有作声。他们似乎也没打算让他作声。在燕玲口中，他只是个证明。一个她以为可以用来摆脱一段不幸婚姻的证明。在男人——安生已经猜测出，这个男人应该是燕玲的父亲——眼里，他只是个瞎子。一个瞎子，有什么用，能掀起什么大风大浪呢？说白了，他真要抢人走，他又有什么能力来阻止呢？

但是，就在男人即将展开野蛮行动的当口，只听安生一声断喝：“你敢！”男人显然没有预料到眼前这个瞎子会有如此威猛的一面。但他很快镇定下来。男人说：“我为什么不敢？她是我的女儿！我找了她几个月才找到这里，你以为，我真的会空手而归？”安生呼呼地喘着粗气，说：“我相信她是你女儿，但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她是我媳妇！”男人不甘示弱，说：“媳妇？有什么证明？就凭你一张嘴，说是你媳妇就是你媳妇？别以为我老糊涂了，就算死，我也不相信她会嫁给一个瞎子！一个，没钱的瞎子！”

安生说：“你要证明？好！我证明给你看！”说完，就进了隔壁他那个平日居起的单间。

安生出来时，手里捏着两个红色的本本。他把本本往男人面前挥了挥，说：“你看好了，这是结婚证！是我和燕玲的——结婚证！”男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把抢过其中一

本，像安生玩手机时那样，脸都贴到上面的文字了。男人像一根融化的冰棍，瘫在那里，动弹不得。末了，才无比忿恨，又无比不甘地丢下一句话：“这事没完！你们等着！”然后，就踉踉跄跄地离开了。

安生知道这时候的燕玲肯定还惊魂未定，也肯定疑惑不解。

安生说，自始至终，他都不相信燕玲会看上他。她越是要急着嫁给他，他就越觉得这件事很蹊跷。

安生说，如果他头脑一热，真的答应娶她，那么，她真的会嫁给他吗？

安生说，正是有了这样的怀疑，正是发现她对结婚这件事表现得过于反常，他才有了一种感觉，结婚对于她来说，肯定特别重要。为什么？猜，他也差不多猜出了大半。所以他得有所准备。万一，只是万一，她真的就需要呢？他从她的朋友圈截了她的单人照，又将自己的单人照合在一起，进行了PS。然后，从墙上的“牛皮癣”上随便抄了个电话。那边就把一切都办好了。收费还蛮便宜，两百块。一个证一百，两个证两百。准备的，还是男女双方各一本。

安生说，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还是单身，你还是自由的。你还，没结婚。

燕玲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痛哭不已。

安生说，别哭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你走吧。走得远远的，免得他哪天缓过神，又找回来。

燕玲走的时候，说：“安生，你不但瞎，还傻。是真的傻！如果当时你同意，我真的会嫁给你的！”

安生就像个真正的傻子那样，站在那里嘿嘿地笑。但他不能一直这样傻笑下去。他知道，医院隔得那么近，也许再过那么一小会儿，师父就领着他的小儿子回来了。

师父的儿子，眼睛没坏，是健康的。

责任编辑 召唤

# 白雪红梅

陈利平

一

雪好大。

雪一直在下，似乎没有住的意思。

这是大巴山的雪。一片片的雪花落进雪里，尽是白。连哆嗦的风，也是白的。有那么一忽儿，林小溪的脑子嗖地一下，白了——其实是走神，被窗外动荡不安的雪花，代入了一片白里。白，就把他化作了雪花，一片六角形的白雪花。

他一下冲进漫天飞舞的雪花中，纷乱的雪花将他团团围住，不，是轻轻地搂住。他头一回觉着，雪花，有手，一双温暖的手——好多手朝他一齐伸来，外婆的手，妹妹的手，还有，还有妈妈的手……妈妈一指一指地摩挲着他的额头、眼睛、鼻子、耳朵，然后，吻他的额头……

“啪！”讲台上，教鞭一声脆响！

“林小溪，你在干嘛？”手执教鞭的老师朝他一步步走来。

“雪……妈妈……”林小溪仍沉浸在他的臆想中。

“哈哈……”教室里突然笑声四起，带着一丝丝毫不掩饰的戏谑。

老师用手背探了探林小溪的额头，“不发

烧嘛，你咋啦？”眉头一蹙，又大步流星向讲台走去。

林小溪昨晚失眠了。不但昨晚，前天晚上，也是。

昨晚，林小溪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在梦里，他的妹妹林小婉，掉进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中，她惊恐万分地喊着，哥，快来救我，哥，快来救我！林小溪飞快跑去，可漩涡越转越快，林小婉瞬间被吸了进去。林小溪痛苦地跪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哭喊着……

梦醒后，林小溪发现身上汗津津的，想起梦中的情景，后怕一阵阵地袭来。

林小溪干脆坐起来。透过玻璃向窗外望去，远处微弱的路灯发出幽幽的光，像极了一只只萤火虫。突然，他伸出了右手，向空中抓去。可手心里什么都没有，他只抓住了一片虚无。

一整天，林小溪都是昏昏欲睡。当然，他不能在课堂上睡觉，只得硬撑着。他是学习委员，还得监督其他同学呢，自己可不能先违了规矩。他不停地用左手掐自己的大腿，以便让自己勉强保持着清醒。可一天过了，人更乏了。糟糕的是，前天晚上的噩梦，昨晚又上演了一次。妹妹的求救声一直在他耳边萦绕，且愈演愈烈，挥之不去。

外婆、妹妹，你们还好吗？林小溪觉得

自己都焦虑得快抑郁了。他再也不能强作镇定了。他决定去请假。这两天，班上好多同学出现了发高烧、咳嗽等症状，并且，陆陆续续有十来个请假回家了。所以，当林小溪垂头丧气、用手紧紧地捂着嘴假装不停咳嗽的时候，班主任丝毫没有怀疑。并且，在给了他出校门用的纸条之后，还补了一句，路上要一直带着口罩，千万要保护好自己。林小溪感动得哆嗦了一下，也就是这一哆嗦，更加快了林小溪回家的步伐。

林小溪走出校门后，伸了一个幅度极大的懒腰。

他微闭双眼，深深地吸一口气，再用力把双手甩出去，仿佛甩出去的，不是手，而是连日来郁结在体内的疲乏与困顿。

他回头看了一眼校门，缓缓地长舒一口气，情不自禁地冒了一句：终于逃离这个牢笼了。

随后，他自己也感到异常吃惊，这两个字——牢笼，怎么就轻易地，从我口中溜了出来呢？

对了，这还是林小溪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用这两个字来形容他们的学校呢。其实，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只有一个，受了他同桌的影响。

那是一堂英语课，英语老师正激情澎湃地讲解“so...that”（如此……以至于）的用法，并举了一个例子，叫大家翻译成英语：我们的学校是如此出名，以至于很多学生都来我们学校读书。那天下着雨，教室外面的天空灰扑扑的，像被打马赛克。林小溪的同桌叫花小卉，她正扑闪着那双大大的眼睛，盯着窗外发呆。突然，窗台上飞来两只灰扑扑的麻雀，肆无忌惮地抖落着身上的雨水，完全一副把教室里的人当成空气的样子。看着窗台上的不速之客，花小卉多想变成一只小鸟啊。可她的思绪倏地被英语老师打断了。英语老师是一个极其温柔的人，她并没有生气，只是叫花小卉起来回答刚才的

问题。林小溪立即碰了一下花小卉，用惯用的眼神示意她。花小卉懒洋洋地站起来，双手搭在课桌上，半梦半醒之间嘟囔了一句：真是个牢笼。说完，用左手使劲儿挠了挠后脑勺，仿佛那里有很多只蚂蚁在搬弄是非。全班哄然大笑，而笑声不但没有让花小卉产生惭愧感，她还瞪着两只大眼睛，充满无辜地直直盯着黑板。从那以后，“真是个牢笼”便逐渐演变成了班上好多人的口头禅。

站台上没有一辆公交车，空旷而苍茫。其实，所谓的站台，就是在一棵树干上挂了一个牌子，以此来提醒而已。

学校的前面是一条河。河的两边，荒草萋萋，泛着枯黄。风一阵阵刮来，刺骨的冷。林小溪把校服的领子竖起来，还是冷。

## 二

上了车，林小溪才发现，车上除了司机，就他一个乘客。

过了五个站台后，才慢慢地有人上来，全都戴着口罩。又过了一个站后，一位老人上来了，其实也不算老，六十来岁的样子。他一来就大着嗓门吼，你们这路车怎么搞的嘛？我都等了半天了，这背时的才冷啰。那语气是恶狠狠的，仿佛全世界的人都欠了他什么一样。

这司机也不是吃素的，当即怼了一句，你说我们怎么搞的？按照时间表准时搞的噻。

老人刷了卡，刷卡机响起了清脆的声音：爱心卡。

爱心卡？林小溪向老人望去，四肢健全，再加上刚才的大嗓门，没啥不对劲儿的地方啊。这一看，才发现老人没戴口罩。

司机显然也看到了，马上说，老人家，把口罩戴起。

戴啥口罩哦，这三年我就没有戴过一次口罩，不是一样好好的。

司机很不满，说你自己看看，全车人都

戴了，就你一个人不戴？

老人仍然很倔，有啥子戴的嘛，我戴不惯那玩意。

这时，一位乘客说话了，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大概有三岁多。她说，好笑人哟，全部都戴了，就你一个人不戴，你要特殊些吗？这是起码常识，你晓不晓得？我娃儿这么小，我都给他戴上了。

老人双眼带着强烈的不满狠狠地朝女人扫了过来，仿佛扫过来的是一排排猛烈的子弹，你莫跟我凶，你莫得啥子不得了的。

我哪里……女人停了下来。公交车也停了下来，是急刹车。

司机打开了车门，说，你戴不戴，不戴就下车。早就规定了要戴口罩，还要我紧到说。

全车人的目光都向老人射去。老人见状，只好慢吞吞地从裤兜里掏出口罩，一边戴一边抱怨，戴就戴嘛，莫说那么多嘛！

司机不再说啥，关了车门，猛踩油门，车子又向前驶去。

“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铛，响叮铛响叮铛，响叮铛响叮铛……”一阵轻快活跃的音乐响起，林小溪浑身一个激灵。

林小溪清楚地记得，这首歌的名字是《踏雪寻梅》。小时候，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林小溪都要嚷着母亲给他唱歌。于是，母亲就手舞足蹈地唱起来，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母亲的嗓音很甜很美，如山涧淙淙、琴声激荡，林小溪陶醉在母亲的歌声中，睡得可香甜呢。

又一个急刹车，林小溪从回忆中苏醒过来，他的心口隐隐作痛。

司机这次紧急刹车的原因，是一辆逆行的摩托车突然撞了上来，幸好没有引发交通事故。司机愤怒骂了一句，你想找死吗？摩托车司机自知理亏，赶紧上车，灰溜溜地走了。

车子里一片安静，只有那个抱着小孩儿的妇女在通话，哎呀，我们这里就是不好买了，对，我几乎跑遍了全城的药店，一盒感冒药都没有，抢光了。对，还有那个布洛芬，帮我买两盒……

抢光了？什么玩意？林小溪似懂非懂。

百无聊赖，林小溪扭头向车窗外望去。这一望可不得了——真的下雪了！

一片片雪花像一只只蝴蝶在天空中翻飞着、追逐着，也像千万个小精灵在跳跃着。雪花窸窸窣窣地，细细一听，就像妈妈的轻声呢喃。

林小溪心头一片柔软。他觉得，此刻妈妈就在身边，正在轻抚他的小脑瓜。

可是，接着林小溪心中又泛起了一阵酸涩。如果外婆在身边，一定又要追着雪花，“红梅红梅”地喊着吧。

红梅，就是母亲，母亲，就是红梅，一个若红梅般柔韧美丽的女子。

下车的时候，林小溪看见抱着孩子的那位妇女也下了车。为了证实心中的疑惑，林小溪主动上前打招呼，阿姨你好，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现在城里买不到了。不过，这不需要你操心吧，小朋友，这是大人的事。那位妇女客气地说。

林小溪道了谢后，心里一阵发慌。他翻看了一下微信钱包，零钱只有123元了。他把手机紧紧贴在心口上，严实地捂着，生怕它一不小心就不翼而飞了。

林小溪决定碰碰运气。直到他跑遍城里的大街小巷，才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运气太差了。他一家一家地找，一家一家地问，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可没有一个人施舍他。

林小溪在纷乱的雪花中奔跑着——雪花跑，他也跟着跑。雪花拥抱着他，他也拥抱着雪花。

林小溪立在雪花中，默默地、静静地望

着疯了似的雪花们，直到一朵雪花在他的瞳孔里越来越大，最终幻化成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影子。

### 三

林小溪是晚上七点多回到家的。确切地说，是外婆的家。

而老家居然没有下雪。

此时，林小婉正和Happy一起分吃一包饼干。

Happy，吃饼干啦，接住哦。说完，林小婉便扔出一块饼干。

Happy赶紧跳起来，一张嘴，在空中熟练地接住那块饼干。

听到林小溪的声音，林小婉和Happy一起飞快地跑出来。

林小婉的声音因兴奋而微微有些颤抖，哥，真的是你，太好了。说完，张开双臂向林小溪飞来，像一只轻盈而乖巧的燕子。

Happy也兴奋得无法言表，伸出双手，热情地拥抱林小溪，还伸出舌头，在他的身上一阵儿猛舔。

对了，Happy是一条土生土长的狗。比林小婉大一岁的狗。

Happy出生的时候，林小溪还在镇上的小学读五年级。那时，Happy不叫Happy，叫小狗，那是外婆说的，大的叫大狗，小的就叫小狗。可小狗才三个月的时候，大狗不知出去吃了谁家调制的专门打狗的迷药，便驾鹤西去了。林小溪抱着才三个月大的小狗，伤伤心心地哭了，你没有妈妈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林小溪还特意给小狗取了一个名字：Happy。他希望Happy能够开开心心地度过每一天。

林小溪在他的床上，给Happy腾出了一半的地方。他和Happy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捉迷藏，一起去小河边抓鱼，一起去屋后的树林赏梅花。林小溪和Happy俨然成了形影

不离的朋友，不，是兄弟。

林小溪一手牵着林小婉，一手拉着Happy，走进屋子。

林小溪问，小婉，外婆呢？

她说她要去地里忙。

这么晚了，那她还回来不回来？

她说她干完活儿就回来，我饿了就吃方便面。

饭桌上散乱地摆着几盒方便面，还有一些饼干和面包。林小溪蹙了蹙眉头。

林小溪赶紧去做晚饭，为了节省时间，他给每人煮了一碗面条，还特意给林小婉和Happy每人煎了一个鸡蛋。是的，Happy也是一个人，至少在林小溪和林小婉的眼里。

林小婉囫囵吞枣地吃起来，一口呛住了，不停地咳嗽。林小溪赶紧倒了一碗水，端过来喂给林小婉，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说慢点吃，不急。说完，林小溪满心满眼地涌起一阵酸楚。

麻利地洗了碗，林小溪拿起手机给外婆打电话。电话倒是通了，可没有接。林小溪又开始打，这次接了。外婆气喘吁吁地说，哪个，我在忙，你有啥事？

外婆，是我，小溪。

小溪啊，是不是没生活费了？

不是。外婆，我回家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马上，我马上就回来。

外婆今年七十多岁，岁月的风霜，早就染白了她的满头青丝，常年的劳作，已经压弯了她的背。打林小溪记事起，外婆整天都在田间地头忙碌。外婆似乎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她种了很多菜，吃不完的就拿到集市上去卖。有时候，林小溪放学回来，还会帮着外婆数钱呢。这时，外婆就会乐呵呵地夸奖，瞧瞧，咱家小溪有出息了。外婆一笑，那满脸的皱纹，也跟着一齐笑。

后来，妹妹林小婉出生那天，天空飞雪满天。母亲难产而死，就像一朵雪花，消逝

人间……外婆就更难，也更忙了。照顾林小婉、冲奶粉、换尿布、洗尿布，当然，还有栽秧、打谷、种玉米……这些琐碎的事情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一件一件的，全是外婆做。背地里，人们都说，三嫂子命太苦了，也不知道，她上辈子究竟造的什么孽！可当着外婆的面，他们是不会这么说的，他们都纷纷竖起大拇指，三嫂子，你太能干了，给你点赞！外婆只是回以苦笑。

为了减轻外婆的负担，林小溪主动包揽了做饭的活。刚开始那会儿，不是忘了倒米，就是忘了插电电饭煲的插头。有一次，忘了倒水，直到电饭煲里传来一股烧糊的味道。那一次，电饭煲坏了，林小溪哭了。可外婆并没有说他，还心疼地摸了摸他的头，说，小溪，辛苦你了。说完，吸了吸鼻子，两串眼泪便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砸在地上，没有一丝回响。

有了林小溪帮着做饭，外婆便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田地里。

外婆在田间忙，林小婉和Happy就并肩坐在田埂上，看着外婆忙。

林小婉看到翩翩起舞的燕子，便会惊喜地叫外婆看；看到田间热烈开放的野花，也会惊喜地叫外婆看。可是，每次外婆只是抬起头来，“嗯”一声作为回答，又继续埋头劳作。后来，林小婉便指给Happy看，Happy兴奋得手舞足蹈。有时，Happy会顺着林小婉手指的方向，用嘴采下一朵朵漂亮的野花，递到林小婉的面前。这时，林小婉便亲昵地抱着Happy的头，连声说谢谢。Happy也用双手抱着林小婉，眼神里溢着满满的幸福。

#### 四

外婆是踩着一地月光回来的。

这是冬日里少有的一个月夜。月亮松松散散地挂在地坝边那棵香樟树上。墨绿色的叶子，漫上一层清冷的光晕。远处的群山，

起起伏伏，若隐若现，像极了雾里看花。

月色中，外婆那把扛在肩上的锄头，闪闪发光，像镀了一层金子。她背筐里的萝卜青菜和上面的月光，青翠欲滴。

林小溪怔怔地看着外婆，她头上的那些白发此起彼伏，脸上的皱纹紧密环绕，林小溪莫名地感到一阵阵难过。

外婆看着这个个头比她还高一大截的外孙，莫名地产生了一种幸福感。

林小溪赶紧接过外婆的锄头，说，外婆，以后早点回来吧。

好。又长高了，有出息。外婆呵呵地笑着。

快去吃饭吧。林小溪刚才打完电话，就给外婆煮了面条，碗的底部，静静地卧着两个煎蛋。

外婆用肥皂洗了手，来到桌边。她用筷子在面里一搅动，便发现了煎蛋。

怎么还煎了两个呢？我吃不完。你们吃蛋了吗？

吃了。林小溪和林小婉异口同声。

外婆，你快点吃吧，我们都吃了，Happy也吃了煎蛋。林小婉赶紧说。

外婆的手一抖，也就是一抖，不再说啥，然后，夹着面条“哧溜哧溜”地往嘴巴里吸。

林小婉看着外婆的吃相，咯咯地笑了。笑着笑着，她就嘟起了小嘴，外婆，以后早点回来嘛。

对，别太累了，早点回来休息。林小溪说。

外婆喝完最后一口汤，打了一个饱嗝，精气神又恢复了。没事，看着你们一天天长高，再苦再累，我也值了。我对得起你们的妈妈了。

林小溪的心头一滞，看了一眼林小婉，赶紧转移话题，外婆，你出去的时候戴口罩了吗？

戴了戴了，刚刚回来时我取下来扔在外

面了。

还有，明天你就别上街卖菜了，这段时间又严重了。我们班好多人都感染上了。

对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感染了？

没有，我是担心你们，请假回来的。

你们班有好多人都感染了？

十几个。

都回家了？

是啊，必须回家隔离。你在街上就没有听到什么风声？

对了，今天好像听人在说，街上有几个感染了，还去了医院。当时我不是忙嘛，没在意。

明天真不能去了。它就像谣言，一传十，十传百，速度快得惊人。并且恐怖得如洪水猛兽。

好。早点睡吧。

这时，林小婉说，外婆，我要跟哥哥睡。

不行，睡你自己的房间。外婆马上发话。

小婉，哥哥先给你讲个故事吧。林小溪说。林小婉一阵雀跃。

林小溪坐在林小婉的床边，讲起了故事。讲了两个故事后，林小婉眨巴着一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说哥哥，你们刚才说的啥呢。什么感染？

哦，是这样的，现在啊，人间出现了一种妖怪，人们都非常害怕它。

那它会吃人吗？

会的，不过，它不会乱吃人的。

那它的嘴巴是不是很大，有狮子老虎那么大吗？

有。

哥哥，我好怕。

别怕，有哥哥呢，哥哥会保护你的。

林小溪又轻轻唱起了歌：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铛，响叮铛响叮铛，响叮铛响叮铛……

这是母亲最爱唱的歌。小时候，林小溪特别爱闹腾。饿了，就扯开嗓子，发出一连

串惊天动地的哭啼声，哭声很响，也很亮。听见哭声的人都说，这娃儿长大了有出息，光听这嗓门就知道。晚上要睡的时候，林小溪也会哭，而且是不停地哭。直到母亲把熟悉的故事、歌曲走上两遍，林小溪才心满意足地睡去。后来，这习惯母亲就停不下来。直到怀上了妹妹。

可现在，再也听不到母亲唱歌了。

林小婉睡着了。林小溪已是满脸的泪水。他爱怜地看了一会儿林小婉，便茫然地盯着窗外发呆。窗外恍恍惚惚，恰如一片深邃的海。微弱的月光，透过窗户射进来，微波粼粼。这间小屋，就像是一艘满载星光的帆船。

这时，林小溪的耳边响起了妈妈的歌声：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船上有颗桂花树，白兔在游玩，桨儿桨儿看不见，船上也没帆，飘呀飘呀，飘向云天外……

真的，歌声正从遥远的天边轻盈地飘来，它穿过冬日孤寂的冷夜，穿过时光嶙峋的皱褶，在屋子里久久回荡。

## 五

林小溪是被村上的高音喇叭吵醒的。

那是村主任略微嘶哑的声音：请大家一定要听从安排，不串门、不添乱、待在家里就是做贡献……

林小溪起床后，先去了妹妹的房间。见她正在熟睡中，又轻手轻脚地出了屋子。

外婆正在厨房里，早饭已经做好，是南瓜粥，还蒸了馒头。见到林小溪，外婆说，妹妹还在睡吧，小孩子瞌睡多，还是让她睡到自然醒。林小溪轻轻地“嗯”了一声表示赞同。

饭后，林小溪开始看书。

外婆洗了碗，又洗了一些排骨，她准备做腊排骨炖萝卜。她每年都要喂两头猪，卖

一头，家里吃一头。

外婆从菜园里拔了几颗白萝卜回来。进了屋，问埋在书海中的林小溪，小婉还没醒吗？

没呢。林小溪的话音刚落，林小婉的哭声就响了起来，哥哥在哪里，我要哥哥。

林小溪箭一样冲进去。

林小婉蓬乱着头发，像一只病猫一样，蜷缩在床上，见了林小溪也懒得动。

林小溪的手摸了一下妹妹的额头，哇，怎么这么烫？赶紧拿了体温计，一测，居然摄氏40.3！

外婆也慌了，嘴里不停地絮叨，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昨天还好好的。

怎么办，外婆，家里有没有退烧药？林小溪的声音都变了。

应该没有。好久没买药了。

那去医院啊！

幸亏外婆家离镇上不远，就几分钟的路程。

一路上，没有一个人，到了街上，也是冷冷清清的。就连平时生意最好的饭店，也关了门。好多门市也关门了。不知道，他们是想关住什么呢？能够关住吗？门里面的人，都在干什么呢？林小溪来不及去想这些问题，况且，这些问题与他本身就没有什么关系。

祖孙三人很快到了镇中心医院。医院里倒是人挺多的，像是热闹拥挤的集市。不过，少了卖东西的吆喝声，以及讨价还价的争论声。

医生说，林小婉是积食引起的发烧，林小溪和外婆均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看了核酸检查结果，三人都是阴性，他们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林小婉住了两天院就退烧了，便吵着要回家，说医院里不舒服。征求了医生的同意后，祖孙三人便回家了。

雪花们不知道是何时开始展示她们妙曼

的舞姿的。她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从浩瀚的空中迤迤然而来。世界一下子安静了，只有雪花“簌簌”地弹奏着一曲天籁之音，在天地间打着旋儿。

看着空中飞舞的雪花，林小婉连忙说，外婆，放我下来，我自己走。

外婆放下了林小婉，林小婉却站着没有动。她怔怔地望着汹涌纷乱的雪花，脸上的神情不断变换着。先是惊喜，再是疑惑，继而迷茫。最后，她伸出两只粉嘟嘟的小手，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嘴里默默地念叨着。突然，林小婉一路跑了起来，嘴里不停地喊着，不，应该是惊呼着，红梅，红梅……

林小溪一愣，他看了一眼外婆，外婆的眼眶湿漉漉的。

林小溪向妹妹追去，小婉，慢点，等等我们。

## 六

清早起来，地上全白了。到处是一片银装素裹的妖娆。

Happy在雪地里不停地撒欢，他伸出双手去接雪，又抬头伸长脖子去接。后来，猛地扑向雪地，匍匐着爬起来。最后，干脆把嘴戳进雪里，一口口地撕咬着。雪地上，到处都是Happy杂乱纷繁的脚印，像一朵朵怒放的梅花，煞是好看。

林小婉双手支着下巴，目不转睛地盯着Happy。继而，她抬起头，说哥哥，我们去堆雪人吧，好吗？

不行！外婆马上说。

林小婉叹了一口气，失望又失落。

林小溪想了想，说可是可以，但雪人我们来堆，你当指挥官。

好嘞。林小婉欢快地蹦起来。

外婆还要阻止，林小溪送给外婆一个放心的眼神。随即，拿了一件棉袄，给林小婉穿上。又给她戴上帽子、围上围巾，裹得像

个粽子似的。

在林小婉的指挥下，林小溪和外婆开始堆雪人。Happy这时不再调皮了，安静地站在林小婉的身旁，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林小溪和外婆，那眼神，专注而虔诚。

很快，雪人就被堆好了。它有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眼神温柔而慈爱，高高的鼻子，小小的嘴巴，苗条的身材。

林小婉喃喃地说，像，真像。突然，她取下自己的围巾，递给林小溪，说，哥哥，把围巾给她戴上吧。

外婆赶紧拒绝，把围巾抢过来，重新围在林小婉的脖子上。

林小溪也向林小婉投来不解的眼神，片刻之后，他似乎明白了。

林小婉委屈巴巴地说，妈妈喜欢戴红色的围巾，每次我梦到妈妈，她都是戴的红围巾。

林小溪的心一阵刺痛，像被千万只马蜂蛰了一样。等一等，他哽咽着说。然后进屋拿了一条围巾，换下了林小婉脖子上的围巾。

林小溪把红色的围巾递给林小婉，说，小婉，你给她戴上吧。

林小婉踮起脚，把围巾系在雪人的脖子上。然后说，这样就好了，跟妈妈一模一样了。

外婆的眼泪哗地一下就流出来了，她赶紧转身，我去做饭了，你们也快回来。

林小溪的双眼红红的，他使劲儿地憋着，不让那咸咸的液体从眼眶中流出来。

林小婉理了理雪人的围巾，问，哥哥，她漂亮吗？

林小溪吸了吸鼻子，说，漂亮，她是全世界最漂亮的！

要不，哥哥背你去屋后的林子，看看梅花开了没有？思索了一下，林小溪便转移了

话题。但是，只能待一会儿哦。

好，好！林小婉欢快地拍手，并伸出小手拉钩。

林小溪背着林小婉走在梅树林里。此时，梅树上也覆盖了一层雪。大地上的一切，都包裹在耀眼的白里，空旷而纯粹。

哥哥，雪遮住梅树了。林小婉说。

汪……汪……Happy也连声应和。

林小婉抬头看了看天空，弱弱地问，哥哥，妈妈会和雪一起下来吗？

什么？林小溪才舒展的心又是一紧。他的手一哆嗦，林小婉差点从背上滑落下来。

外婆说，妈妈在天上哩。林小婉望着天上，雪花也是从天上下来的，妈妈会和雪花一起下来吗？

林小溪一时哑然无语。他该怎么给妹妹解释呢？

嗯嗯，林小溪清了清嗓子，小婉，妈妈会和雪花一起下来的。不过，要等你长大了。

那我要快快长大。林小婉天真地说。然后又一阵惊呼，哥，你看——梅花，梅花，梅花开了。

顺着林小婉手指的方向，一截被雪覆盖的枝头上，一朵硕大嫣红的梅花，刺穿皑皑白雪和重压，正笑吟吟地傲立枝头，一朵，两朵，五朵……那些花，犹如一只只红色的蝴蝶，振翅欲飞；又像一团团霍霍燃烧的火焰，让人怦然心动。凑近了，丝丝缕缕的暗香，扑面而来，多像妈妈身上的体香呀！

啊，红梅……妈妈……妈妈……红梅……林小溪喃喃自语。雪，又下了起来，铺天盖地地。

林小婉倚着林小溪，冲着漫天大雪，不，是茫茫白雪中的一点红——梅花，欢快地呼喊起来，妈妈……红梅……妈妈……

责任编辑 召唤

## 梦醒

鲍邦协

狗剩和春妮是一对夫妻。

单从名字上看,说他们是俩口子,可能有人不大信。狗剩,一个土得掉渣的名字,太下里巴人了;春妮呢,一听就让人想起电影《南京路上好八连》里,被那个进城后的陈喜嫌土气的漂亮姑娘,还阳春白雪哩。这样两个一“土”一“洋”的人,怎么可能走到一起呢?可世界就是这么奇怪,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就越是有可能。他们不仅走到了一起,而且走到一起后,步调还出奇地一致。

多年前,老王家的二小子狗剩考上了北京的名牌大学。

让乡亲们更为惊讶的是,几年前,狗剩在京城一所985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北京。这个“留”不是国家分配,而是自主择业,他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经自己打拼,如今已做到了公司中层。春妮是上海姑娘,和狗剩是同校不同届,比狗剩小好几岁,在一家公司从事美术设计。春妮的人和她的名字一样,浑身上下洋溢着江南水乡女子的青春柔美,浑身上下高高低低,山是山水是水,虽比不上电影明星,却也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美人坯子。她毕业后,追随狗剩当起了“北漂”。至于他俩怎么走到一起的,到现在都还是一个谜呢。

为这桩婚事,春妮平时没有少挨在大学工作的父母的埋怨。好在,两人通过这些年在北漂打拼,买了房,购了车,小日子过得很是滋润。在别人看来,他们也有美中不足,就是两人没有孩子。实际上不是身体原因,是他们不想要。生活中他们不缺美也不缺自信,狗剩有时不无得意地说,西装一穿,领带一打,皮鞋锃亮,往大街上一站,谁知道我是乡里伢,又有谁知道我

身份证上竟然是一个贱贱的名字——王狗剩。每到这个时候,春妮总是依偎到他怀里,伸出纤细玉指,轻轻刮一下他鼻子说,你就得意吧!

他俩证明,夫妻是否般配是否幸福,跟名字无干,与农村还是城市更没有半毛钱关系。

小两口恩爱,两边老人自然高兴。

春妮的母亲刚开始对女儿找了个乡下来的对象有十二分的不满意,甚至向同事介绍到女婿的名字时都有点不好意思。后来看到一表人才的女婿勤快、勤奋和孝顺,就时时笑得合不拢嘴了。真所谓是岳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狗剩的父母呢,有出息的儿子娶了个大城市如花似玉的媳妇,恨不得做梦都笑醒呢!

这些年,四个老人都等着抱孙子(外孙子),可多年过去了,每年的春节或假日,回到双方父母家的总是他们二人出双入对,后面没有老人们盼望的小尾巴。春妮的母亲有几次悄悄问过,她总是报以羞赧而诡谲的一笑。那边呢,狗剩被母亲问烦了,来一句,不还有哥哥吗?他们有时想,生孩子这事儿,跟大龄男女被催婚不一样,后者在回家时租个朋友都可以应付父母,可孩子不能造假啊!

一晃,多年过去了,两人初心不改,但仍然是恩爱有加。

到底,他们小家庭的丁克计划在同学朋友中间还是传开了。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他们的真实想法还是随着南来北往的老乡熟人传到了四位老人的耳朵里。

从此后,双方父母就多了常到北京“看看”和唠叨的理由。

小俩口的“丁克”梦自有他们的道理。现如

今,养大个孩子成本太高,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这个培训班那个课外班,花费的人民币擦起来恐怕有半人高,可收到的回报却不是啃老,就是躺平。养孩子不是养宠物,只图好玩。再说,物价一天天涨,一般家庭还真是承受不了。现在早就过了金童玉女的时代,夫妻不要孩子虽算不上前卫,但在年轻人中间早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了。与其为生孩子养孩子操碎心,不如过好自己。这几年,小两口冬天海南,夏天漠河,草原骑马,海滨冲浪,想有多自在就有多自在。

狗剩和春妮的那点小心思,在双方父母看来,可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人结婚后哪有不要孩子的,你不生他也不生,那问题就严重了。再说,没有孩子的人生叫什么人生。别人身体有毛病的还找医院做试管呢,可他们倒好,自动放弃生孩子的权利!用春妮当教授的爸爸的话说,没有孩子的家庭是遗憾的家庭,是不完整的家庭。

爸爸的衷告他们听不进去,仍然我行我素,说谁想生谁生去。有要好的朋友问狗剩,你同春妮结婚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要孩子?还有的说,远基因和优秀基因结合,生出来的孩子肯定聪明漂亮。你就不想要一个?狗剩幽默地说,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老子就不生,看他狗日的们找谁演变去。

这天是个周末,两人约好了下班后早回家。真是碰巧,两人在电梯前相遇,一起上楼。电梯停稳,两人手牵手出电梯门,径直走到自家门口,望着1520门牌,狗剩先伸出食指,密码门锁没有反应。春妮手指轻轻一靠,门锁卡嚓一声。狗剩见状,自嘲地说,还认生了。春妮嫣然一笑,捧起狗剩的手,心疼地说,这几天是不是家务活干多了,指纹粗糙了。

狗剩弯腰,将拖鞋顺到春妮脚下,说今天小米将地拖得好干净。小米是他们家的扫地机。春妮说,精神作用,今晚吃饺子,我来煮。狗

剩接一句,那我就捣蒜调味。

吃完饭,狗剩主动洗了碗,两人坐在沙发上看新闻联播。二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狗剩说,下午老妈又来了电话。

春妮问,家里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狗剩说,老三篇。

春妮清楚“老三篇”的意思,就不再说些什么。别人家催婚,咱们家催生。

狗剩说,全国的房价又上涨了。北上广领涨,北京二环内过了10万。我们那个小县城每平都达七八千了。

春妮说,我们这地儿都涨到了快6万了。要是晚几年,我们真是买不起了。狗剩说,要不我说你英明呢!

狗剩说的是心里话,他们刚在北京开始几年租房住。结婚后,春妮觉得老是租房不是长久之计,坚持要买个自己的房子。可二人的工资只能糊嘴。是春妮做通了自己父母的工作,让二老拿出积攒的养老钱替他们付了首付,这几年他们夫妻俩省吃俭用,房贷也还得差不多了,还计划着要还父母的首付款。要是现在,打死也不敢提买房的事,光首付就可以让他们望而却步。当时买房时,狗剩很犹豫,不为别的,人穷志短嘛。家在小城镇的父母的那点养老金只能裹个嘴,哪有成打的钱给他们买房子,他们买房时,狗剩爸妈只是愧疚地口头上表示了支持。但直到如今,春妮连一句怨言都没有。

狗剩说,我们的房子现在都值几百万了。

春妮说,就是这房子价值上亿,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是刚需。

说话的功夫,新闻联播结束了。两人分别奔向自己的电脑。狗剩很快沉浸在程序代码中,春妮则和动漫游戏打成了一片。

十点刚过,两人的生物钟不约而同地提醒他们要休息了。

春妮穿着睡衣从洗浴间出来,身上的热气带一袭清香,一脸妩媚。狗剩迫不及待地说,等着我啊。狗剩三下五除二洗完出来,春妮说,看

你猴急的。边说边在食品柜中取出一瓶红酒打开,往两个高脚杯里各倒了半杯,一手拿一杯优雅地晃了晃,又对着灯光看了看,递给狗剩一杯,狗剩那杯随着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下了肚,春妮说,跟你普及了多少回,喝红酒要让它杯中醒醒,进口后在舌尖多转几个来回。狗剩说,转不转都一样,只要能软化血管就行。谢谢老婆。

上床后,春妮对狗剩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狗剩说,什么好消息?你是不是有了?说完还伸手摸了摸春妮的肚子。

春妮将他的手推一边说,开什么玩笑。不是我有了,是我们小区对面别墅里的周董事长有了。保安说他前几天生了个么儿子,昨天到我们小区还发了红鸡蛋的。

这个老周,狗剩熟悉,这几年靠倒卖土地发了财,又傍上了一个大官。年愈古稀,大腹便便,一脸横肉,头发不多,就是钱多。多年前同乡下原配离婚后,这些年就没有闲着。去年经人介绍,跟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结了婚。人们调侃他是“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春妮说,你看老周好行啊,70大几了,还能生儿子!

狗剩心想,有钱就任性,他再生十个八个都养得起。他装作不置可否的样子,一脸坏笑地对春妮说。先不说老周行不行,我跟你讲个笑话,事先说好,不许笑。

春妮说,你讲嘛。

狗剩慢悠悠地说,从前有个人进山打猎,突遇一只猛虎向他扑来,他还没来得及出枪,那老虎随着一声枪响就倒地了。

你猜是什么原因?狗剩问。

是旁边人开的枪呗。春妮脱口而出。

正确。加十分。不亏是高智商的人。狗剩话没落音,春妮马上反应过来了,说,你真坏。一头拱进了狗剩怀里,幽默又令人回味的答案让两人咯咯地笑了好一阵子。

这一宿,两人比哪天都睡得香甜。狗剩做了一个梦,上班的路上,一个大胖小子,扯着他的衣襟,在后面喊他“爸爸,爸爸”,他回头刚想答应,醒了。他感到很遗憾,抽出给春妮当枕头的胳膊,不由自主地笑了。

真是母子心连心啊!远在千里之外的狗剩妈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这个梦让她兴奋得很,当太阳还没露脸,她就催促大儿子狗食在网上跟她买了一张高铁票,火急忙慌地北上。——远在北京那个大胖孙子正向她招手呢。

狗剩和春妮上班去了。狗剩妈一人在家里,环顾四周,没啥需要自己做的。他们的衣服昨天洗衣机就洗好了,厨房、客厅、几个卧室,都被小米扫干净了,买菜做饭吧,也没有必要。昨天为欢迎她的到来,三人在外进餐打包回来的剩菜剩饭,足够她的午餐了。她在凉台上看了一会楼下的车水马龙,双眼盯着马路上一对老夫妇一手牵着一个孩子的手,消失在通往幼儿园的拐角处。这一幕牵动了她的思绪,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又想起了心事。昨天刚到,两个孩子“妈妈”“妈妈”地叫,问长问短,她在忙不迭的应答声中,眼光悄悄落在媳妇的肚子上,看到春妮那赛笔管的杨柳细腰,她失望极了。

唉!这声“唉”,牵出的是陈年旧事。

那时自己年轻,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刚出台。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开始是提倡,后来成了国策,墙上到处刷的是“要想富,少生孩子多栽树”“只生一个好”的标语。让她不明白的是,不是说世间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的吗?可那年代,生孩子的事却偏偏管得那么严。

当年她家是半边户,狗剩的爸在县城一个工厂上班,她在家里侍弄那几亩地。那时,狗剩的姐已经4岁了,按狗剩爷爷的想法,还想生一胎,最好是个儿子,好传宗接代。可她看到村上想生二胎的,不是被刮宫引产,就是计生小分

队到家里上房揭瓦，扒粮牵猪，搞得鸡飞狗跳的，每次老公回家和她办那事时都是小心翼翼，担心怀上，生二胎和老公的铁饭碗相比，还是后者重要。

后来，是一场意外才有了狗剩哥俩。工厂照顾单身职工，她被安排到老公的厂子干临时工，将女儿放在家里由爷爷奶奶带。一次，女儿拿着镰刀随大孩子们割草，一不小心摔在地上，眼角被镰刀划伤了一条口子，流了好多血，送到村里卫生室简单包扎了一下，也没有打消炎针，谁知后来发炎了。两个老人怕儿子和媳妇埋怨怪罪，就没有告诉她们。后来严重了，才送到县城医院治疗。由于耽误了最佳治疗期，女儿的眼睛成了半盲。工厂同情他们，为她们夫妻申请了二胎生育指标。结果二胎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这就有了哥哥狗食和弟弟狗剩。

自己的来路狗剩知道。有时他自嘲，我是爸爸妈妈钻计划生育政策的空子的产物。意思是一胎指标生出双胞胎不算超生。实际上，哥俩是姐姐用半只眼睛换来的。

因为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又有了女儿的教训，哥俩出生后，她们夫妻俩干脆将姐仨接到了自己身边。普通工人家庭突然增加了三张嘴，生活拮据可想而知。尽管如此，狗剩的父母亲成天还是乐呵呵的。在他们看来，有人就有了世界。

至今，厂里人都还记得狗剩妈常眉飞色舞地对别人讲的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一个穷一个富。穷人家有好几个儿子，富人家的呢钱财多无子女。一次，富朋友请穷朋友到家里吃饭，炫耀地告诉穷朋友，今天我请你吃饭，特地在八仙桌下用四块金砖垫桌腿，够隆重吧。后来穷朋友回请富朋友，就安排四个儿子分别从四个方向抬起方桌，直到一顿饭吃完。穷朋友说，今天我请你，特地让四个儿子当金砖，也算还了你的人情。后来，那个地方发洪水，穷朋友的四个儿子协助父亲保住了不多的财产，富朋友的财产却被洪水冲毁殆尽。

这故事虽然是对穷人的精神慰藉，但诠释

的是伟人的理论，说明有人比有财富强。

她把这个故事不止一次地讲给狗剩和春妮听过。每次讲完后，看不出二人的反映，那些话如同夏天泼在青石板上的水，干得快，而且不留下痕迹。但她意思再明确不过了。猴子不上树，多打几遍锣。潜移默化，循循善诱，说不定起点作用呢。始终让她不明白的是，如今条件好了，国家政策也放开了，为什么年轻人就是不愿意生孩子。

此时，在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一间病房里，一对老夫妻正在纠结之中。春妮的妈妈在洗澡时摔伤，导致双小腿骨折，住进医院十多天了。望着打着石膏，挂着吊瓶的老伴，春妮爸爸是一筹莫展。因为陪床，正在写的论文也只好搁置下来，凉台上开得正艳的郁金香、海棠花、茉莉等也无人打理了。平时靠老伴准备的一日三餐，也只好自己亲自动手了。每天协助护士为病人翻几次身子，家里医院两头跑，半个月下来，人都瘦了一大圈。看看旁边的病友，陪床送饭有人管，儿子媳妇女儿女婿轮换看护，这些天，老人羡慕嫉妒得眼睛都发红了。回想自己，当年响应国家计划生育号召，就生下了春妮这个女儿。这些年女儿虽不在身边，老两口年纪不大不小的，有点小灾小病时，相互照顾也还过得去。这次老伴受伤后好像遇到了一个大坎。他们私下议论过，是不是叫春妮狗剩回来照顾几天，又担心影响女儿女婿的工作，毕竟在北京混碗饭吃也不容易。正说着，枕头边的电话响了。是女儿的。

“妈，爸，你们还好吧？”

“好，好，”母亲敷衍道。

“我怎么听您像病了！您跟我视频一下。”

母亲知道瞒不过去了，只好如实相告。

“那我马上请假回来”，春妮挂断了电话。

春妮马上将妈妈住院的消息告诉了狗剩，俩人意见出奇地统一，二话不说，请假，买票，目标上海。走之前，二人心急火燎地回家拿上了几件换洗衣服，跟狗剩妈丢下一句“您在这

里呆段时间,跟我们看好家”后就走了。

没想到的是,这次狗剩和春妮的上海之行,对于双方父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推开病房门,一声“妈妈”四目相对,泪眼婆娑。旁边的爸爸说“回来了”,皱纹围绕的双眼也罩上了湿雾。

不用说,狗剩和春妮回来就上岗。每天买菜、做饭送饭、洗衣拖地,忙得双脚不沾地。父亲顿时轻松起来,写论文又纳入了议事日程。狗剩和春妮虽然惦记工作,但家里一时离不开他们,二人只好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公司请假。时间一长,公司那边不高兴了,最终,春妮被辞退了。

辞退就辞退,春妮认为照顾母亲是大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自打春妮两口子回来,爸妈家里干净了,凉台上的花开得艳了,病房里笑声多了。人逢喜事精神爽。母亲身体恢复得很快。不长时间就出院了。

母亲的身体在慢慢复原,但心思还病着,一有机会就会悄悄地问春妮,你们啥时要个孩子?春妮低头不语,作沉思状,没有了往日的抵触和坚持。一天,父亲一改往日的斯文,对春妮说,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呢。

意味深长的话,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春妮和狗剩的心里,溅起的浪花久久没有平静。

第二天,狗剩和春妮上街打算跟两位老人买点日常用品,过马路时遇到一队红领巾,整齐的童声合唱引得他们驻足: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孩子们那一张张鲜花般的笑脸如春风拂过,想到父亲昨天的话,两人内心顿起一阵涟漪。

北京那头,狗剩妈一天几个电话,两亲家天南海北唠得亲热,但从来不忘一个话题——孙子(外孙子)。

从上海回来,狗剩和春妮多了个心思,这心思直奔同一个主题——孩子。

这点狗剩的妈暂时还不知道。

儿子媳妇回来,她视同得胜归朝的将军。准备了一桌子的好菜,鱼糕、卷切、红烧小龙虾、豆瓣鲫鱼……全是家乡特色菜,还有特地为春妮做的清淡口味的清蒸鲈鱼、白斩鸡等。当然,这不是为了得到儿子和媳妇的夸奖。

狗剩妈在一旁看两个年轻人吃得香甜,比吃到自己嘴里还开心,多次问春妮合不合口味。春妮嘴巴忙着,不断询问湖北那边亲人们还好不好,引得婆婆好感动,不由得打开了话匣子,对儿子媳妇又像对自己说,我生狗剩哥俩的时候,商品粮还吃香,我和他爸将他们姐仨接到城里,加上我,全家5口人就有四个农村户口,每月靠他爸那不到30斤的指标根本不够吃。星期天,我们骑自行车带上蛇皮袋子到城郊,挨家挨户地找农民收稻谷买玉米,再找机器加工。那时,别人家里是电视机、高低柜,养鱼缸,而我们家则是从农村老家带来的坛坛罐罐,装满了带壳的粮食。你们现在这好的条件,还怕养活不了个孩子。我跟你们说,人一辈子不要怕操心,人就是操心的动物。目前我身体还行,你们有了孩子,我还可以跟你们带几年。

狗剩打断妈妈的话,您的意思我们懂了。停顿了一会,特地加重语气说,我们有安排的。

听到这句话,狗剩妈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放心地扫了儿子媳妇一眼,春妮的脸上现出特别柔和顺从的表情。

晚上,春妮特地将《我的九寨》设定为来电铃声:梦里的云彩哦翻过了千山,轻轻地落在轮回的家园。暖暖的阳光像花儿一样盛开,我的梦在你的山下醒来……平时喜欢听,今天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

这晚,狗剩和春妮特别放松,默契地做完了夫妻该做的那事,两人的激情绞成一股绳,并赋予了其全新的意义。

狗剩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学军训实弹射击,他打了个十环。

责任编辑 召唤

## 芭茅是个宝

杨 力

王升亮想回老家种草,消息一出,公司炸了锅,公司几个高层直接问话,请董事长王升亮做出解释。

王升亮没法解释,想回老家种草是事实,想以公司名义投资也不假。但反复思考后,王升亮决定先自己出资,不拿公司资金冒险。

王升亮老家是很偏僻的山区,那儿最有名的就是芭茅草。当年为了离开长满芭茅的山沟沟,王升亮没有少吃苦头。在外奋斗30年,好不容易打拼下了今天的成就,而且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并不需要急于转型,可他却在此刻要腾出精力回老家种草,这是不是有点疯了。

王升亮却决意已定。准备动身回老家之前,恰好一家合作公司老总来这边拜访,顺便商谈一下下一步合作事宜。欢迎宴上,合作方得知王升亮准备去山沟沟种草,也是差点惊掉下巴。

王升亮还是回到了老家。下了高速,往老家的方向是一条山路。一个岔路口,一辆小车正等着他,小车前站着一人,正是王升亮的发小郑小海,现在是当地文旅局的局长。

王升亮从车上下来:“嗬嗬,什么风把王局长吹来了?”

郑小海做了一个拥抱的动作:“再不回来看看,老家的芭茅草快没了,野兔野鸡也绝迹了。”

郑小海往山腰上一指,云雾遮住的地方,就是他们曾经的老家“老牛坡”。小时候不知道,他们生活的老牛坡,是一处海拔上千米,面积近三千亩的莽莽山坡地。这儿草木茂盛,但主要的植物就是一种——芭茅草。老牛坡缺水,乔木难以生长,这倒便宜了芭茅草,它们不

择地方,平坝河谷,山野坡地,只要有土壤就能生长,而且生命力强劲,四处开疆拓土,葳蕤茂盛,气势撩人。

作为土生土长的老牛坡人,王升亮和郑小海对老牛坡情感复杂。老牛坡山高地荒,漫山遍野的芭茅草,是山野百姓手中一种爱不得又离不得的生计之物。从祖辈开始,这儿的先民就学会就地取材,除了可作为喂牛喂羊的青饲料,还可用芭茅秆和芭茅叶编织蜻蜓、小鸟、野鸡等小动物,也编织筐篮、扫帚等生活用品。到了两人父母这一辈,这些编织品除了自用,也挑到市场上换钱,换成油盐、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不过芭茅草确实又太轻贱了,它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漫山遍野随手可得,且大多编织物既不精美也不耐用,市场上卖不起价,去一次最近的镇子要走20里山路,往返一次就是一天。这样的境况,让他们从小就畏惧“赶场”,既不忍心父母辛苦,也吃不消一路的折腾。

每年入冬,可能是孩子们最开心的季节,此时的平坝寒风凛冽,草木凋零,宛若一个缺少生机的世界。但老牛坡不同,此时的老牛坡才仿佛苏醒,在一丛丛碧绿青翠的芭茅草顶端,漫山的芭茅花穗渐次盛开,从秋天的点点粉红,渐渐演化成冬天的满目银白,山风吹过,层层银浪翻滚,此时的老牛坡,野鸡在花穗尖欢腾挪移,野兔在草根处惬意追逐,它们共同构成了孩子们眼中一幅幅绚烂多姿的画卷。

隆冬时节,大地银妆素裹,闲不住的大人开始围着火炉用采割好的芭茅草做编织,而孩子们则伺机在雪地上找乐子。那时的王升亮,最喜欢和郑小海搭档玩耍,一人手中自制一根

芭茅草红樱枪,无师自通地演习“地道战”,一丛丛掩映在雪地里的芭茅草被他们的小身板硬生生拽出一条条道痕。

在芭茅草中穿梭,代表着山民与芭茅草的亲近,但少不更事的孩子,却不知道任何亲近也要保持距离。芭茅草叶片具有攻击性,它的锯齿状叶片锋利如镰,稍不注意也会伤人。王升亮为此没少挨屁股,有一次他穿着父母用汗水钱换来的新衣裳去钻芭茅草,弄得全身“挂彩”,伤了小身板不说,还挨了一顿狠揍。但好了伤疤忘了痛,孩子们依然年复一年去钻芭茅草。

每年春天,山民们会放火烧山,把四处乱窜的芭茅草一把火烧尽。烧山后的荒地改种土豆红薯,但缺水的山地换不来好收成,反倒留下一处处黑糊糊的疤痕。没有了芭茅草的掩护,野兔无踪野鸡消遁,孩子们的玩性大减。

烧山的习惯延续了几十年,直到现在,老牛坡的芭茅草长了被烧,烧了又长,很多地方被烧断根,再也不长,不长芭茅草的老牛坡看上去更加荒凉。前些日郑小海给王升亮打电话,说他几年不回老家一次,老家的祖屋破败不堪,再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王升亮就问:“有什么办法,留住老牛坡呢?”

郑小海说:“种草,把不再生长的芭茅草种回去。”

王升亮把这句话听进去了。这次回来,就是来论证种草是否可行。但他不知道,郑小海是如何知道他行踪的,竟然半道上把他截住了。

此时郑小海却成竹在胸,他说:“我带路,跟我上山。”

上山的路蜿蜒曲折崎岖不平,似乎这么多年变化不大。更奇怪的是,老牛坡顶上摆放着几辆少见的山地越野战车。不待王升亮反应,郑小海拉上他,直接坐进了其中一辆。越野战车在芭茅丛中穿行,凹凸起伏的山道把越野战车抛起又落下,惊险刺激的感觉让王升亮大呼小叫,仿佛一下回到了童年。

那一天,意犹未尽从山地越野战车上下

来,王升亮问发小:“今天这一幕,是你特意安排的吧?”

郑小海并不隐瞒:“不错,我希望有一天,满山遍野种满芭茅草,可以建中国最美的山地越野车赛道,举办最有影响力的山地越野车赛事!”

王升亮惊奇地瞪大了眼睛:“你都替我安排好了?”

郑小海点点头说:“是的,利用这儿的天然地形,建国内最好的山地越野车赛道,让老牛坡这个穷沟沟变成香饽饽,这是数代老牛坡人的愿望。但要实现这一切,得先让大山种满芭茅草,恢复被烧毁的植被,得有人敢为老牛坡投资!”

王升亮反问:“你就没考虑过我可能不干?”

郑小海点点头:“考虑过。投资是有风险的,先前我们请来的投资商,最后都打了退堂鼓,所以决定权在你那儿!”

这一天,王升亮看了破败的老屋,看了烧断芭茅草根后许多如癞子一样的坡地,心里很不是滋味。傍晚下山回到县城,郑小海设便餐为王升亮接风。酒酣耳热时,郑小海涕泗横流,为了让老牛坡变个样,他这个文旅局长想了很多法子,做了很多尝试,可最终一事无成。

睡觉前,王升亮和省城的妻子通电话。妻子问:“到老牛坡投资,有没有收不回成本的一点顾虑?”

王升亮说:“不瞒你,没有一点顾虑是假的。”

妻子沉吟一会后,开导说:“当年你在穷得叮当响的老牛坡上,是否会想到能娶到平坝里的媳妇,最后你讨到了;后来你离开老牛坡去外面闯荡,是否会想到能闯出一片天地,最后你成功了。老牛坡再穷,也是你的窝,你不能眼看着那儿一直穷下去,你应该有娶媳妇干事业的自信心和雄心壮志!”

王升亮听了,心头波澜起伏。当年他20出头时,发小郑小海已去了山外面读书,他的妹

妹也嫁到了山下。执意守在老牛坡上的王升亮,继承了从父母那儿学来的手艺,会编织,会拿捏(看病),偶尔也会看着远方做梦。

王升亮守着穷山坡,找媳妇一直是件伤脑筋的事,谁也不想嫁到山上来。父母特别操心,就托王升亮的妹妹留心。恰好妹妹家的公公生了一样病,那就是尿结石,痛得死去活来,找郎中抓了几副药不见效。连忙托人给哥哥带话,问自学成医的哥哥有没有办法。

王升亮抱着试试的心理去了山下,身上只带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一大挑芭茅草。王升亮用芭茅的叶和茎煎水,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中,让妹妹的公公大碗服下,顺利地帮老人排出了结石,所有的疼痛须臾解除。

王升亮的手艺解了老人的疾,也悄悄打动了一个人,那就是妹妹家的大姑子。这大姑子生得俊秀,却一直东挑西拣,结果把自己拣剩下了,加之身体底子弱,动辙就流鼻血,在家里也没少让父母操心。她见到了王升亮的手艺,也见到了王升亮的俊朗,自然春心萌动,这一幕被妹妹看在眼里,稍加撮合,事情就成了。

让妹妹的大姑子变成自己的媳妇,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王升亮第一次带准媳妇去老牛坡,弱不禁风的准媳妇差点没走断气,而且爱流鼻血的毛病也来帮倒忙。王升亮身体结实,信手从路边采来芭茅草,用石头捣烂塞进鼻孔止血,然后把准媳妇背在肩上。十里大山,高耸入云,背上的人看着都累,背的人却步履轻捷。浑身的爱,让王升亮有使不完的劲。

回到坡上的王升亮,用舍不得吃的鸡,和山珍一样的沙参一起煨汤,用来给准媳妇调补身子。准媳妇一边吃鸡一边喝汤一边和王升亮设计未来,一直守着穷山肯定不是办法,也不是准媳妇想要的生活。芭茅花穗再美,也要解决温饱,山外的世界早已变了,应该出去闯闯。王升亮望着满山遍野的芭茅草,沉重地点了点头。

王升亮用了30年时间在外出闯荡,从一个小广告公司做起,一步步壮大到后来成立集团公

司。这期间,他跌倒过,也失意过,但所有一切磨难,都挺了过来,而自始至终支持他的,就是无怨无悔的妻子。

王升亮在省城落了根,公司越做越大,心中却一直有件事放不下,那就是家乡的老牛坡。在心里,老牛坡才是王升亮真正的根,那儿不仅有野鸡野兔,有望不到头的芭茅花穗,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养育了世世代代老牛坡人的老牛坡,不应该一直守旧贫困,它早应该在时代的洪流中旧貌换新颜。

改变老家面貌,是王升亮早有的决心,现在又有妻子支持,王升亮顿时像打了鸡血。第二天一早,王升亮就急急地约了郑小海。郑小海喜出望外,这才向王升亮交底:“其实你这次回来考察,就是嫂子私下告诉我的。为了改变家乡,嫂子也在变着法子支持咱们!”

王升亮说:“其实我猜到了,但我很高兴,几十年时间,你这个家乡的父母官初心不变,从家乡走出去的我们又怎可袖手旁观?为了老牛坡,我们都要努力。”

刚说到这,两人同时各接到一个电话。接完电话,两人神情都特别开心。郑小海忍不住抢先说:“刚才一家有名的越野赛车俱乐部打来电话,说他们对这儿的地形地貌非常满意,决定一起开发打造老牛坡,今后也将组织各种级别的山地越野车赛事。”

王升亮也高兴地说:“刚才公司来电话,公司高层觉得改变家乡面貌,走共同富裕之路,不是某一个人的义务,而是全社会每一份子的担当,所以希望以公司名义来加大对老牛坡的投资。另外,那家来商谈下一步合作的公司知情后,也主动要求加入进来,帮助老牛坡依托芭茅草发展种养业和编织业。”

远方,一轮朝阳破云而出,笼罩在远方云雾中的老牛坡露出了神秘的山尖尖,而王升亮和郑小海都露出了微笑。他们相信,农旅融合乡村振兴,老牛坡的明天一定会非常美好。曾经一钱不值的芭茅草,全身都是宝。

责任编辑 召唤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攀枝花文学》开设的“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作品选”专栏，旨在用文学的力量助力攀枝花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的新征程上，位于安宁河畔的米易县以其魅力四射的阳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沐浴，感受春天般的暖意。时值隆冬，本期特发表我省著名作家黎正明的散文《“负暄之乐”话米易》。本文以作者的亲历亲见书写了冬日在米易享受阳光盛宴的“暖”与“醉”，并由衷地发出了“蜀中负暄当何处？阳光之城乃米易”的感慨。

## “负暄之乐”话米易

黎正明

成都多数时候是令人喜爱的，除了冬天。冬天的成都，老是阴着脸，一副愁容，让人爱不起来。难得的休息时间，我想从愁容之下逃离，能去哪儿呢？三亚太远，昆明已经去过多次，很快我想到了朋友极力推荐过的有“阳光之城”美名的米易。曾好几次打算前往，却因事耽搁未能成行。看来，和“阳光之城”相约也是需要缘分的。

告别成都，一路南下，翻山越岭，终于到达米易。从车上下下来，我便感觉到一阵暖热，放眼周围的建筑和街道，好像都披上了一层阳光绒毯。本想打车去预定的酒店，

却想着此行不就是来晒太阳的么，便沿着安宁河边慢慢走着。虽至下午，西斜的太阳仍散发着光芒，洒在安宁河上。河面的阳光像是美人踮着脚起舞，我看得入了神。这般美景许久未见，干脆在河边长凳上坐下来，看阳光跳舞。坐的位置也恰好晒得到太阳，不远处有几棵香樟树，光线透过树叶洒在地面，形成斑驳的光影。阳光打在身上，竟晒得我微微发热，便取了围巾，松开了外套。

这个清闲的下午，我在米易的安宁河边静静地享受着阳光盛宴。想起了白居易的诗

《负冬日》，他写着“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此刻我也享用着冬日暖阳，只是阳光“照此米易城，负暄安宁河”。“和气生肌肤”的感觉倒是和他一致，阳光晒得身上暖融融的，不似来时那般紧绷僵硬。曾经在众多诗人笔下读过的“负暄之乐”就在此时实现了，不禁感慨一番。举目望去，安宁河缓缓地流着，县城显得静谧祥和，好一座阳光之城。

到酒店休息，或许是因为下午晒了冬阳的缘故，晚上睡得极好。第二天一早，我被阳光唤醒。收拾过后出门，邂逅朝阳，我期待新的收获。相比下午的阳光，早上的阳光更柔和温顺，像一首朦胧的诗，又像一支甜蜜的歌。沉醉在朝阳中，思绪纷飞。我想起“负暄之献”里的那个农夫，他真是坦诚得可爱，把这冬阳暖照之法分享给皇帝。我愿意和这个农夫作伴，共享“负暄之乐”。

心事被暖阳一点点融化，整个人变得轻盈起来。原来，冬日暖阳就是一味最好的药，可医焦虑，可治沉郁。东晋隐逸名士陶渊明也把晒太阳作为快乐幸福之事，他为自己创作了一篇《自祭文》，认为人要常有欢乐，必须乐天委分，顺应自然。《自祭文》中写道：“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被阳光治愈的岂止是陶渊明呢？唐代大诗人杜甫也喜欢晒太阳，历经安史之乱之痛即将进入暮年的他，登上高阁，曝日取暖，写下《西阁曝日》：“凛冽倦玄冬，负暄嗜飞阁。羲和

流德泽，颞頞愧倚薄……欹倾烦注眼，容易收病脚。”

被誉为“颞頞故里·阳光之城”的米易是被上天眷顾的，这浩浩荡荡倾洒而下的阳光是最好的礼物，米易不愧为“负暄胜地”。之后几天，在当地朋友地带领下去了太阳谷，更加感受到了阳光的魅力。躺在太阳谷的露台，我重新读懂了阳光的语言。春天的阳光生机勃勃，夏天的阳光炽热富有攻击力，秋天的阳光柔和悠长，而冬天的阳光温润且极具治愈力。在太阳谷沐浴冬阳，每个细胞都在欢呼，身体像是和大自然有种神奇的连接，这种连接让我感到生命原始的快乐和活力。

之前就听说过米易水果出名，没想到一月的米易，竟然有了枇杷。朋友说，因为光照充足，米易四季皆有佳果。黄澄澄的枇杷在阳光下闪着光，它们的脸上洋溢着被阳光亲吻的满足感。尝了几颗冬枇杷，我觉得是把满满的阳光咽下去，胃里也暖和起来。

在米易待了几天，“阳光之城”果然名不虚传。米易冬天的阳光都来得这般慷慨，可以想象其他季节的阳光也一定轰轰烈烈。我在朋友圈打起广告“蜀中负暄当何处？阳光之城乃米易。”又和成都的朋友约好，以后每年冬季就前往米易。在米易感受“负暄之乐”，暖乎乎、晕乎乎、醉乎乎，如此甚好！

责任编辑 和建梅

ZHANG

LONG

〔作者简介〕：张龙，男，彝族，中共党员，大专文化，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仁和区作家协会主席。1996年开始写作，先后在《四川日报》《四川文学网》《西南作家》《时代作家》《南方周末》《攀枝花文学》等报刊发表小说、杂文、散文100余篇。擅长乡土文学创作。



## 我与《攀枝花文学》的二十年情结

张 龙

前些天，收到二〇二三年第四期《攀枝花文学》。看到我的小说《山那边》作为头条推出，心中甚是喜悦。我小心翼翼地找出保存在抽屉里的这篇小说的一摞草稿，与样刊仔细对照。在墨香中，编辑老师的眉批、建议、圈点、删增，面对面的指教，历历在目。这篇稿件，前后有大的四次修改。字数从二万三千字，删减到一万二千字，再减到八千字，又添增到一万字，直到编辑老师满意，定稿，我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还真应了那句古话：玉不琢，不成器。

小说是写出来的，更是改出来的。琢，就是改。回望我与攀枝花文学的二十年情结，不禁感慨万千。

记忆最深的是十三年前，《攀枝花文学》二〇一一年第一期刊发我的小说《远山的笛声》。这是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有三万字，是手写稿。一邮寄出去，就天天希望发表。在长久的等待中，我一度陷入苦恼与彷徨。那时候，我的创作热情十分高涨，情绪却不稳定，看见“豆腐块”频繁在报刊上发表，就觉得自己已经攀登到了文学的高峰。突然有一篇心爱的稿件被枪

毙，又懊丧地觉得自己还只是在山脚下徘徊，甚至根本就没有踏进文学的殿堂。在等待中，我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写小说这块料，小说到底该怎样写，投出去的这篇，到底叫不叫小说……

突然接到《攀枝花文学》编辑部的电话，叫我去一趟。接待我的是从未谋面的召唤老师，操一口不太听得明白的湖北口音。只见他拍拍放在桌面上我的那篇手稿说：“蛮好，修改后，可在近期刊发。”我顿时心花怒放，口齿不清地表示，只要能发表，怎么修改都行。

没过多久，收到样稿，还是放在“特别推荐”栏目，自然很开心。小说以我的亲身经历为原型，写一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青年，为了完成“普九”任务，到无电无水的偏远山区当小学老师的故事。他追求美的好爱情，向往幸福的生活，却在艰辛的生活环境、贫乏的文化知识、落后的观念面前，累累遭受重创。主人公因为分配到山区，几个月见不到恋人一面而被抛弃，我设定他将他的痛苦与不甘通过悠扬的笛声传达，希望这篇小说能展现文学艺术的美。后来才知道，我当时是属于瞎子不怕坎坎高

——歪打正着,在有章可循与文无定法之间的空白地带,狠狠地游走了一番。

能发表,既是肯定,又是鼓励。我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起来。

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认真阅读和收藏《攀枝花文学》,并养成习惯。每收到一期,都仔细阅读,对于编辑老师推荐的小说,则反复阅读、体味。读得多了,明显感觉到这本杂志的导向和意图,逐渐找到我的小说与编辑意图的契合点,我与《攀枝花文学》变得越来越情投意合。只是人到中年,工作繁忙,百事缠身,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常常是灵感来了,公文写作任务也随之而来,文学创作被挤到一边,时间也被割得零零碎碎。

但我对文学的兴趣依然很浓,只要一有时间,还是要坚持写作。这么些年,也有多篇小说在《攀枝花文学》发表。《黄角树下》,在二〇一一年第五期被采用,讲述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荒唐闹剧,从而折射出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转型中不可回避的镇痛与尴尬。后来,我调到县城工作,尝试着写了一篇城市题材的小说《冒险走一遭》,在二〇一五年第六期发表,借一名公务员的宦宦沉浮和情感遭遇,从另一个角度描述农村女孩进城打工的辛酸。二〇二〇年第二期小说《拜生》发表,二〇二二第一期小说《一地狗血》发表。

我的一系列小说都关乎农情农事,我为农村的巨大变化而感叹、感动、感恩。与都市文学相比,乡村文学似乎显得有些沉寂和遥远,但无论站在哪个角度,我都愿意写农村小说。我把自己看到的,听说的,经历过的诸多酸甜苦辣、爱恨情仇,现实的、魔幻的通通变成文字,把所有喜怒哀乐都糅进小说里,包括我的梦,我的爱。

在不停地阅读和写作中,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我的文学土壤在哪里,文学视野在哪里。我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我一直想把作品写得好一点。我逐渐觉得,写小说是一个很单纯的活,我喜欢这种

单纯,也希望自己是单纯的,单纯地写小说。

也是在不停地阅读和写作中,我逐渐从只能一味地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家乡那点子事的烦恼中脱离出来。

我明白了两件事。一是一个作家的故乡,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应该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我的故乡与我所喜爱的作家笔下的故乡是没有围墙的,是可以互相渗透的。二是写作虽然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但要持续写下去,就要找到熟悉与不熟悉之间的边缘地带。说不定这块边缘地带,正是作家自由驰骋的好地方,也是兴趣最浓的地方。因此我逐渐把乡土情结作为我的写作方向。现在看来,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二〇二〇年,我被推选为仁和区作家协会主席。我根据会员的需求,充分发挥作家协会的职能,积极开展采风活动,读书活动,鼓励会员们交流创作心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会员的苦恼,主要有两点:一是写出的稿件,不知道怎么样去修改、提高。二是稿件很难在市级以上的刊物发表,总是停留在自娱自乐的小圈子里。他们的苦恼,也正是我的苦恼。于是,我把他们手中的稿件收集起来,找到《攀枝花文学》的编辑老师,没想到他们很热情,决定开一次改稿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改稿会如期举行。为了方便交流,编辑老师提前把电子稿打印成纸质件。改稿会上,老师与会员们面对面,一对一交流。经过反复修改,有小说、诗歌、散文共七篇陆续在《攀枝花文学》发表。改稿会上被认为最好的一篇小说是张良的《寻夫》。这篇稿件在《攀枝花文学》二〇二二年第二期发表后,又在《红岩》二〇二三年第四期上发表。这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

我与《攀枝花文学》,从相识、相知,到相伴,一路走来,我的文化生活因她丰富多彩,我的精神家园因她越来越强大。

责任编辑 管夏平

## 我的《攀枝花文学》情缘

张 良

我对文学的爱好,应该追溯到读师范学校那阵。彼时恰逢外国文学陆续翻译推介到国内出版,县城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开始出现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外国文学书籍,出于好奇,我开始了文学之旅。

毕业分配到大田中学教书后,胸中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激荡。当时正值小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开始流行,便尝试着构思和写作,陆续投稿到当时的《文艺之友报》,没想到其中几篇竟然变成了铅字。第一次得到稿费,我把它兑换成硬币,揣进裤兜里,走起路来叮当作响,自豪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陆续发表过一些作品后,机缘巧合下,我被调到《攀枝花日报》,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每天奔波于田间地头,厂矿学校,参加大小会议。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当每天都需要输出大量文字,对新闻事件及时报道时,此前的文学情怀在无形中被消磨。文学的生命在于虚构和想象,而新闻的生命在于迅速和真实,为了工作,我已无暇顾及文学创作,离文学的距离越发遥远。

调到成都工作后,与心心念念的文学更是天悬地隔。好在内心仍保有对文学割舍不去的向往,故乡的这本《攀枝花文学》更是期期不落,那一篇篇散发着墨香的作品对我这个远离故土的游子来说倍感亲切,让我看到攀枝花这块土地上生发的人和事,看到家乡的时代变迁,看到攀枝花人的精神底色。回望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心中又生发了文学表达的强烈欲望,我终于又提笔开始了久违的小说创作。2011年至2013年我连续在《四川文学》发表了三篇小说。此后,又是近十年未在省刊发表过文学作品

2021年6月,我到眉山参加四川省青年作家培训班暨小说改稿会,有幸认识了《攀枝花文学》编辑召唤老师,我向他请教,同他交流小说写作上的心得。不久后,《攀枝花文学》头条刊登了本土作家张亮的小说《散发香气的公路》,同时配发作者创作谈和编辑札记。这么隆重的配置让我心动,于是尝试着写出小说《寻夫》。没想到《寻夫》很快在《攀枝花文学》头条刊登出来,攀枝花著名评论家张鸿春为该篇小说撰写评论,在市内引起不小反响。

我倍受鼓舞,信心大增,怀着激越的心情,重新打量《寻夫》这篇小说。在召唤老师精心指导下,我对小说人物命运进行反思,对小说的情节走向进一步斟酌,对小说的结尾进行了改写。经重新回炉,召唤老师鼓励我将小说“点射”重庆的大型文学期刊《红岩》。没想,不到一个月,就接到编辑部“终审通过”的用稿通知。很快,由《攀枝花文学》首发的《寻夫》晋级到我想都不敢想的《红岩》杂志2023年第4期发表。这让我喜出望外,同时也更加相信《攀枝花文学》小说编辑的眼光——在《攀枝花文学》首发的作品是完全有可能冲上省刊的。

当年怀着文学梦想离开这块热土,若干年后又以写作者身份回归,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攀枝花人,无论我走到哪里,走得多远,《攀枝花文学》永远是我的精神家园,永远值得我去守望、去呵护。攀枝花本土作家作品构建了攀枝花文学的百花园,我坚信这片百花园一定会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攀枝花文学》本身构建的文学殿堂,必将召唤一代又一代文学青年,怀揣梦想,踏上新的征程。

责任编辑 管夏平

## 我与《攀枝花文学》的难忘过往

吴玉春

一九八八年冬季的一天，我和几位村民骑自行车赶盐边老县城，看见十字街旁有县文化馆在卖报刊杂志，围着好些人，我们也赶紧上前观看抢购。

在挑选时我发现一本《攀枝花》月刊，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奇，目录中一篇名为《那一弯不结果的地芭蕉》的文章吸引了我，因为我家就住在芭蕉生产队，再仔细一看，作者竟是我队的第一批知青罗三武。我急切而专注地一口气读完后，又将其中精彩的情节和人物描写反复读了好几遍。

文章主要写了知青罗三武劳动中的感受与经历，以及他与十几个社员的故事，这些都是我们身边真实的人和事，我兴奋地拿着书跑到地里，遇到书中写到的人便说你被写到书中去了，还有哪些人也写进去了。当天晚上来了一大伙人到我家，找我看罗三武是怎样把他们写进书中的，我便拿出文章大声朗读起来。读完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知青罗三武的各种优点，一个劲地夸罗三武的文章写得好。

受《那一弯不结果的地芭蕉》的启示，我队有好几个人开始学着写文章。我蠢蠢欲动，提笔写了几篇小小说、通讯、散文和随笔投向各大文学期刊，当然也包括《攀枝花》，但都石沉大海。

一九九二年春，《攀枝花文学》编辑部和盐边县文联联合举办盐边岔河电站笔会，《盐边报》主编李德原到老国胜乡给几位常写散文和小小说的作者送笔会邀请函。我好高兴，很认真地写了一篇农村题材的小说投到盐边县文联，四月，我收到参加岔河电站笔会的通知。

笔会上，《攀枝花文学》小说编辑钟少曦就我的小说提出了修改意见。当天下午，我在公路上散步，思考着我的小说应怎样修改。这时遇到主编孙忠荣，他说：“你是吴玉春吧？你的小说《随水而逝》我看了，写得很真实，反映了农村婚姻的普遍情况。但其中部分情节需要再斟酌，文字功底也还需提升，你要根据钟老师的指导认真修改。”

谈话间孙主编还问我，写得有几本读书笔记？我很尴尬地回答，只有一两本。我不敢告诉孙主编，我所谓的读书笔记里还掺杂有一些日记，真是非常羞愧。

于是孙主编说，从事文学创作，没有十来本读书笔记的积累是不行的。他问我看过哪些小说，我说了一些中国作品。于是他又问我看没看过外国小说，我答，只看过几本。

最后，孙主编叮嘱我，搞写作要吃得苦熬得夜，文章是由短写长的过程，先用顺序写，打下基础后再适当使用倒叙、插叙。

那次谈话对我受益匪浅，后来我常常看书写作到深夜。

一九九四年，《攀枝花文学》在西区福田举办笔会，我提交了小说《改田》，后来顺利发表。两年间，《攀枝花文学》上两次出现了我的名字。

去年我来市区办事，顺路到编辑部投了三篇散文，并带回几本当年出的《攀枝花文学》。没想到我的三篇散文竟然同时刊载了。时隔三十年，我的名字终于再次印上了《攀枝花文学》！

我想，只要我坚持不懈地写作，再过三十年，我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责任编辑 管夏平

## 缘系《攀枝花文学》

芦长福

我第一次认识《攀枝花文学》是1978年秋天的一个早上，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初中生，而她还叫《攀枝花》。那天我早早来到教室，发现邻桌的郭巍正在看一本杂志，我凑过头去，标题《我的大舅》首先映入眼帘，作者栏赫然印着“郭巍”两个字。“快来看呀，郭巍的作文登上了《攀枝花》了！”我激动地在教室里大喊，从此《攀枝花》这本杂志深深烙在我的心上。

转眼到了1989年，矿区文学爱好者在何锦中挑头下，创办了文学刊物《星海》。在《星海》创办一周年，三周年，五周年，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我相继认识了李树海、刘成东、吕文秀、张洪春、黄薇等《攀枝花文学》的编辑老师。其中交往最多的莫过于李树海。说一句套近乎的话，我还是李树海老师河北沧州的小老乡。李老师一开始在矿务局工作，后来调到攀枝花市里。调到市里之后，李老师依然不忘关心、扶持矿务局的文学爱好者们，经常过来指导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夏夜，我接到通知：李树海老师来太平矿了，七点钟开会。我准时来到三楼小会议室时，已经有好些人提前到了，李老师正坐在沙发上讲课。夏日的攀枝花异常干热，李老师硬是顶着热浪谈了两个多小时的文学创作，还不时回答提问。

正是在李老师的引领下，我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仍然没有放弃文学。知道存在的不足和差距才会有进步，我认真研究《攀枝花

文学》上的每一篇文章，然后照葫芦画瓢，渐渐学会了写诗歌、散文、小说，我开始向全国各大报纸杂志投稿。不久后，我的一则小文竟然刊登在1993年9月14日的《中国煤炭报》上，虽然只有“豆腐块”大小，但却给我的写作注入了极大的激情。我小心地捧着那份报纸，反复翻看，甚至晚上睡觉梦里都在看，那可是我在国家部委级大报上发表的文章呀！

这之后，我的写稿热情一直不减，陆续在《陕西文学》《攀枝花日报》《川煤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成为矿区小有名气的“作家”，走上了煤矿干部行列。

我的文学梦是那本《攀枝花》点燃的，是她促使我走上了创作之路。时光如梭，光阴荏苒，转眼已过四十多年，我也从普通员工一步步当上了主任，每一步前进都离不开《攀枝花文学》的陪伴和启迪。

我要好好感谢《攀枝花文学》，我只能通过手中的笔表达深深的谢意。《攀枝花文学》是我的良师益友，让我在晦暗、孤独、渺茫的日子里看到了希望的光芒；让我在郁闷、颓废、蜿蜒的小路上找到了幸福的大道。

斗转星移，年轮更迭，如今《攀枝花文学》创办已经整整五十个年头了。润雨无声丝丝情，我与《攀枝花文学》的情缘将越加深厚，我还要继续写下去，只要心还跳，笔杆就不撂。

责任编辑 管夏平

【结栏语】

## 三代人的文学记忆

管夏平

---

年初，当我为“《攀枝花文学》创办五十周年”写开栏语的时候，正值春回大地。那时的金沙江水是黄色的，携带着上游的泥沙奔腾而去，高山峡谷攀枝花绽放、勃勃生机。此刻，秋冬时节的金沙江水依旧湍急，裂谷终年灿烂的阳光与浪花共舞，绿色的水面跃动起点点光斑。我想象《攀枝花文学》是一艘小船，载着一座城市的文学记忆，在金沙江上漂流了五十年。

刘成东、吕文秀同属《攀枝花文学》开拓者队伍，他们用诗行歌颂钢铁之城蓬勃跳动的核心，也将远离故土的迷茫寄托于“黑”的意象；他们抓住“文学热”、市场化的时代浪潮，创下《攀枝花》发行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亦将所有心血投入编辑事业，那一篇篇精心挑选的稿件、一幅幅精美的插图，仍为当下的编辑工作提供启发和参考。

普光泉、黄薇等人拓宽了《攀枝花文学》的记忆版图，八十年代文学期刊复刊、创刊的浪潮成就了他们的处女作。进入新世纪，他们走向创作的成熟期，成为攀枝花文学事业的中坚力量，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创作出小说《一个说纳西话的人》、诗歌《寻人记》等优秀作品。同时，他们致力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以《攀枝花文学》为平台推

出了张良、张亮、马晓燕、李刚花等优秀作者，壮大了本土文学创作队伍。

今天，第三代创作者也开始展露头角，夏俊杰、周小童等人的文学之路从《攀枝花文学》启程。他们用青涩的文笔表达丰盈的情感，字里行间是对文学的满腔赤诚，对生命的疑惑、追问和期待。

作为第三代编辑，一年前，我带着象牙塔里的“条条框框”来到《攀枝花文学》编辑部，和同事就文学热点话题从东华山脚下探讨至山顶。此后，我们时常因对作品持不同意见而激烈争论，也时常因被作品打动，分享彼此的解读。阅览室丰富广博的文献资料，新锐前沿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升专业素养提供养料，我们被编辑部专注、专业的工作氛围所滋养。一年多的约稿、组稿、校对工作也锻炼了我的编辑能力，更让我切身体会到刘成东老前辈所说：“编辑是一支蜡烛，照亮了文学创作者之路，黯淡了自己。”这句话背后所需要的毅力、胸怀和职业操守。

我们这一代注定是新时代新天地的书写者，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的记录者，肩负着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表达的时代使命。船儿弯弯，浪花拍岸，相信《攀枝花文学》将载着更加灿烂的记忆驶向未来。

# 马的哲学

古保祥

## 一

我时常在梦中遇见一匹马，那马以蓬勃的姿态对着我的不可一世，继而飞到空中，对我的崇拜置之不理。而当时，我正氤氲在《山海经》的神兽故事里不可自拔，我知道有一匹马叫乘黄，如果骑了就可以长生不老。年幼的思想折射到现实中，便是渴望得到一匹马，一匹可以驮来理想与智慧、驮走荒诞与荒谬的马。

某日，当我放学回家时，竟然真的发现有一匹高头大马出现在我家新修的马厩里，它对我的出现抱以极大的热情，仰着脖子咆哮。梦境一旦成真，我却有些不知所措。

我心中的马应该是大侠，应该是遥远的图腾。多少英雄跨在马鞍上，多少马背上的故事由此展开，但是，所有的天真烂漫，一匹马终究是无法懂得的。我盯着马看了好久，似乎想从它身上找到些许可以弥补遗憾的理由，然而，这样伟大的物种却与温饱和糊口关联。

河曲马高大，在豫北地区是首选的劳力。大街小巷，家家户户，拼的是哪家拥有一匹像山一样巍峨的大马。马成了一种鞭策，一种生活的力量，一种可以超越现实走上康庄大道的幻象。

父亲钻到马厩里，兴奋地将草料倒进马槽里。他每天辛勤照料，生怕出现任何闪失。马打一个喷嚏，父亲就抓耳搔腮，马癫狂起来，父亲不是跑去向兽医求助，便是守在马的身边。马是父亲的半条命。我虽然不能与它称兄道弟，但应该替父亲看护好它。

每到黄昏，我草草做完作业，便闪进马厩里，摹仿父亲辛勤劳动的样子，将草料扔进马槽，同时对马尿马粪进行清理。时值夏季，马厩腥骚难闻，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荷尔蒙的气息。马叫的声音有些恐怖，我认为有一种可以避邪的伟岸，它好像来自远古，更像是从《山海经》里偷偷跑出的异兽。

通常晚上九时许，漫天星光中，父亲的马鞭轻轻地落在马身上，马带着欢乐的情绪冲进家园。小院里顿时灯火明亮，马闻到了空气中友好的气味，兴奋地冲着我嘶鸣。我拍着手掌，迎接它的到来。马不顾疲惫，冲进马厩里便是一阵狂饮，它一口气将一盆水一饮而尽，仍意犹未尽。马以鸣叫结束一天的战斗，它后腿跪地，头卧在尘埃中。我趁机将手放在它炽热如火的身上抚摸，突然间找到了一种侠客的况味，时光仿佛回到了千年以前，我骑着这匹大马，手中握着一杆锃亮的银枪，一马当先，所有的敌人已经败北，最终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功成身退，牵着我的马转身而去。

马简直就是一个家庭中的一座丰碑，它以忠诚勤恳绽放着自己的才能。马奔跑起来的姿势已经决定了它们的生活观和价值观。马已经成了家中的一员，我的老祖母，天天守在家门口，看到了马，便看到了父亲，她才可以安然入睡。

然而终有一天，马也会倒下来。这件事情发生在三年后，马得病了，开始以为是普通的病症，无关紧要，可是马拉砖回来，突然间轰然倒地，像一座山被炸药炸开了。时逢大雨，马危在旦夕，仿佛有成千上百的病菌在马的身体游动，伺机夺走它的性命。父

亲身体里的一种叫做勇气的细胞也在不停地膨胀着，他用最大的力量试图挽回。兽医一路小跑，举起胳膊粗的针管，顾不了消毒便将药水注射进马的身体里。第二天一早，马奄奄一息，兽医让我们为马准备后事，父亲像丢了魂一样，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冲进县医院，人家自然不肯跟着回家，父亲跪倒在地，不顾一切地哀求。年迈的老医生无奈地点头，举着青霉素瓶子坐在父亲自行车后面，臀部快被挤成了花瓣。马终究抢救了过来，但却失去了活力，目光呆滞，不再有往日的风采。

马老了，就像人老了。

河曲马在三个月后永远地消失在我的世界中。

父亲像经历了一场灾难，至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养过马。

## 二

雪无情地压下来时，敖鲁古雅像一只硕大的白色精灵，盘亘在雪的怀抱中静待春暖花开。

我与叔叔并肩巡查草甸，无边无际的飞雪像絮像盐像席，雪很快埋葬了世界。但在这样肃杀的清冷中，我竟然能够听得到动物们发出的声响。小鸟在空中飞舞，它们一定在为过冬的粮食忧愁；几只野兔不知疲倦地掠过眼眸，破坏了雪地的安宁。

我们准备回转宿地时，竟然听到一声马的哀鸣。

这一定是一匹蒙古马，且受了伤。

蒙古马体形矮小，其貌不扬。它们头大颈短，胸宽鬃长，皮厚毛粗，不畏寒冷，耐力超强，适合长途奔袭。

马的叫声中隐藏着沉重的哀怨，它一定是在辗转的途中受了伤。通常，一只健康的蒙古马的叫声大得吓人，如雷如电如山洪暴发。而此时，马的叫声似乎被无数只小虫子

吞噬，更像是有一只黑洞，将世间万物的声响悉数没入洞中。

我们果然在雪地中发现了一匹快要冻僵的蒙古马，这是一匹尚未长大的小马。它的前蹄被猎人布下的圈套罩住了。它受伤了，痛苦不堪。

蒙古马虽然能够抵抗严寒，但在这样一个无边无际的雪夜里，这匹被困住的马失去援助，只能面临死亡。它的眼里充满了悲悯，似乎是对世事无常、命运多舛的埋怨，又更像是在抛却烦恼。

玻璃窗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温暖的烛火在小屋里闪烁，煤球散发的热量战胜了疯狂的寒冷，小马半卧在马圈里，它的左前蹄受伤严重，蹄缘剥落，蹄冠破损，蹄壁残缺，蹄底已经开始腐烂，无法直立行走。

对于这样一匹尚在养伤的蒙古马，我对它抱以热忱与期望。只要精心呵护，不消三个月时间，它新的蹄子便会再生，它会像风一样奔腾在辽阔的草原上。它，将是草原上绝对的王者。

我每天殷勤地为它送水，寻找草料，将它的伤口认真地敷药包裹。蒙古马以虔诚的态度面对我的执著，对我周到的服务，抱以欢快的鸣叫以示对我的褒奖。

然而，在大雪纷飞的冬天寻找马的食物的确是一件难事，雪覆盖了草甸中的食物。马喜欢吃草尖，尤其是对鲜嫩的草充满了兴致，我用一把铁锹费力地周旋，草躲在雪地下冬眠，总有一些裸露的草根暴露了它们的行踪，被我逮住后送到马的面前。为了马的食粮的持续，我不得不每天奔跑于冰天雪地中。

蒙古马是草原上的英雄，成吉思汗铁骑西征时，靠蒙古马惊人的速度及耐力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从而得到胜利。“千里疾风万里霞，追不上蒙古铁蹄马。”在转牧场、寻水源、踏坚冰、拓疆土的过程中，只要接受指令，它就无所畏惧、一马当先、勇往直前。它们是疾风的化身，是一首高亢、雄浑、壮

阔的牧歌。蒙古骑兵很快壮大，后来横扫欧亚大陆，饮马多瑙河、箭指北部湾，最终建立了疆域空前的帝国。那么，成就帝国大业、丈量过世界版图的蒙古马是一种什么样的马呢？“两眼乌黑，四蹄漆黑，全身洁白、无一缕杂毛，各器官不能有伤痕、疮疤。”这是成吉思汗陵选择“神马”的标准。它被认为是草原吉祥福祿的祈祷、腾飞振兴的象征。

小马在某个清晨站立起来，伤愈后的小马冲出了小屋，在森林里奔跑，雪被它踩在脚底下碎裂，树枝在它眼眸中成为短暂的风景，它无法适应温暖舒适的生活，或者是它根本不愿意让一个黄口竖子整天照顾它的起居。马需要战斗，需要磨难才能彰显它的伟大。它不顾一切地冲入森林北边，北边是草原，那儿白雪皑皑，却是马的家园。

我不忍不舍不弃，疯狂地追逐着一匹健康的蒙古马。我迷了路，在草原的深处，我看见北斗星不知疲倦地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寒夜无际，风疯狂地撕碎了我的毛衣毛裤，脚趾头粘连在一起，我冷我疼我的心在流血，我倾注心血换来的不过是一场失落与哀愁。

叔叔找到我时，我的眼泪已经冻成冰冻成凌。

叔叔告诉我，马儿肯定会回来的。它只是伤愈后牛刀小试，也许明天或者后天，太阳初起，你打开房门，马儿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

我抱以极大的热情做了一个关于马的美梦。但第二天早上，却感觉头痛欲裂，我发烧咳嗽，疯狂地吃药喝水。我躺在小屋内休息了半个月，身体才勉强恢复如初。

初春的风掠过敖鲁古雅，雪开始融化，我打开房门，发现一匹马赫然伫立在我的面前，它的身后还有无数匹马，我听到了风声与马鸣竞相缠绕，喜悦溢于言表，我转身沐浴更衣擦脸，认真地检阅它们的盛容。

我与叔叔牵着那匹枣红色的蒙古马，去草原上放生。放生一匹马，需要勇气与胆

略。马的圣地在草原上，马踏飞燕，一匹马注定要在天空和大地之间遨游。风流动的形态多像马，如果找不到风，就去看马，风出现马就出现，马的身体里流动着风沸腾的血液与激情。

### 三

在天山脚下，我遇到一群“飞扬跋扈”的伊犁马。

体格高大，头部小巧，尾巴可爱，头颈高昂，伊犁马如箭一样从我的眼前掠过，等到我回过神来时，它们早已经一骑绝尘，消失在我的眼眸深处。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山脉，天山以其博大宏阔而闻名于世，在宏大的山脉面前，人类如蚁类，人不得不在它的面前产生羞愧感。

从前这里有许多野生的天山马，但由于人类的疯狂射猎，天山马近乎绝迹了。如今，在这儿能够看到的马类几乎全是人工喂养的伊犁马。在近些年的天山马拉松赛上，偶尔会有天山马出现，大既也是人工繁殖的吧，它们通常是冲着冠军而来的。

天山马体格偏小，但力道十足，爆发力强，可以超越风的速度。我在瞬间消逝的马群中，并没有发现天山马的踪迹。

《山海经》云：有文马，缟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这种叫“吉量”的马毛发洁白色，长着红色的鬣毛，大概有八尺高，一天能奔跑千里之远，甚至还能飞上天，如传说中的神兽。天山马十分符合“吉量”的特征。

在天山脚下，我们发现一个牧场，牧场里有悠闲的野驴，它们通常自卑地低着头颅。我们在野驴群中竟然发现了一匹伊犁马，这是一匹被驯服的马，是用来供游客骑乘的。它的身体上面托着一幅马鞍，马鞍呈金黄色，阳光照射下来，吉祥的色彩油然而生。游客们跃跃欲试，一个男子扳鞍认蹬，

但几次尝试后仍然没有上马。在古代官员的门庭前面，一般摆着上马石。伊犁马高大威猛，如果没有上马石的倚托很难成功上马。男子在主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跨在马上，他左手执马鞭，右手握着缰绳，主人在前方牵引指挥，马背上的男子便可以信马由缰。马场并不算太大，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清除了所有的障碍物，使得马跑起来游刃有余。伊犁马跑动的姿态非常优美，而所有的游客必须以虔诚的心态来面对这种马，如果你暴跳如雷，或者你破罐破摔，马一定会还以颜色。主人告诉我们，曾经有一个女子在马背上撒泼，她拼命扯缰绳，用马鞭对伊犁马进行殴打，在一个拐弯处，女子被甩入草堆里，骨盆破裂。

我问道，附近有天山马吗？

牧场主答，以前有，现在少多了。但你如果参加马拉松赛，可以看到人工养殖的天山马。天山马是马拉松的首选，它们一旦跑起来，所有的马种甘于败北。你看伊犁马已经很厉害了，但在小巧玲珑的天山马面前，它们只能甘拜下风。天山马像一支利箭，它可以在平原上奔驰，也可以攀登悬崖峭壁，毫不夸张地说，一只病中的天山马照样能够风驰电掣。

天空，像灰色的钢，充满了冷漠，充满了对草原长久审美的疲惫。但是，天山马搏动的核心，就像鹰，在飞翔。没有倦怠，一如历史上最伟大的心跳，变成文字和诗。有冰河铁马的壮美，也有“马毛带雪汗气蒸”的悲怆。

在这远方温暖的山谷，气候湿润，到处盛开着艳丽的千叶蓍、神香草、椒蒿、野紫苏、金莲花、藜芦、老鹳草、风铃草、橙舌飞蓬……草丛里奔忙着啮断草尖和处理动物粪便的甲虫。此外，还有一些鸟，一些高傲的翅膀，与天山马们一起，在这里，繁衍生息。

在巩乃斯草原上，我看到一匹马冲过伊

犁河谷，消失在天山北麓，朋友告诉我，这是一匹野生的天山马，可以说是极其罕见。巩乃斯草原水草丰盛，植被优美，经常有成群结队的野马出现。

几乎整个下午，我都在追寻那匹像风一样的马。

我们开着车穿过新源县的那拉提，钻进了花花草草，如同进入世外桃源。我忽然想象自己也变成了一条龙，一匹马，可以在梦境中、现实中自由穿梭。在这样的仙境中，烦恼抛却，世事简单，不再有猜忌与中伤。而远处伊斯兰教清真寺的上空，五星红旗猎猎作响。马挂銮铃声音由远及近，我渴望追寻那匹三千年最古老的天山马，却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喀拉峻草原呈立体状，简直就是一幅泼下的水墨画。草原上物种繁多，而我的思绪始终停留在马匹身上。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两匹伊犁马，它们一公一母，肯定是恋人。在它们身旁，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许多不知名的小花裹挟在草丛中，显得出类拔萃，而马匹在草中间，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塞外、射雕和引弓的画面。两匹马忘我地纠缠着，心无旁骛。我不敢近前打扰它们的清修，只是远远地望着、观着，但终究无法逃得过两匹马的眼睛，它们不情愿人类略入它们的领地，一旦受到侵犯，它们便怒发冲冠，扬长而去，留给我的只能是无尽的怅惘和留恋。

想起了瑞典作家阿斯本斯特吕姆关于马的一首诗：

雷霆滚滚，呼啸着压过赫尔辛兰，  
把闪电时而投在这里，时而扔在那边，  
路上杀死一匹灰色斑纹的马，  
一匹不再有人骑坐，被遗忘的马。  
没有人哀伤，除了那泉水，  
它曾把温热的嘴浸入泉中，  
搅拌过永远悬挂在  
赫尔辛兰森林上空的星星。

责任编辑 黄薇

## 茶香在上

裴文兵

我们的后坂村民组，位于皖南山区向长江平原的过渡地带，村前是一片广阔田野，村后则是绵延不尽的丘陵，房屋建造在一座小山包脚下，村后东南方向大约一华里处，十多座小山包遍植茶树。村里有一条路通往山谷，抬眼望去，能够看见茶园在村庄的斜上方，安静地绿着。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后坂村民组的名称还是“后坂生产队”，所属的行政村在当时的名称则是“生产大队”。有一年，大队为了增加收入，决定在村后十多座小山包上，开辟茶园，种植茶树。

村后的十多座小山包，属附近的三个生产队集体所有。三个生产队分别是：后坂生产队、前坂生产队、徐家冲生产队。小山包原先都生长着马尾松以及各种灌木。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包产到户，山上的各种灌木被村民们砍伐下来，成为各家各户生火做饭的主要燃料。

每年深秋时节，同其他生产队一样，后坂生产队所有的山包，都被划分成一个个地块，按照人口的多少，以抓阄的方式分配给各家各户——在后坂生产队那一带，抓阄被称为“抽阄”。“抽阄”在后坂生产队，有“抽草阄”和“抽纸阄”两种方式。“抽草阄”就是扯几根茅草，将茎秆掐断成长短不

一的草棍儿，队里有多少户人家就掐出多少根草棍儿，然后由一个人——通常是生产队长或者生产队会计，将草棍儿握成一把，让一头冒出点儿茎秆来，另一头则被隐藏在手心里，谁也看不见。“抽草阄”时，手握草阄儿的那人，将草阄儿举在自己的眼前，而每家每户则会派出一个代表——通常是各户的户主，走到近前，抽取一根“草阄儿”，想抽哪一根就抽哪一根。每家每户派出的代表抽取了“草阄儿”之后，都必须立即亮出来比长短、排次序。按照惯例，最长的草阄儿代表“头阄”，第二长的草阄儿代表“二阄”，然后依次是“三阄”“四阄”……

“抽纸阄”则是由生产队会计将一张纸，裁成几乎一样大小的小纸片，队里有多少户人家就裁多少张小纸片，然后用钢笔在小纸片上编号，1、2、3……编好号后，将编号向内，每个小纸片都对折一下，再对折一下，然后放在掌心里搓几下，小纸片便成了小纸团，根本就看不见编号。所有的小纸片都被搓成小纸团之后，把它们放在掌心里，用另一只手掌合住，摇一摇，打乱位置、次序，然后往地面上一抛，由各家各户派出的代表，各自从地上捡起一只小纸团……

给队里的每家每户分配柴禾，可是一桩不折不扣的大事。每家每户的柴禾，都要烧

上一年呢，如果分配时出了差错，导致哪户人家的柴禾不够烧一年，那么，那户人家的生米就不能煮成熟饭，对那户人家来说，可就算得上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了。因此，后坂生产队每年分配砍柴禾的地块时，都“抽纸阄”。

抽完“纸阄”，给人口多的人家另外补充一些砍柴的地点后，队里的各家各户就开始砍柴了。一般过了半个月之后，山上的柴禾便会被砍个精光，每个山包，像被剃了个光头。只有高大的马尾松，或其它的大树木能够幸免。而一些能长大成材的小树苗儿，也会被留下，它们有机会长成大树。每家每户盖房子、做家具，甚至制作农具，都用得着它们。

在种植茶树之前的那些个年头，十多个小山包，每年都被三个生产队分配给各自的村民砍柴禾。被砍回家的柴禾，每家每户都烧不完，都要挑上一些去街上卖，换得一些钞票，带回家后，用处多着呢：孩子们开春时的学费，老人偶尔品尝的点心，过年的白酒、鞭炮……钱总是不够用。

茶园，成了生产大队开辟新财源、增加集体收入的希望，既然大队做出了决定，那么，作为大队下面的生产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此时的小山包，被灌木覆盖、茅草丛生，马尾松随风摇曳出一阵阵松涛，与“茶园”的美景风马牛不相及。于是，大队让后坂、前坂、徐家冲这三个生产队的劳力上山砍树，将那片土地翻个底朝天，为即将到来的宝贝茶树腾地方。一时间，原本寂静的山林呈现出一幅大干快上、你追我赶的劳动景象。

树木、柴禾被砍下山，树兜、柴草根被挖下山后，小山包敞开心胸，变成了完全裸露的土地，于是，种植茶树的时刻到了。

在那以前，我们的生产大队根本就没有茶树，很多人甚至连见都没见到过。但大队领导们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表现得

未雨绸缪、胸有成竹。

我们的县——皖南泾县，地理位置越是偏向东南，山峰便越高大、山势便越陡峭，茶园便越多，而在全县境内的最东端，有几个生产大队没有稻田，只有山林与茶园，村民的主要收入是卖木材、毛竹和茶叶。我们大队的一位领导有一户亲戚，家就在最东端，于是，通过找亲戚、托关系，亲戚所在的生产大队的领导们，同意我们去茶园捡茶籽。

那时候，我们的生产大队穷得叮当响，哪里有钱去购买茶树苗儿栽种到十多座小山包上。“捡茶籽”是大队领导们在审时度势之后所想出来的办法。

茶籽就是茶树开花后结出的果实。茶籽成熟后便落到地面上、草丛里，无人问津，但对于我们的生产大队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珍宝。一时间，捡茶籽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目的地，茶籽们被捡到袋子里，装满，接着，又一只空袋子被装满……当足够多的袋子都装满了茶籽之后，他们便欢天喜地地打道回府，将茶籽运到了茶场。大队的茶场已经成立，在通往公社驻地的路旁，黄土筑墙、黑瓦盖顶，建起了一排房屋，并组织了十来个生产队员，给茶场干活。那十来个生产队员，平时在各自的生产队里出工、挣工分，茶场里有活儿干时，便去茶场里干活。

在茶籽被埋进泥土之前，茶场的职工们已经将小山包用锄头，勾拢成了一条条隆起的垄，就像是插栽山芋苗儿的泥垄，只不过，茶树垄之间的距离，要比山芋垄之间的距离大出许多。而茶树垄上，则被勾出了一个海碗一般大小的土窝，间距半米左右。像种马铃薯、花生等旱地庄稼一样，先抓一把被草木烧过的泥灰，放在土窝里打底，然后把茶籽放入土窝之中，再抓一把被草木烧过的泥灰，丢进土窝之中，盖住茶籽，浇上一瓢水，便成了。

茶籽种下的那一年是冬天，第二年开春

后，生产队里不少人急吼吼地去茶场里瞧，瞧那些被埋在泥土里的茶籽，会不会发芽？就像是急着看看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会不会开口说话，会说啥样的话，说方言，还是说普通话？

哪里能记得清，到底是在哪一天，到底是谁，头一个发现茶籽已经发了芽，芽儿尖尖的，冒出了泥土。几乎就在数天之间，那些小山包，那一道道漫山遍野的茶树垄上，长出了嫩绿色的茶树苗儿，说有多惹人爱怜就有多惹人爱怜，说有多么震撼人心就有多么震撼人心，那是绿的阵势，春天的阵势，浩大无边！

茶树的嫩苗儿长出来了，可忙坏了茶场里的职工们，他们整天守在各个路口，试图阻止那些瞧稀罕的人：“别瞧了，别瞧了！要是踩坏了茶树苗儿，那可就太可惜了！茶场就在你们的家门口，等这些茶树苗儿都长长高了，你们就使劲地采茶叶吧，喷香的茶水你们就使劲地喝吧……但是，茶树苗儿现在都太小，你们都回家去吧……”

当年，茶树苗儿长到了一尺多高，而在后来的年头里，它们一年更比一年高，一年更比一年茂密，茶树一棵紧挨着另一棵，枝叶交错，小山包上形成了一条条绿色长龙。而从第二年春天开始，茶场便开始采摘茶叶了。

采茶要赶时间，有些茶叶当天不采，第二天就老了。而在春天，茶叶的卖价，更是一天一个样。因此，每年的采茶时节，茶场都会动员生产队员去茶园里采茶。于是，附近的每个生产队，每天都有不少人去采茶。由于采茶的时节正好赶上春耕生产，所以去采茶的大多是妇女、老人、小孩。而我在离开家乡去县城里读高中之前，每年春天都会去茶园里采茶。

采下的茶叶，在茶场里被称为“鲜叶”，不能带回自己的家中，必须交给茶场。鲜叶交给茶场时，茶场会给鲜叶过秤，采摘了多

少斤的鲜叶，就付给多少斤鲜叶的工钱。读小学四年级时，我为茶场采了一整天的茶，挣了七毛六分钱。第二天，我去街上的书店里，用那些钱，购买了一本作文选。

被采摘下来的鲜叶，茶场要连夜将它们制作成干茶。在大锅里大火翻炒鲜叶，杀青；在簸箕里用力地揉被翻炒过的鲜叶，揉出汁液；然后，将茶叶均匀地铺放在烘篮上烘。烘篮是用竹篾编制而成的，烘篮下则是红红的炭火，烘了一定的时间后，须给茶叶翻身，使其受热均匀。那些释放出热量的炭，全都是用栗树烧制出来的上好木炭，火量足，却没有烟尘，能保持茶叶的洁净。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无论谁家都受用不起那些能带来温暖的栗炭，但在春天里，茶叶却非得享受这样的待遇不可。

鲜翠欲滴的茶叶，经过一夜的烘制——也许是大半夜，便成了香喷喷的干茶，蕴含成熟、矜持与隽永。于是，在烘制茶叶的夜里，渐次浓起的茶香，会顺着山岗，被风儿携带到山坡下，飘进村庄，飘进每个人的梦里。茶香在上，在人们沉沉的梦境之中，肯定都弥漫着甘甜与幸福的滋味。

自古以来，好茶、名茶，都产自云雾缭绕的高山深涧，而我们那里，是丘陵地带，组成那个茶园的十多个小山包，都是低矮的黄土岗，因此出产的茶叶，自然就不是什么好茶，更成不了什么名茶。采茶的旺季一过，茶园里的茶叶就老了，就不值钱了，于是，便不再有人看守，茶场里的职工们，也都回到各自的生产队里干活儿去了。这时候的茶叶，便任由大家采摘了。

于是，附近生产队里的妇女、老人和小孩，便经常去茶园里采茶，采回家后，自己制作干茶，供自家用。于是，许多以前根本就没喝过茶的汉子们，在农闲之时，竟然也经常手捧茶杯，聚在一起，扯东扯西。

茶园让附近生产队里的人家都喝上了茶，但对后坂、前坂、徐家冲这三个生产队

里的人家来说，每年深秋，都减少了不少的柴禾。我家每年的柴禾，就基本上只能自用，没有多余的柴禾，让父亲挑到街上去换钱。

我还在念书的时候，经常在放学之后去茶园里采茶。有一年冬天，我在茶园里捡了半书包的茶籽，然后在我家的菜园里，沿着一道篱笆撒下。第二年春天，它们竟然大多发了芽，几年之后，茶树苗儿们长高了，茂盛了，父亲干脆砍去了原先那道水竹篱笆，让一排茂密的茶树取代。

茶树在每年的七、八月份开花，一直开到十一月，花朵才开始凋谢，结出茶籽。茶树的花朵并不大，与豌豆花大小相仿，但它的花朵是白色——洁白的白色，花芯则是淡黄色。每年茶树开花的时候，蜜蜂们竟然一起出现在茶园里，“嗡嗡嗡”地忙碌个不停。茶籽长大、成熟，掉落到地上、草丛里，根本就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村里人与我一样，也在茶园里捡拾过茶籽。我们将茶籽撒在自家的旱地里，数年后，旱地便成为了一片小小的茶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生产队”改为村民组，“大队”改为村，公社改为乡，但那个茶场仍然维持了数年之久。一九八六年秋天，村里的领导们见那个茶场实在没有多少收益，便决定停办，把那十多个种

茶的山包，还给了原先的三个生产队——现在的村民组，原先是谁的现在就还给谁，于是，每家每户就都拥有了一小片茶园。一九八六年至二〇〇五年，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后坂村民组的村民每年都在春天里，忙着采茶、制茶、卖茶，卖茶所得的收益，是村民非常珍视的一项收入。后来，随着挣钱的门路越来越多，去茶园里采茶的人家，便越来越少了，以致于后来，竟然没有一户人家采茶卖。这就是那个四十多年前，费尽了气力才被开辟出来，被寄予厚望的茶园的最终结局。

不过，我们村里没有哪一户人家砍掉了自家的茶树，而是让它们一年接一年地生长在那里，偶尔去拔除杂草，砍去灌木，尽量维持一个茶园的体面。我知道，那是舍不得呢。四十多年的朝夕相伴，谁会舍得让它们从眼前永远地消失？

近几年，因为父母年迈，我经常回到村里探望他们。每次都要沿着公路，穿过那片茶园，然后车子拐一个九十度的急弯，下坡回家。经常，即使关闭着车窗，我仍然能够闻得见一阵淡淡的茶香，与年少时闻到的一模一样，让我在一瞬间，忘却了许多人世的沧桑……

茶香在上。

责任编辑 黄薇

## 寂静的口弦（外一篇）

马丹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我靠在小木屋的犄角，瘦弱的身体裹挟在厚重的冬衣里头，缩成一团。火塘中木柴烧得很旺，抬头瞥见阿嬷苍老的侧脸，岁月留下的皱褶在火光中格外清晰。除了木柴燃烧不时传来的炸裂声，仿佛这个世界都陷入了沉睡。

特别安静的开场，阿嬷干枯的手指间，三扇形似桃叶的黄铜薄片叠加展开，再将它们轻轻靠近唇边，左手握拳，拇指打开。

阿嬷忽然转头望向我，花甲之年慈爱的脸上，竟还透出几分少女的羞涩。见我睁大眼满脸期待，阿嬷转过脸去，拇指轻拨弦头，随着双唇微张，手指不断变换着形状，清脆的音符如同溪水拍石，月润寒霜，那是岁月流过的声音，是阿嬷和古老村寨一同老去的泛黄的记忆。

爷爷走得早，阿嬷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独自将五个孩子抚养长大，后来儿女们各自成家，又时常把年幼的孩子寄养在阿嬷这里生活，每逢寒暑假，阿嬷的家里便会因为孩子们的到来而变得热闹起来。

寨子里的人凌晨三四点就要起来挑水。距离阿嬷家约摸半公里的几棵大树下，常年有地下水渗出，于是大家就合力在树下挖了两个硕大的水池，一个白天就能蓄满水。那些年，这两个池子滋养着大半个寨子里的人。

白天不取水，是整个寨子里的人心照不宣的默契。几乎家家户户承担挑水工作的劳动力都会在凌晨三四点起床，路过阿嬷家屋后那条牛羊道，去半里外的水池挑水。住在阿嬷家，每天夜里都能在睡梦朦胧间，听见铁皮水桶和青竹扁担上的铁钩链子碰撞出的声音。

尽管阿嬷住得离水池要近一些，却从不会

晚点起床。灶房里两只一米多高的大木桶，天亮之前必须装满，除了一天中的生活用水，清晨还要煮一大锅猪食。

阿嬷给我们盖好被子就悄悄出门，等我们醒来的时候，阿嬷不仅挑完了水，而且已经生好火，在火塘边烤上了洋芋，炕上了油茶。

赖床是常态，可阿嬷是个严厉的老人，从不给我们赖床的机会。温暖的火塘边，总能看到几个睡眼惺忪的孩子坐在小木凳上，手里攥着被阿嬷烤得金黄的洋芋，机械地悠悠地往嘴边送。阿嬷经常说，油茶要趁热喝，冷了就不好喝了。阿嬷家的早餐，永远都是烤洋芋加一壶油茶，偶尔也会烤些其他的食物，比如煮熟放冷的肉食，但在那个年代，洋芋佐肉食真的太奢侈。

那时，家里每年的粮食收成少，人都不够吃，更别提牲畜了。在喂过煮熟的草料过后，家里的猪也会放出去，赶到山里拱橡果草根吃，这样，猪养到来年，膘也会贴得更厚实，能多出不少油水。

阿嬷虽然是一个人住，但是除了养猪，牛羊也喂了不少。每天早茶过后，打开圈门，屋后的牛羊道突然就变得热闹起来。种粮食的土地贫瘠，倘若不尽心施点肥，收成会更差。寨子里的人养牲畜的很大原因便是积攒一些有机肥。阿嬷每天领着我们，将牲畜赶到山里，再从山里割一些蕨草或是收集松针背回来垫在牛羊圈里。

记得有一次，我和表姐同阿嬷一块进山，阿嬷用镰刀割了一些蕨草，用绳子绑好。正直盛夏，蕨草水分足，我们三人每人一捆，蕨草在身后重得慌，肩膀被绳子勒得生疼。大我一岁

表姐是个能吃苦的主,尽管背得很吃力,也咬紧牙关紧跟在阿嬷身后。可我就不行了,走了没多久捆着蕨草的绳子便滑掉了,蕨草顺着方向往下掉,我努力维持着身体的平衡却越发走得艰难。

我无数次抬头想喊一下阿嬷,却不晓得如何开口,眼看自己越来越落后,气急之下,本来便没什么耐性的我直接往路旁的草丛里一倒,顺势靠在那捆蕨草上躺了下来。

“阿嬷!”

我带着哭腔高声冲前面的阿嬷喊了一声,顿时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

阿嬷和表姐齐齐停下脚步,转头向我望来,见我这般狼狈模样,阿嬷也不知道为何,就突然笑出声来,表姐见状也在一旁忍俊不禁。

我心中的委屈更甚,转过脑袋,眼泪就啪啪嗒嗒往下掉。

不知过了多久,等我再回头,阿嬷和表姐居然不见人影了。我瞬间颓软下来,难过得无以复加,呆呆地望着头顶湛蓝干净的天空,此时林中蝉鸣不绝于耳,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嘲笑我。

“还不起来,等下被虫子咬,会很痛的哩。”正当我还沉浸在巨大的伤痛之中时,阿嬷的声音突然从耳旁响起,还未等我反应过来,阿嬷已经将我提了起来。

不知是委屈还是埋怨,那一刻,眼泪又像不要钱似的,喷涌而出,我执拗地偏过脑袋,赌气不去看阿嬷。

阿嬷笑着揉了揉我的脑袋,然后从地上抱起那捆蕨草,轻声对我说道:“走,回家。”我不太记得那天是怎么跟着阿嬷回家的。那几年的假期,在阿嬷那里似乎永远有做不完的活计,却没人觉得辛苦。

晚上,我和其他的孩子几乎都是和阿嬷一起睡。那时候没有电视,阿嬷有一台陈旧的录音机,用磁带放着当时很流行的歌,我们整齐地躺在阿嬷左右,静静地听。阿嬷很喜欢听音乐,早些年,尽管家里困难,还是咬牙买了一台

录音机,小姑和叔叔也会经常买一些磁带回家,阿嬷就这么不知疲倦地放着她的录音机,即便她要干活,只要离家不远,录音机里永远都是放着歌的。村里的老人也跟着阿嬷买了录音机,村寨也有了一丝热闹。尽管后来添置了电视机,整个寨子没人再用录音机听歌,阿嬷还是一如既往地放着上世纪的旧磁带。她常说,以前的老歌,永远都好听。

但我对阿嬷印象最深的片段,当然还是那把能从口中响起动听音符的口弦。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每个彝族妇女的收藏里,都会有一把口弦。阿嬷和母亲的口弦都压在箱底,很少拿出来过。大多时候是我们这些好奇的孩子,央求着阿嬷为我们弹一曲。

吹奏口弦的时候,阿嬷眼里是有光的,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仿佛是沉溺在过去,有回味,有恍惚。多年后,再回想,阿嬷大概是在缅怀属于她自己的青春年华吧。

老人家现在八十多岁,除了年轻时候落下一些旧疾,身体还算硬朗。阿嬷这么多年来都是独居,拒绝和子女同住。况且,家里养猪喂鸡,还照顾着一大片花椒林。阿嬷提出买个智能手机,叔伯们大都不同意,都说她这么大年纪,又大字不识几个,买来也用不了。阿嬷有些失望,还是哥哥陪她去买了一个,花了好久的时间才学会用一些基本的功能。

今年“五一”的时候,我带着孩子回去,事先没和她说,想着偷偷给她一个惊喜。当我提着大包小包悄悄靠近阿嬷的门口,客厅里放着电视,老人靠在沙发上,手里握着遥控器,她就这样眯着眼睡着了。旁边的火塘中,飘出一缕苍白的烟,木柴早就烧尽。

那天的阿嬷抱着我的孩子,却笑得更像一个孩子。

我提出想看看她的口弦,老人进卧室翻了好半天,才找出来。我望着那把光芒不再,甚至锈上了一层薄薄铜绿的口弦,久久无言。

“阿嬷,好久没弹了吧?”我问。

阿嬷展颜一笑,脸上的褶子缩成一排,良

久,才缓缓喃声道:“没人听了呀。”

我轻轻擦拭着手里的口弦,学着阿嬷的样子,将它送到唇边,手指撩拨,却寂静无声。原来那些日子,已然停留在那个冬夜,在厚厚的积雪中长长地沉眠。

### 一碗隔街的羊肉米线

故乡离我居住的城市不到两个钟头的车程,它并不遥远,可故乡羊肉米线的味道,却相隔许多年。

对于生长在老盐边的孩子来说,故乡的滋味唯有羊肉米线和油底肉在心底扎根最深。油底肉时常被束之高阁,像古时藏在深闺中的女子。而羊肉米线,是一片野花,随处可摘,见者有份。

幼年的记忆中,一年也去不了几次镇上,而上街后最大的愿望,便是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米线。每家米线店的厨案上,泡发后的粗米线被分成一坨一坨,整齐地码放在一张巨大的竹篾簸箕中,一坨便是一碗的量,上面盖着一张白色纱布,用来阻绝蚊蝇。旁边一个一模一样的簸箕,装着切片后晾凉的羊肉和羊杂,上面同样盖着白色纱布。掌柜的身前有两口大锅,一口煨着骨头高汤,另外一口则用来煮米线,锅中的水永远沸腾着,裹挟着浓厚的羊肉香味翻腾跳跃。

“煮碗羊肉米线,多杂少肉!”

吃客的声音一定要大,方显得神气,吆喝一声再重重落座,仿佛这样才是对羊肉米线的尊重。

掌厨的将一坨米线放进一个大漏勺,然后丢进沸腾的锅中氽烫,等待米线熟透的功夫,他拿过一只碗,快速地用一柄小勺往碗中加入盐、鸡精和味精,入个底味,再从另一个锅中舀出高汤冲入碗中,米线加入之后不多不少,正好合适。还剩几秒时间,手抓一把羊肉羊杂,同样用漏勺放进高汤中加热,完成这些动作,米线刚好成熟,将漏勺大力颠上几下,滤干米线

表面多余汤水后将其倒进碗中,最后铺上羊肉,一碗地道的羊肉米线即可上桌。

桌上一般都配有葱花香菜末,一碗蒜瓣、一盅豆瓣酱、一盅剁椒酱,兼有酱油和醋等调料,糊辣椒和花椒粉是羊肉米线的点睛之笔,若是赶在夏秋时节鲜花椒上市的时候,店里的花椒粉便会被新鲜的青花椒替代,此外,泡菜、薄荷、酸菜末也一应俱全。

葱末、香菜末和剁椒酱,是吃羊肉米线时必须放的,这是最传统也是最经典的吃法。滚烫的肉汤打底,奶白的米线曲线分明,如同肤白貌美的女子一般慵懒地蜷缩其中,羊肉片薄,纹理分明,在油花中泛着诱人的光泽,用葱花香菜的翠绿和剁椒酱的红艳完成最后的点缀,完美!

搅拌前先喝一口汤,抚慰一下贪婪的口腔和急不可耐的胃,一口下肚,整个身体都恢复了暖意。当第一筷子米线送到嘴中,滚烫的米线来不及咀嚼,就被匆忙吞下,便捂着胸口,表情痛苦地缓上好一会。大致吃到第二口的时候,才挑起一筷子,轻轻吹了吹,再慢慢放进嘴里。米线充分吸收羊肉丰腴的滋味,爽滑弹牙,如同一条条灵动调皮的小鱼,在嘴中滑来滑去。不等米线咽下,又夹起一片羊肉,一起咀嚼,口腔中的鲜美达到顶峰,将挑剔的味蕾彻底征服。

接下来便是一口接一口,大快朵颐,额头不知不觉间渗出了无数细密的汗珠。风卷残云般的几分钟过后,碗中已经只剩下一点汤,再啜一口粉汤,是对羊肉米线的赞赏。最后放下筷子,扯两张纸巾将仍然处在兴奋之中的嘴唇擦干净,忍不住打个饱嗝,起身满意离去。

那一年冬天,母亲在地里摘了两大背篓的豌豆尖,准备第二天拿到镇上卖。晚上我特意换上平时不舍得穿的新衣服,躺在被窝里兴奋得睡不着觉,满脑子都是街上好吃的好看的。全村就一辆跑镇上的面包车,一趟得塞十几个去镇上的人,加上拉货,挤得人动弹不得,但这点困难永远无法消磨我上街的热情。

那时候,除了做蔬菜生意的,没人会去市场里摆摊,农民卖菜就摆在街边。母亲背着背篓拉着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块能摆摊的地方,铺上一块干净的蛇皮口袋,将豌豆尖整齐地摆上一些,为了让菜看起来足够新鲜,母亲不时往上面撒一些水。

街上没有坐的地方,母亲只好蹲着。冬天的清晨很冷,我缩在不算暖和的衣服里,好奇地打量着街上的一切。街道被摆摊的人占据,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来往汽车让道路变得更加拥堵。而我,没有闻到汽车尾气,没有闻到瓜果菜叶的味道,整条街,甚至整个镇子,仿佛都只剩下羊肉米线的味道。街对面那家羊肉米线店坐满了人,煮米线的灶台,雾气腾腾。我盯着客人吃米线的样子,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豌豆尖不压秤,三四角一斤,两个背篓全部卖光可能也卖不了多少钱,一碗米线两块五,对我和母亲来说过于奢侈了。我很想将视线从米线店移开,可始终艰难。

“想吃米线?”母亲笑着问我。

我闻言点了点头,又连忙摇头,挤着尴尬的笑脸回道:“不想。”

母亲又笑道:“你不想吃,可是我想吃。等再卖点菜,我就去买一碗过来,你陪妈妈吃好不好?”

我愣了一下,随即点头应道:“好。”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我的脑子里都是吃羊肉米线的画面。

不知过了多久,母亲才让我守着摊位,小跑着去了对面,不多时便端了一碗米线回来。

我的眼神一直落在那碗米线上,甚至连有人走到我跟前询问豌豆尖怎么卖都忘了回应。

买菜的人走后,母亲嗔怪地白了我一眼,随即从旁边的废纸箱上撕了一小块纸板垫在手里,将碗放在手上。

“两碗我们肯定吃不完,就一起吃一碗吧?”母亲将我招呼了过去。

她夹起一小筷子米线,放在嘴边吹了吹,示意我张嘴,我刚张开嘴,就有口水滑入喉咙,

我只得慌忙闭上嘴咽了咽,这一幕不由得把母亲逗笑了。

我吃了几口才发现母亲还一口没吃,她将碗里大部分的羊肉都喂给了我,便催促她:“妈,你也吃啊。”

母亲一边点头一边应道:“吃,我也吃。”

然后就吃了一筷子,又继续喂我,嘴里还不忘嘟哝着:“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最后,母亲一点不剩地将汤都喝光,才将碗送了回去。

到了下午一两点的样子,母亲也没能将豌豆尖全卖出去,她便牵着我沿街边走边卖,最后的那些菜不是跟商店以物易物,换一些家里的必需品,或者干脆送了人。

如今,小镇那些街道还在,只是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那家米线店早就不做了,可街头巷尾随处都能看到米线店。

每次回老家,途经小镇,我还是会去吃一碗羊肉米线,不知是不是耳濡目染的缘故,两岁半的儿子竟也很喜欢吃羊肉米线,每次我喂他时,总能想起那个寒冷的冬日。

回忆真的很神奇,有时就在突如其来的瞬间,如同暗夜中倾泻而下的一匹月光,静谧缥缈,不停地漾着一帧帧久远的黑白画面,熟悉到仿佛只要一个呼吸,就能穿回那条满是羊肉香气的小镇。我站在人群熙攘的街口,看见一个女人去到街对面的米线铺,不多时便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碗羊肉米线,走向一个卖豌豆尖的地摊,摊前站着一个衣裳单薄的小姑娘,她悄悄地吞咽着口水,伸长脖子翘首以盼。

“妈妈,喂。”儿子稚嫩的声音突然将我从思绪中拉回,小家伙坐在自己的餐车上,双拳紧握,仰着脑袋盯着我手中那碗羊肉米线,不停张开嘴巴。

我用纸巾擦掉他嘴角的涎水,从碗中挑了一根米线,吹凉后再慢慢喂到他的嘴边,我突然发现,二十多年了,原来手中的这碗米线,味道一直未曾改变。

责任编辑 黄薇

## 相遇在2043

王国霖

时光若指间流沙，苍老也只是一瞬年华。生命历经的过往，总是清晰泛滥亦如昨日。

一

天清云静，和风日暖，我伫立于明洁厂房，举目仰望一块钛锭吊运的方向，房顶的光若烈日微有刺眼，我半眯起眼，高举起一只手向天车师傅示意了一下身侧的位置，声音高亢清丽，流转在生产现场：“把钛锭放这里。”

这块钛锭，才被铣床除去它厚重的浮皮，透着水光的表面银亮如镜，倒映着我仰视的容颜。当钛锭缓缓落下，我伸手扶住了它，冰凉的手感透过磨旧的手套微微传递。

一阵风过，眼前只是云蒸雾霭的一点恍惚，粗糙褶皱的双手便在我眼中渐渐清晰，骨节突出的枯瘦的指背爬满深纹，盘横在老去皮肤上的青筋恍若蚯蚓。

我惊奇讶然，目光看向如镜的钛面，粼粼银光中倒映出的戴眼镜的白发老者是我！意识到自己此刻的老态，不禁让我慌神般地紧了紧手，传入掌心的冰凉触感告诉我，接

触到的物件并非钛锭，而是一张由钛合金制成的长椅。

阳光绚烂地从密密匝匝的枝叶间隙透射下来，银亮的光斑洒满钛合金长椅上，也将椅背上那个标志独特的钢轨切面和一行楷书字样的LOGO照得明晃晃的亮。我轻轻地扶了扶眼镜，钛合金镜架上精雕细琢的微凸字体“攀钢制造”，巧妙的在我指腹占据一席之地。在清风浮动中，我用手指抚触那行LOGO，明朗的声音与起伏的蝉鸣相合：“攀钢制造，2043年7月。”

呀！二十年啦！！

真是时光似水，飒沓如流星，物换星移几度秋的叹惋，不禁让我怅然若失，又暗自发笑。记忆里的我还匆忙地奔波在工作现场，只是恍眼功夫，已韶华飞逝，发丝泛白，让我还没来得及回味，四季的更迭就这么不经意地从我的指缝中溜走了二十个轮回。

我笑猛了，咳嗽便跟着窜出来，忙从包里拿出标有“攀钢”字样的轻质钛水杯，让一抹悠凉滋润我的肺腑，在清凉的舒适中，我细读着水杯上刻画的字体：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相会，是多么温暖的词汇。”我愉悦地

闭上眼，尽情享受花甲年华的灿烂阳光。

## 二

此时，风声、鸟声、蝉鸣声……像大自然的弦乐，令人心驰神往。奇异的“嗖”音，若自然弦乐里的特殊音符，由远及近掠过琴键，飒然而止。

我微启双目。身穿工装，眸光如水，笑容明媚的年轻女子端庄地站在我面前，一枚亮泽的党徽佩戴在她衣衫上的红色鞍钢标志前，若两朵并蒂莲花相得益彰。

“前辈你好！欢迎您乘坐‘攀钢一号’，我是攀五代建设者阳阳。”黄鹂般动听的声音，拉近了我对阳阳的亲近感。我笑着点头，继而推了推眼镜，用不可置信的眼神望向阳阳身后标注着“攀钢”字样的大型悬浮物。

阳阳似乎看出我目光中隐藏的讶异，微笑着介绍：“前辈，这个飞行器是我们攀钢的科研人员在‘攀钢号’动车的基础上，花二十年的时间研发出的新型载人工具，它光洁的外形是由最新的钢钛结合物打造而成，它可以不受外界阻力，自由地浮游在空中，哪怕飞行中遇见异物阻碍，飞行器光洁的外壳也能轻易地避开障碍，毫发无损地继续遨游天穹。”

这么厉害！我心中暗赞，心中漾起的骄傲让我感觉到自己嘴角向上扬起的弧度。阳阳也跟着扬了扬唇角，微笑着说：“攀钢从开发建设至今，经过了五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也筚路蓝缕地经历过各种市场考验和异常艰难的产品转型。如今的攀钢像一张投向世界的名片，从深海到宇宙，许多领域的钢铁钒钛产品都有我们‘攀钢’的身影。”

我震惊，时光的巨大跨越，颠覆着我的许多认知。攀钢正以日新月异的迅猛速度，将历尽艰辛、披荆斩棘的攀钢历史进程，浓缩在梦想与科技结合的荣光之中。积蓄孕育

的蓬勃力量，一笔一划地在现代科技的新丰碑上镌刻下“攀钢”的名字。

不知怎么的，我眼中暎起了雾，想转身擦去脸上的湿痕，阳阳温和地将手伸向我：“前辈，我们乘坐这个飞行器，去看看新攀钢的样子吧！一起乘坐的还有国外来的采购商。”

我哽咽道：“好！”

## 三

“攀钢一号”载我腾空时，并没有想象中的失重感。金色的太阳光影在云层里穿梭美如梦幻，我们仿若进入了星际轨道，眼前只是电光石火间的一阵光耀，便抵达了“象牙微雕钢城”的上空。我激动得像个孩童般，兴奋地冲到舷窗前。

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是广袤如海，绿茵如织的自然奇观，艳红的攀枝花、绚丽的蓝花楹、灿烂的凤凰花，疏影摇曳地从绿意铺展的碧翠中探出娇俏的身影，鸟雀们欢快地在飞行器周围歌唱盘旋。舱门打开，外面风轻云动，花香入鼻。

我清楚地听到一位跨步出舱的欧洲采购商由衷地赞叹：“Beautiful！”而我看着入眼的盎然绿意，止不住好奇地问：“攀钢呢？象牙微雕城呢？”

阳阳颌首一笑，声音清亮地说：“先生，后生活，是攀钢初建时的艰苦；先生，后生产，是党中央以人民利益为重，要还人民青山绿水的最高指示。”她笑着顿了顿，黑亮的眸子中闪烁着美丽的光芒，“攀钢曾因污染的困局，差点走向停产的窘境。但是，攀钢没有在逆境中倒下，攀钢人也不肯在逆境中屈服。所有攀钢人面对困难咬紧牙关，以双手换青山绿水，以时间换生产效益，通过二十年的努力，将攀钢发展成了以绿色生态造福于国家与民众的环保型企业。”

此时，我的脚步也踏出舱门。连成片状

的攀钢工厂在如诗如画的绿色园林掩映下错落起伏，像珍藏在绿色贝壳里的夜明珠，镶嵌着硬冷的光。环环相扣的生产线，让每座魅力独特的园林工厂都有移步换景的雅致之美。

一位非洲购货商目光满是钦佩地竖起大拇指：“Very good!”

阳阳抬手抚向胸前的党徽，脸上流露出自豪：“我虽然是年轻的攀五代，但是我的祖辈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以赤诚热血将青春奉献在这片热土。从此，我们每一代攀钢人的命运就与整个攀钢紧密相连。是党和国家给了每一个攀钢人创业奉献的机会，代代传承的攀钢人，也以凝心聚力的奉献与创造力为祖国创造更多的奇迹！”

仿佛是信念的感召，我无比动容地点了点头，明明是在笑，眼里却噙满了泪花。我吸了吸鼻子，转头看向渐渐移动过来的物体。阳阳和煦的声音萦绕在耳畔：“各位前辈，各位来宾，现在逐步靠近你们的物体是用6D技术和AI智能模拟出的钢、铁、钒、钛，以及它们的合成品，你们可以近距离地触摸它们，感知他们的质感、硬度、厚度、温润度，这些产品都是我们攀钢研发出的，适应市场需要的畅销品。”

我激动地轻抚一张薄如蝉翼、柔软若丝的钛合金产品，发自内心的赞叹让我的声音有些颤抖：“完美！”

在我浅薄的印象中，二十年前，一张高

科技的“手撕钛”产品让攀钢占尽荣光，但是二十年过去了，攀钢没有固守在那份了不起的荣光中，而是将长远的目光投向了更辽远、更广阔的科技未来。经过几代人锲而不舍地付出，攀钢这个曾经因国家钢铁战略而诞生的工厂，正以超群绝伦的蝶变之美，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新型产品支撑极企业。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点点水光凝聚成一滴滚烫的晶莹，这一下，我的泪真的止不住了。

参观完“象牙微雕钢城”，我激动的心情还未平复，又从阳阳那里获知，虽然攀钢的数字智能化越来越先进，但是攀钢从未忘记老一辈攀钢人“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赤诚。因此攀钢不仅以全方位的科技打造着绿色金属产品，也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回馈着攀钢人的子孙后代。

感动，再次令我内心震撼。

我常感叹时光易逝，没有在我的青春做稍许停留，曾经工作的过往亦如苍茫环宇中渺小一页。但挥手弹指的二十年，却让我们在如梭岁月里见证着党领导下的攀钢以青春勃发的朝气，在鞍钢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战略支撑极的动能中，始终以制造业的科技之光推陈出新，在科技创新的新赛道上，以新兴多元化产品蕴满制造兴国的别样光华。

时光如水，岁月如歌，我能有幸遇见攀钢，亦将用一生去热爱！

责任编辑 黄薇

· 诗人频道 ·

## 像流水拥抱灵魂的两岸（组诗）

阿 风

### 日 出

天空是微红的  
朝霞擅长抱一副笑脸  
跃出云翳巨大的茧，站在山巅  
从不说照亮了整个世界

万物醒来  
晨曦只是揭开了时间的序幕  
覆盖世界的并非只有闪耀的光线  
无常的迷雾风雨，未醒的梦境，字词的隐喻  
夹杂其中

有没有一种光  
可以穿越喧嚣中的孤独和悲伤，让人间  
明亮到底  
当内心奔腾的火焰一点点削弱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也许会被其它星辰取代，或被黑暗占领  
在一片寂静中，世事透着冥想的光芒

### 在老岭磅

老岭磅早已等在那里

在群山中拉开一片辽阔的水域长卷  
随着船舷犁开湖水的封面  
我们欢呼，呐喊，随波逐流  
马达有力的节奏，风的一次次加速  
把我们的倒影反复拉长，弄皱，又荡平  
自己却一无所知

山峦、风车、村庄，近了又走远  
有多少人生的起伏  
就有多少流水和浪花的平静  
它们给予了太多的启迪  
甚至会在一幅巨大的画里  
翻阅人世间不完整的片段

夕阳立意深远  
只有岁月知道，湖底江山稳固  
我们只是不知疲倦  
接受时间的流逝，涛声的起承转合  
如同接受天地间，这最后的蓝  
对身体和灵魂的洗礼

### 关于青春

我们都是像青草一样被点燃过的人  
背着太阳的火焰一路前行

无数具象撑开的翅膀  
迫使山峰、河流一次次让路

那些没有姓氏的云、雨、风、雪和荒芜，  
交相更替  
让躁动的脚步渐渐从容  
当夕阳翻过山岗  
静谧的事物才开始越聚越多

但平静之中，总有一些声音和色彩  
从时空的缝隙处钻出来  
在记忆的底片上暗涌  
像激流过后，贴着水面飞行的候鸟  
衔着光芒回望或盘旋，复制出彩色的云朵  
和波浪

直到某一天，青春模仿暮晚老去  
变成无法辨认的隐喻，熨平时光的皱纹  
回到万物的来处  
与回声融为一体，被天空和大地轻轻安慰

## 黄 昏

夕阳挂在树梢  
风阻止不了时间片段的流逝  
金黄落下，熙熙攘攘挤满一地

大山无言，整面天空就要俯下身来  
我不能确定  
暮色是否很快逼近我

内心的湖，掀起涟漪浅浅  
返回的船只没有犹豫

从水天接壤处慢慢移过来

一些寂静先于抵达  
一些苍茫，正在打开群鸟的翅膀

仿佛一幅画里  
不会留下岁月斑驳的部分  
和日复一日，落日复制的忧伤

## 像流水拥抱灵魂的两岸

在时间的字典里  
一直安放天地星辰，崇山大海  
春去秋来，这些浩大而闪光的词语  
也不乏鲜花、落叶、悬崖、崎岖、悲喜、生  
死……

点缀其间  
天地揣着起伏的风雨，种下方向和希望  
四季掠过黑白，挺拔的山峰、树木一律指  
向天空

我一次次感知，跋涉，攀越，掏出笑脸与  
之对弈，以文字平衡

但许多轮回，美好总是擦肩而过  
世界这么小

我从不怀疑天空的辽阔，不拒绝大地的柔软  
回首，挥手之间

它们一个个，一寸寸深入我的躯体  
弄湿翅膀，盘踞内心

像流水用力拥抱灵魂的两岸

即使毫无回响，把自己从一处搬到另一处  
也不忘敞开卑微，如小草继续爱着这冷  
暖交替的人间

## 归于尘土的面容（组诗）

谷 频

### 芒 种

麦穗久久埋在我们的掌心  
催熟了石井潭那堆柴火  
把六月六的果子全都爆响  
在适宜抢收抢种的日子  
牧童的歌谣会从天亮一直唱到夜黑  
阳光把食物、波浪、房屋连同时间  
都变成了另一个我的宿命  
剩下的全是被空气孵化的幼兽  
在向阳的坡上看见葵花漂满村庄  
像慈母抱紧婴儿，突然想起  
生活中某个亲密的人  
有点邪恶，又有点迷人  
在空旷的田野把握每一天的气候  
她的牙缝满是苞谷的余香  
而在流逝的夏天，堆满谷仓的粮食  
还在不断地抽出新芽

### 灯 火

我想远郊的暗流已经解冻  
光线正慢慢嵌入我们的睡眠  
这是奔跑的时刻，时间之外的景象  
如墙上的老式挂钟越来越成熟  
黎明如一道幕布蘸满了黑白

我站在摩星岭上俯瞰整个岛屿  
海风扑打脸面还夹杂海豚的气味  
它使我们的思考充满着雄性  
这个时候耳朵是多余的  
隔夜的鸟鸣，恋人们的心跳  
以及一些石头和露珠间的低语  
都会被失忆者保留，这是明亮的开始  
那些神秘的灯盏  
即将在岛的高处全部熄灭

### 灯 塔

当一座座白色的灯塔成为  
海洋的集结和表述  
长满海珊瑚的光线便投射在  
竹屿的陆地，哪怕洋面浊浪滔天  
哪怕花朵吹灭最后的灯火  
这里的世界还是这样宁静而明亮  
那一并并灯盏是桅杆上风景的雕琢  
万年的渔火，只为航道而歌唱  
其实灯塔也需要记忆，当波浪之手  
汇集零散的诗篇，在黑夜中  
吐出积聚风暴的激情  
迷航的人一年四季总保留着  
心中的神台，随光线去追寻航程  
哪怕只有1:5的比例，也可以眺望  
大地边缘并不孤独的潮流

## 海湾

这是大海圣洁的前额，她的容貌  
 散发月亮的光泽，这是一个  
 苍天碧海之源，她的荣耀  
 便是后来者心中追逐的灯塔  
 这是时间标注的高地，只有她  
 才会馈赠我们山石的性格  
 此刻，我站在属于它们的素描里  
 看着最后一点鸟鸣溅入海中  
 说不清心里耸起的高塔  
 到底贮存着多少生命荣与辱  
 就像我爱过的一块礁岩  
 在浪花中行走也会携带灵魂  
 如果是一张网把欲望赶出了海湾  
 我的勇气只能来自膜拜的龙骨  
 是谁在截断的涛声中  
 让鱼群镌刻上事物的痕迹  
 就像我们用诗句和热血临摹  
 一对真正的翅膀  
 每一个海拔都不会改变船舶的眺望

## 写给冬至

想起冬至便想起出蕊的荞麦花  
 乡村的孩子，提着村庄的民谣  
 读不够流萤引路的浪漫  
 一样薄的风灯  
 在临窗探望的意境中  
 迎逆着天边的黎明照亮屋檐  
 这是农历十月，一群野蜂  
 正在它理想的巢中  
 开始了远方的梦游

那片茂密的森林呢，那些芨芨野草  
 露天朝阳，正诉说着情的荒寞  
 而琴弦之外，是秋风旋舞在河道的声音  
 谁的嘴角，还含着空气的羽毛  
 那些布满了露珠的云朵  
 注定要遗落在我们的视野之内  
 我们触摸着季节交替中  
 冷暖媾和的深度  
 而谁又能轻易显示出深秋

## 从传说到历史（长诗节选）

仲彦

墨贴巴<sup>①</sup>

心在繁衍强大幻象  
 空间被撑开  
 看见众神之王  
 沿着广袤无垠铺展轰隆隆的四肢

时光洪流，到处搅动  
 痕迹被撕裂  
 符语被头颅一次次抬高  
 放下后，又进入语言核心  
 声音，步步莲花

徘徊于色彩边界  
细节往四面八方无限陷落  
在未来散发云蒸霞蔚  
中间，夹杂血红之光  
搅浑吞吐的黑暗与吸纳的光阴

况且风声，失去了翅膀  
温度，失去了身体里的热血  
斑斑太阳，同时失去了劲爆的动词  
迎着凄厉呼救  
进入悄无声息的黑洞  
只有路边的岩石  
被锻打成铁锈色块  
涂染地平线日渐消逝的航程

对明天的依靠  
保存了最初幻象  
天空高悬头顶  
簇拥着洇血图腾  
旌幡飞扬，与旗语  
互相探视涌流的内心

铜号吹奏  
呐喊与绝望  
祭出剑戟和卦象  
苍茫气息还在缭绕  
此时，各种声音  
已经拨开土家族语言丛林  
在遥远边界  
成为神话诞辰的源头

镜像漫延  
走动在剥离的时间之初  
并在绽裂的天空  
挤占卦像通道

## 梯 玛<sup>②</sup>

万物，接通神秘气息

仍然需要通过我  
在人世间点燃思想火种

祭坛不灭  
火焰无休无止  
一切方向  
指向我手中各种法器  
和灵魂里面画出的种种符语

火焰和火  
收集旋转方位  
祭坛，怀抱万物  
让铁和我，在舞步之中  
拨弄头颅与四肢

尘世，在光谱中散发出烈焰  
反射狂想和迷乱  
一片星辰之海  
到处显示着卦词和天相

从宇宙空间到人体结构  
往来的肉身  
在每个面容中次第呈现  
从炸开，再到收缩  
借助摊面  
可以看透循环身世

大量信息  
在胸中集结  
任何狂想  
都往身体注入能量  
我意念中的梯玛神歌  
可以举起很多天路  
而且能朝明天展翅飞升

祭台中央，九九八十一道手诀  
途经每个夜晚  
进入火焰  
占卜断裂的疆域

我能和墨贴巴沟通很多秘密  
 如果我摇转司刀和铜铃  
 并且习惯向天空祈求  
 墨贴巴就会在四面八方和我心领神会  
 如果我被墨贴巴派来传达天神意志  
 汇集的旨意  
 自会通过我向人间发布  
 哪怕火焰在中间隔出各种距离  
 我每次和墨贴巴的沟通  
 都一片光亮

卦爻轮回  
 转动沟通天地那些密码  
 符语在四周  
 沿着散布的脚印  
 挥动神器  
 一次次驱赶徘徊的路径

### 张古佬<sup>③</sup>

明天和远方  
 从我身上  
 取走很多思想  
 词语刀锋  
 划开远古传说  
 章节被铺开  
 标点符号  
 开始讲述各种起因  
 每个句子的表面张力  
 都凝结了我与生俱来的天生神力

趁着上苍还没成形  
 我准备打开双手  
 把叙述过程中那些表情  
 撕出很多缝隙  
 透过各种字根  
 寻找神话的证据和出世的秘密  
 还在等那只神鸟从天而降覆盖我头部上  
 面所有阴影  
 天空无头，我无具体面相  
 只能依靠神谕  
 维持天地漫长期待

混沌，铺开无数身体和四肢  
 声音血红，浸泡着水，漫天涟漪环抱我断  
 裂骨肉  
 不会有其他头颅，把我思维赶出冰冷梦境

摆手舞，或者熊熊火焰，在岩层中敲击散  
 落意象  
 沿途经过的呼喊，不管向左，还是往右  
 我无须为他们的身世付出一生心血，我只  
 要睡去，或是坠落  
 做无头的人，做天生的大神。不去感受墨  
 贴巴还在召唤  
 凡间的梯玛，不去为我的睡眠一次次喊魂  
 我就只是一具无法辨认的神祇，像画面那样  
 在情绪爆炸的火焰中横空出世

注释：①墨帖巴，土家族传说中的天神，即宇宙之神；②梯玛，土家族从事祭神驱鬼巫术的神职人员；③张古佬，土家族传说中做天的神仙。

· 诗海拾贝 ·

## 透明的琥珀 (外一首)

党 剑

---

那一日作别  
追溯上一世  
那里有松脂留下的  
香气  
那里有下一世的祈求

那些坍塌的记忆里  
我写诗  
像极了那个喃喃自语的人  
这个自卑又高傲的男子  
将一生的才情，托付于纸

这世界有多少繁华的城堡  
最终虚幻若烟  
这些冬雪深处的文字，终会在时光中慢慢  
消失  
这些低处的隐忍  
暗合了一座冰原悄然融化的速度

这一世  
有恍惚的幻影  
土地荒莽，大殿空寂  
有火焰般的诗句以及炽烈的心跳  
有暮色涌动的房间

有一天  
我还会主动打听  
关于一块琥珀的消息  
历经了无数严冬与盛夏的琥珀  
我会避开元旦、春节、清明……  
避开那些热烈又荒凉的节日

避开所有健在的亲人  
避开你的生日，祭日  
避开  
光明与黑暗的交替  
那些千回百转的心事

那些只有幽怨的花苞  
结出的果实  
一块冷凝透明的琥珀  
避开那些无涯的暮色  
避开那些无尽的孤独

最后  
我还要避开我自己的阴影  
避开那些无法说出的梦境与姓氏  
伫立在你墓碑的面前  
说：我来看你了……

## 生命中一场旷日持久的雨

时光汹涌，恍若追兵  
 季节流转，何其迅疾  
 今夜大雨滂沱，雨线泪滴般坠落  
 窗户啪啪作响，一场雨急急赶来  
 寻找归宿的大地  
 就像我在雨中寻找落足之处

去年的炽热，今夜的辗转  
 午夜幽暗的湖面，缓缓浮上皮肤的回忆  
 岁月流转，从白雪纷飞到暴雨淋漓  
 像细软的枝叶，等待归巢的鸟  
 我只能再次坐在午夜  
 午夜的雨滴，因此改变了下落的速度

这一年真的迅疾如雷  
 工作依旧很忙，诗歌还会发表  
 还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样刊  
 只是浓浓的，或者淡淡的喜悦  
 这个雨季已经没有人分享，恍然惊觉  
 我已经不是你面前，那个豪气干云，忧伤  
 阙如的少年

雪莱，拜伦，济慈，阿波利奈尔，埃及亡灵书  
 或者小说月报  
 足以让我，让渡本来就屈指可数的时间  
 是谁还在回忆  
 “去看秋夜的篝火，记得穿上风衣。”  
 微驼的影子，谨慎地躲避着流年

土地泥泞，庙宇飘摇  
 这么多的水，自天空倾泻  
 这深秋的雨越下越大，这么多天堂的泪雨  
 跌落我心

原来这世界竟有着数不尽的潮湿  
 辗转反侧，惊起抱膝，天空正有星星滑落  
 午夜的雨滴，因此改变了下落的速度

仿佛我们是须臾不曾分离的连体人，你的  
 左手疼

我的左手也一定能感觉到针尖刺穿时锋利  
 的血滴

就像我们一起承受救世主冠冕堂皇的布道  
 就像我们越干净，道德越要紧追不舍……  
 当我再一次敲击键盘，秋雨以追寻者的形  
 象出现

午夜的雨滴，因此改变了下落的速度

在雨幕面前你的梦想，花朵，果实  
 是内心深处晨光照耀不到的地方  
 体验着冰霜，冷落，忧伤，商业与资本  
 生命中一场旷日持久的雨  
 万年的轮回，万年的文字里，一遍一遍写你  
 午夜的雨滴，因此改变了下落的速度

我必须守候在心灵的路口，等你  
 幽暗的中心广场上，必须遥望一缕微光  
 你站立的地方，不是地理，是信仰  
 是灯火隐隐的故乡，呐喊抑或呢喃  
 万道雨线里你的微笑近在咫尺  
 午夜的雨滴，因此改变了下落的速度

## 爱的表达方式 (组诗)

荀文华

### 爱的表达方式

阳光下，蔷薇布下的迷局  
被雨水揣测了多次  
任由肢体语言如何丰富，一直无解

你为谁而开颜？  
你为谁在此安身立命？  
你始终保持微笑的姿势

你的眼眸，有多少色彩为你附体  
一眨一眨的，让尘世  
如此痴迷，如此沉醉

如果“我爱你”这个命题  
能拯救你那一束孤单的灵魂  
我愿意穿越山水之间  
成为一座峰峦

### 雪 莲

你是神山一朵雪莲  
妩媚透着虔诚  
虚无，在无尽的静寂延伸

抛弃伪装，烟火多了一份晶莹  
在我的世界  
一诺千年的誓言

只不过是你在萼片上一粒露珠

打开恻隐的门扉  
是非、仇恨、离别  
如山顶一缕云烟  
不染风尘

### 等你，也等风

熙熙攘攘的尘世  
熟悉每一缕风的性情  
了解每一滴雨的厚爱

从未谋面的你，站在路的入口  
且听幻境的吟唱  
等一段前缘

若隐若现。有前尘旧梦  
有海市蜃楼  
思念的浪，不停涌动

风雨欲来。微尘如鱼得水  
今生的承诺  
不会在回忆里错过

### 观云记

倒挂的叠嶂峰峦  
一闪而过，变成温顺的小绵羊

此时，放牧的人不知哪去了

或梦幻、或神秘  
或白云苍狗  
捉摸不定

历经沧桑，置身莫测的境界  
不知那些过往云烟  
背后是深渊，还是坦途

放飞那些抑郁的影子  
与风，与云，与你  
来一场天马行空的旅行

## 断桥边

云烟已过的断桥  
找不回萦绕千年的倒影

光阴劫走你的容颜  
传说羽化你的遗憾

油纸伞的情缘，缠绵流年  
只为看你一眼

等断桥的雪融化  
为你鸣唱月亮的情歌

## 梦 莲

田田碧绿连云天  
荷立梦境水缠绵  
今宵月色星河摇  
暗香频频入画来

将红尘的弧度一弯再弯  
恭敬的姿势，如你  
梦回含蓄的青春

花枝招展

一念起，万物生  
吻你，是一种仪式  
更是一种担当  
幸福，源源不断涌向人间

## 很多时候

思念，写满太阳的倒影  
与温度并存  
黑夜再长，也没有思念的触角长

在我心中  
每一枚随风摇曳的梧桐叶  
印有你的身影

## 梧叶的表白

站在这里很久了  
不见你来  
若流年，给予我沧桑  
你是否还记得我曾经的模样

为了你，我扮成喇叭状  
向着你要来的方向  
让爱自由表白

相遇在梧桐树下  
相离在梧桐树下  
红尘深处，我们的誓言  
经历过风吹雨打

只有秋声，知道心音  
双眼噙满幸福的泪水  
你的孤独，有我陪伴

责任编辑 沙梦成

## 诗词四首

### 临江仙·晚照（外一首）

李敏

暮云织锦连浩渺，秋风乍起微凉。江天一色共斜阳。千山叠黛影，霞彩漾波光。

缘何此身人间客，一怀幽绪深藏。蹉跎岁月几经霜。有情天亦老，不敢道沧桑。

### 满庭芳·逸沙拉

青瓦红墙，千年村落，巷道交错幽长。鸟鸣花树，鸡犬过厅堂。黄发垂髫自适，暖阳里，慵对牛羊。寻声处，谈经古乐，宛转诉沧桑。

回望。鸾铃响，丝绸古道，络绎马帮。又洪武开滇，兵士屯庄。江左移风入俗，汉彝舞，世代兴昌。村郭外，金沙滚滚，犹唱满庭芳。

### 凤凰古城（外一首）

余红传

捕风捉影觅凤凰，晴雨出片映沱江。  
隔岸客流多沸点，廊虹二桥遍浓妆。  
美食念品铺挨店，青石板路巷连巷。  
小酌尽话趣味事，明月一轮挂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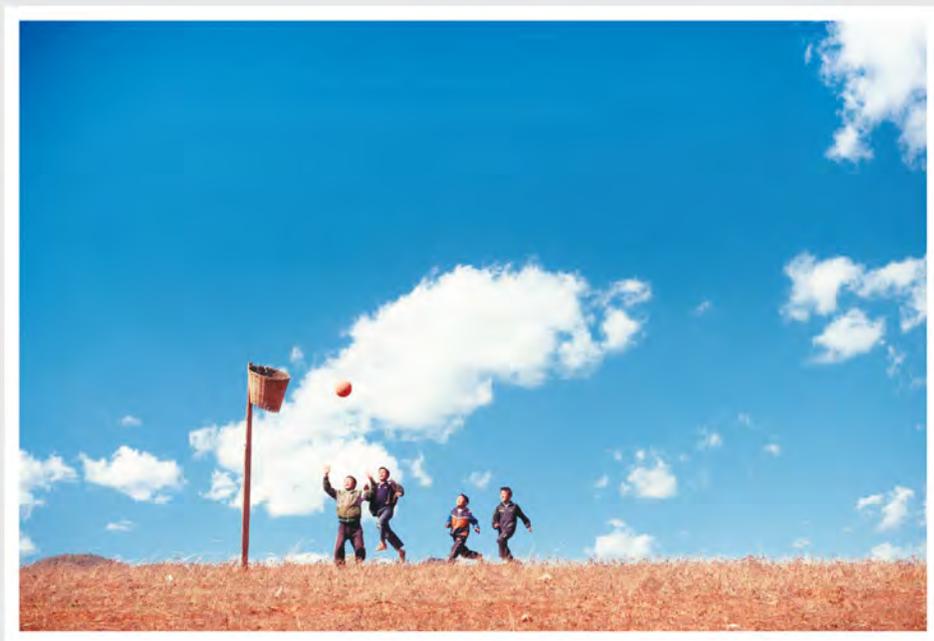
### 芙蓉镇

土家古镇唤芙蓉，酉水温润三面通。  
平台曼妙摆手舞，兴致陶然飞歌中。  
错落街市谨慎过，瀑布跳崖大胆冲。  
西兰卡普织锦绣，燃情岁月更峥嵘。

责任编辑 管夏平



**王东**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会员。摄影师、自由媒体人，摄影作品多次在国内各种赛事中获奖；摄影作品多次发表于《中国摄影家协会网》《中国摄影出版社》《大众摄影》《中国摄影》《中国国家地理》《影像视觉》等官方摄影专业期刊及网站。2015年荣获四川省摄影家协会网“十佳摄影师”称号。



▲ 阳光灿烂的日子 摄影 / 王东

《攀枝花文学》——

追求“纯粹·典雅·超拔”的文学品质

描摹百态 观照万象 荟萃精品



彝家新貌 中国画 80×180cm / 左兴军